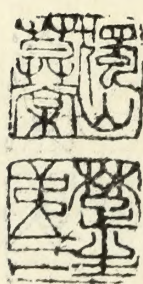
十

士禮居叢書



壬戌歲上海
博古齋景印

英醫叢書

杏礼医藏板

重印士禮居叢書序



乾嘉以來海內清晏學士大夫好談雅故多弆藏異書見有宋元槧本必以重價購之謂其初易繕素為梨木事猶近古異於俗本之展轉沿誤也然易敓悔亡書空酒誥商頌佚其七篇晉史訛於三豕鸞聲鉞鉞證異文於許書興雨祁祁訂誤寫於顏氏此皆在宋元以前詒後拘守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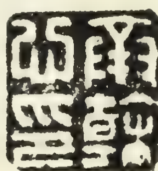
本亦未必盡得其真是以前輩如戴東原
盧雅雨盧抱經丁小雅顧千里諸先生多
廣儲異本參稽同異擇善而從凡古書經
其手校者得之如獲枕祕吳縣黃蕘圃蕘
圃家富緗素多宋元槧本丹黃不去手所
刻士禮居叢書校勘精審爲世所稱夫古
書所以難讀者謂簡冊漏脫文字訛誤不
可以句讀也若不校簡冊正文字析章句而

謬以臆見定之則郢書燕說幾何不同於徐
遵明誤認八寸策為八十宗而曲為之解乎
承學之士生諸老先生之後取精校本讀
之無參閱之勞得貫通之益此所謂事半
古之人而功倍之者也可不謂厚幸歟全書
二十一種原刻曾經兵燹流傳絕少柳君蓉
邨積年勤搜幸而得全更益以莧言大悲經
兩種用饜讀者渴望之心間嘗入五都之廛

市諸物見有内外完好不呰窳者必知為數十年物未嘗不愛護珍惜況舊槧精校聖哲之彝訓前賢之精力萃焉有能裒而存之印而傳之此固余所瓣香私祝而不圖旦暮遇之也蓉邨抗心希古前後所印百川學海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彙鈔守山閣拜經樓諸叢書余皆為序而行之今又模印此本問序於余晚近苟趨簡易多印閭師課學僮之書以逐

時好蓉邨獨為於舉世不為之時且為之而不已此豈有市利之心乎然古籍賴以不墜吾又知其利且愈遠而愈無窮也歲在壬戌花朝吳興劉承幹





影印士禮居叢書

總目

傷寒總病論六卷 宋本附札記一卷 宋龐安常

洪氏集驗方五卷 宋本 宋洪遵

焦氏易林十六卷 校宋本 漢焦贛

博物志十卷 汲古閣影寫宋連江葉氏本 晉張華

宣和遺事二卷 宋本

百宋一廛賦一卷 顧廣圻注 黃丕烈註

注本隸釋刊誤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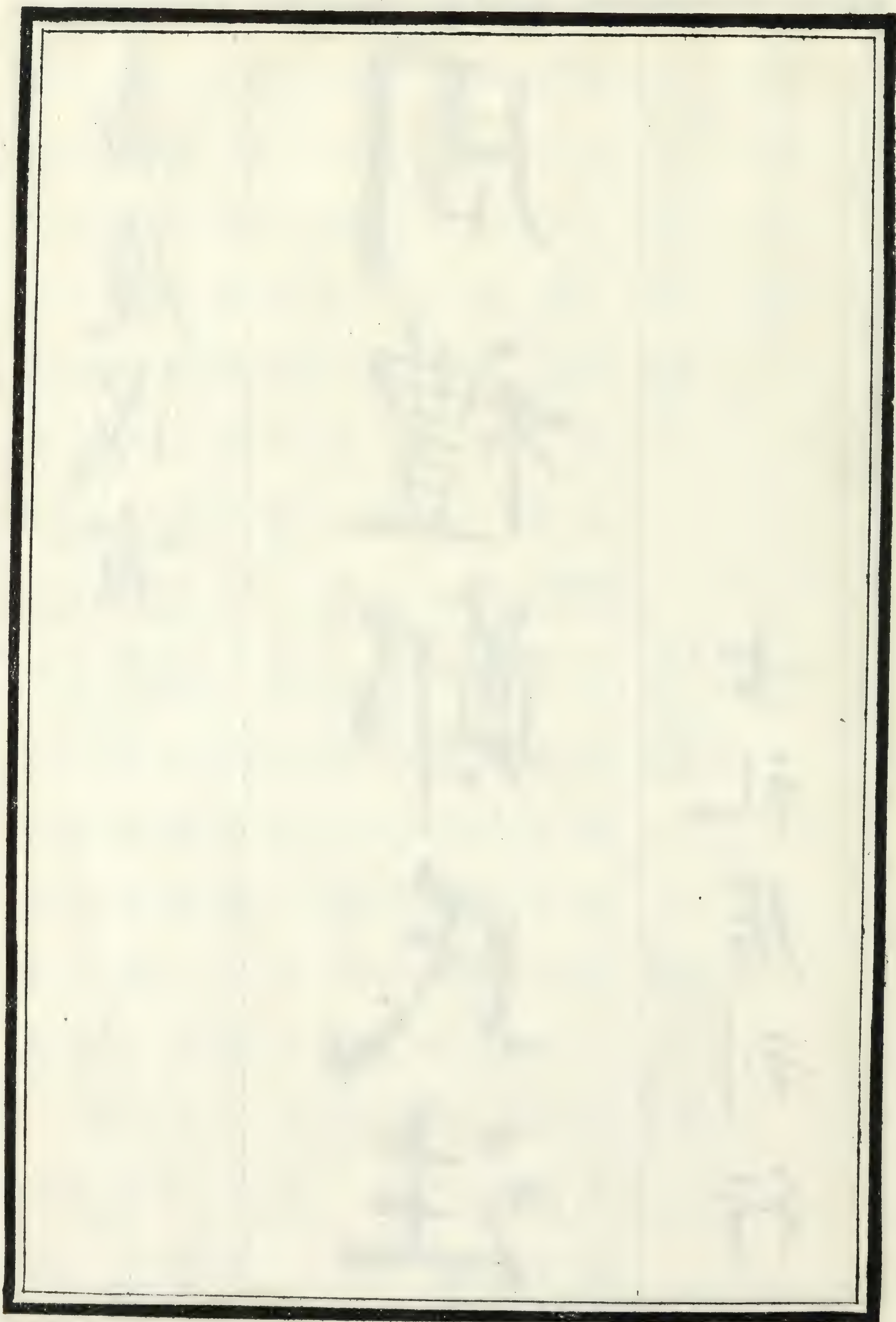
蜀大字本三經音議 論孟孝經 黃丕烈

船山詩選六卷 張問陶

同人唱和詩一卷 石韞玉

蕘言

大悲經 仿宋本



嘉慶戊寅

周禮鄭氏注

士礼居刊行

周禮卷第一

天官冢宰第一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建立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辨方正位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

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

體國經野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

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

以爲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掌主也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佐猶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摠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摠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摠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

宰大宰也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摠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下爲差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伯長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也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

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賈主市買知物賈）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割亨煎和之稱內饔所主在內）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所主在外）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主爲外內饔煮肉者）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郊外曰甸師猶長也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𩶬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之

言夕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衆醫之長

食醫中士二人食有和齊藥之類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瘍創癰也

獸醫下士四人獸牛馬之屬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酒正酒官之長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官人月令仲冬其器閎以奄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女漿女奴曉漿者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竹曰籩女籩女奴之曉籩者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女醢女奴曉醢者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醯女奴曉醯者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鹽女奴曉鹽者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以巾覆物曰冪女冪女奴曉冪者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舍行所解止之處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帷覆上者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次自脩正之處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內府主良

貨賄藏在內者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司書主計會之簿書

職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内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内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主歲計以歲斷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宰宮中官之長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奄稱士者異其賢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囿御苑也游離宮也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

內竪倍寺人之數 竪未冠者之官名

九嬪 嬪婦也昬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世婦 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女御 昬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祝女奴曉祝事者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女奴曉書者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主也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内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内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女工女奴曉裁縫者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治玉石之名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

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典

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詁猶禁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任猶傳也生猶養也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教典司徒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禮典宗伯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政典司馬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刑典司寇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此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司空之篇亡小宰職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

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百官所居曰府弊斷也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若今博士大史大宰大祝大樂屬大常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是也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

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賔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所共也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賔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職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官刑謂司刑所掌墨辠劓辠宮辠刖辠殺辠也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以八則

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法則其官之制度廢猶退也退其不能者舉賢而置之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詩云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五福一曰壽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凡言馭

者所以敺之內之於善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

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任猶倳也

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梁苽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

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爲宦女焉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饉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

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

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玄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嬪故書作賔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賔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玄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圄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

以九兩

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兩猶耦也所以恊耦萬民繫連綴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鋤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

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者更申勑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玄謂殷衆也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于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丞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正謂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

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成八成禮賓禮也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具所當共脩埽除糞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及執

事眂滌濯執事初爲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祇謂天地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助王受此四者時見日會殷見日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

合六幣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大喪贊贈玉含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云含玉璧琮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助王爲教令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謂王巡守在外時凡邦之小治則家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大事決於王小事家宰專

平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處也會大計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鄭司農云三載考績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狀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辭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

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饔與膳夫共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爲一官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

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

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連杜子春弛讀爲施玄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

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役謂發兵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版戶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稱責謂貸予傳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

平是也要會諸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傳別玄謂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

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解于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施舍不給役者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爲七事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

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唯祼助宗伯其餘皆助大宰王不酧賓客而有受酢大宗伯職曰大賓客則攝而載祼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襚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賵委之禮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主每月之小計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使齎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

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乃

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憲謂表縣之若令新有法令云令于

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

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乃猶女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

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

夫察其不如儀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

復萬民之逆恒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鄭司農云復請

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

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也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薦脯醢也

羞庶羞內羞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比校次之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膳獻禽羞俶獻也飲食燕饗也鄭司農云飧夕食也春秋傳曰飧有陪鼎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玄謂飧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賵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

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冢宰下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會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

令脩宮中之職事（警勅戒之言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勑羣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大宰也鄭司農云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糾猶割也察也）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爲之版以待（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待待比也玄謂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夕擊柝而比之（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惰離部

署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云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玄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

辨外内而時禁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内人禁其非時出入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稽猶考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

幾其出入均其稍食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

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邪譎觚非常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行事吏職也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使居其處待所爲春秋以木鐸脩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

執燭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國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塡街蹕也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則執燭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也庶子其支庶也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秩祿稟也敘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大子所用授八次八舍之職事玄謂次其宿衛所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在舍其休浴之處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頒讀爲班班布也衣裘若今賦冬夏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飯

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齍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齍菹醯物六十甕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六清水漿醴䣼醫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殺牲

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侑猶勸也祭謂刌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卒食以樂徹于造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大荒凶年大札疫癘也天烖日月晦食地烖崩動也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燕食

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矣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日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鄭司農云脩脯也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

之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以摯見者亦如之鄭司農云以羔鴈雉爲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鶉鷃雉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爲羔豚犢麛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凡其

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凡計數之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爲尊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薨謂乾肉共祭祀之好羞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荊州之鱃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獻獻禽於賓客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

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以豕膏和之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鮮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膳禽

四時所膳禽獻加世子可以會之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晉實俎曰載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夫掌之是乃共之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

羶犬赤股而躁臊烏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眂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泠毛毛長總結也皫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杜子春云盲眂當爲望視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掌共共當爲具羞庶羞也脩鍛脯也胖如脯而腥者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或曰膺肉也骨鱐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骨牲體也鱐乾魚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好賜王所善而賜也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獻謂酌其長帥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謂喪事之奠祭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脀于鼎齊多少之量職外内饔之爨亨煑辨膳羞之物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煑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羹肉湆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祭祀共蕭茅鄭大

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

共野果蓏之薦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

喪事代王受眚烖禜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文王世子曰

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役爲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　時田則守罟備獸觸攫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云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

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於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共其完者凡獸入于腊人當乾之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給作器物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𩱎人掌以時𩱎爲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春獻王鮪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

薦鮪于寢廟辨魚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鮮生也薨乾也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萬胡龜鼈之屬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蜃大蛤鄭司農云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於泥中者玄謂貍物亦謂鱴刀含漿之屬春獻鼈蜃秋獻龜魚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魚亦謂自貍藏祭祀共蠯蠃蚳

以授醢人蠃螔蝓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云蠯蜯也蚳蛾子國語曰蟲舍蚳蝝掌凡邦之籍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膴膺肉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足相參正也大者胾之大臠膴者魚之反覆膴又詁曰大

二者同矣則是膴亦牒肉大臠胖宜爲脯而腥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膴爓雖其有爲孰之皆先制乃亨

賓客喪紀共脯腊凡乾肉之事

周禮卷第一

經四千二百五十九字
注八千五百一十二字

周禮卷第二

天官冢宰下　　周禮　　鄭氏注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無瘳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疕頭瘍亦謂禿也身瘍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食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和調也凡食齊眡春時飯宜溫羹齊眡夏時羹宜熱醬齊眡秋時醬宜涼飲齊眡冬時飲宜寒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菫荁枌榆娩槁滫瀡以滑之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司農云稌稉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

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放猶依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察其盈虛

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爲後治之戒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踠跌者祝當爲注讀如

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刮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止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黄堥置石膽丹砂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埽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藥之力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

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亦先攻之而後養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

退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糱必時湛饎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

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皆爲粢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清謂醴之泲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爲醴凡醴濁釀酏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漿今之截漿也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鄭

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醩黍醴清醩粱醴清醩或以酏爲醴漿水醷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音聲與醩相似醫與醷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醴爲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

五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以少爲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要以醉爲度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法尊卑之差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之玄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 歲終則

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誅賞作酒之善惡者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亦官連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酒正使之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言奉小祭祀賓

客之陳酒亦如之謂若歸饔餼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共賓客之稍禮稍禮非禮留間王稍所給賓客者飧饔之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凡飲共之謂非食時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

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

春始治鑑 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温氣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

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

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酒醴見温氣亦失味酒漿酒人漿人也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 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

大喪共夷槃冰 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

尺深三尺漆赤中

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秋刷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内新冰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

籩人掌四籩之實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蕡枲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膴膴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

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

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

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蔆芰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蔆芡脯脩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

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喪事之籩謂殷奠時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於其飲食以共房中之羞　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　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

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臡麋骭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鳬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衣故書鴈或爲鶉杜子春云當爲鴈玄謂深蒲

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菜餗蒸玄謂酏餐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餐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醢醓蠃蠯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牒麇爲辟雞兔爲宛脾

皆膴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賓客之

禮共醢五十罋致饔餼時凡事共醢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

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

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

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玄謂散鹽鬻水爲鹽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 形鹽鹽之似虎形 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 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 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湅治之

冪人掌共巾冪 共巾可以覆物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 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 以畫布巾冪六彝 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 凡王巾皆黼 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王藻曰朝辨色始

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爲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爲饎鄭司農云匽路廁也玄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共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絜清）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勞褻之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故書枑爲柜鄭

司農云梐槐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設車宮轅門**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爲壇壝宮棘門**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爲帷宮設旌門**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無宮則共人門**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凡舍事則掌之**王行所舍止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

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玄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共之者掌次當以張大喪共帷幕帟綬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法大小丈尺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國有故而祭亦曰

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板也玄謂後板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

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迴顧占察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

師田則

張幕設案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玄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帟柩上承塵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

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用賦歲終則以貨

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

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玄謂復于四郊以綏**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笫簀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玉敦歃血玉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用朝覲之班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

無不偏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

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皆來受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受而鉤考之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

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

會計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以參互攷日成以

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以周知四國之治以

詔王及冡宰廢置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鉤考以告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

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叙猶比次也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用必攷于司會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關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械猶兵也逆受而鉤

考之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法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成猶畢也凡邦治攷焉考其法於司書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

干給某官某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亦參互鈎考之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鈎考今藏中餘見爲之簿移用謂轉運給他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百官之公用式法多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敘受賜者之尊卑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助司會鉤考羣吏之計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振掌事者之餘財振猶抍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文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奠定也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定其錄籍鄭司農云楬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

裘服以祀天示質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良善也中秋鳥獸毴毨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内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辜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

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

大喪廞裘飾皮車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

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當用氈則共之毳毛毛細縟者歲終則會其財齎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令時詔書或曰齎計吏鄭司農云齎或爲資

内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

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闍寺者稍食吏祿稟也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寡均宿衛

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玄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昬禮毋戒女曰夙夜毋違宮事

以陰禮教九嬪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

於王因以號焉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正其服止踰侈奇邪若今媚道展猶錄也緒業也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謂祭宗廟王旣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大宗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旣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

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者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

爲賓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致后之賓客之禮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爲命婦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思次也叙介次也陳猶處也度丈尺也量豆區之屬鄭司農云佐

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四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䊷與陰禮婦人之祭禮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歲終則會内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内人主謂九御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云烝而獻功玄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會内宮之財用計夫人以下所用財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

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守宿衛者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穜後種先孰謂之稑王當以耕種于藉田玄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偏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

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命謂使令所爲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后出入則前驅道之若有祭祀賔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徹后之俎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相正者異尊卑也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掌王之陰事陰令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外內為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喪服衰經也凶器明器也潛服若衷甲者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尨奇無常怪民狂易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乃行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以時啓閉時漏盡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

則爲之闢辟行人使無干也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掌埽門庭門庭門相當之地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糾猶割察也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謂宮卿世婦佐世婦治禮事世婦二十七世婦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

其前而詔相之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喪遷者將葬朝于廟褻器振飾頮沐之器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九嬪者旣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敎女御也敎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敘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若有賓客則從后（當贊后事）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衆之次序者乃哭）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摡拭也爲猶差擇）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涖臨也內羞房中之羞）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王使往弔）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言掌御叙防上之專妬者于王之燕

寢則王不就后宮息以歲時獻功事絲枲成功之事凡祭祀贊世婦助其帥涖女宮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后之喪持翣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玄謂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卻變異曰禳禳攘也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逆內宮鈎考六宮之計書內令后之令凡后之事以禮從亦如大史之從於王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婦式婦人事之模範法其用財舊數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資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

授當爲受聲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鄭司農苦讀爲盬謂分别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書其賈數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署物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外工外嬪婦也內工女御凡上之賜予亦如之王以絲物賜人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

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良當爲苦字之誤受其麤鹽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縑帛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謂茵席屏風之屬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種別爲計鄭司農云各以其所飾之物計會傳著之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

而授齎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蕡之屬故書齎作資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司農云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

以襢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襢與展相似皆
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
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
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
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
爲文章禕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
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
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
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
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
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
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
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
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
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狄又

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

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爲役助之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爲焉鄭司農云線縷喪縫棺飾焉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

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

衣翣柳之材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翣柳作接櫕鄭司農云接讀爲翣櫕讀爲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翣不蹕

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

冬獻功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故書纁作𥨍鄭司農云𥨍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夏大也秋乃大染玄謂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后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𠳋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

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取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司農云

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璋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鬄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

衣移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昬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褖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

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黒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屨

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與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黄繶以赤黄之絲爲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玄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黒屨青絇繶純素積

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賜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爲絇聲之誤也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黄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黄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黄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

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士喪禮曰士死于適室復者一

人以爵弁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
皐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
尸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
復言死而哭哭而復復冀其復反故檀弓曰復
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
面求諸幽之義也檀弓又曰君復於小寢大
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大記又曰復者朝
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
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行
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
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其復
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
復喪大記又曰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夏
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
綏復于四郊天子之禮也大祖始祖廟也故
書綏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綏禮非是也玄謂

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旂有是綏者當作緌字之誤也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緌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

周禮卷第二

經三千六百八十八字
注一万三百五十七字

士禮

二



周禮卷第三

地官司徒第二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擾亦安也言饒衍之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

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帥也胥有才知之稱載師職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任遠郊之地司勳職曰掌六鄉之賞地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聚土曰封謂壝埒及小封疆也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牧人

養牲於野田者詩云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者九十其餘多矣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兾州既載載師者閭師

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正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凡其賦貢入大府穀入倉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徵野賦貢也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鄭司農云四百里曰縣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鄭司農云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玄謂以物有所饋

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力政者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鄭司農云詩云楀維師氏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書叙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

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調猶和合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司市市官之長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玄謂廛民居區域之稱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胥師領羣胥賈師定物賈司暴禁暴亂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門若今

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

人徒四人關界上之門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

遂人中大夫二人

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

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鄰長五家則一人縣鄙酇里鄰遂之屬別也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正用里宰者亦斂民之税宜督其親民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主為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者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草除草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鄭司

農云訓讀爲馴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云訓道也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久時事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迹之言跡知禽獸處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染草藍蒨象斗之屬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茅

葧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囿今之苑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主班祿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故書饎作𩟄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鄭司農云槀讀爲犒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周猶徧也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

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溝穿地爲阻固也封起土界也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

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鸁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别此五者也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也鱗物魚龍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核物梅李之屬專圜也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皙白也瘠臞也鸁物虎豹貔貙之屬淺毛者叢物萑葦之屬豐猶厚也庳猶短也杜子春讀生爲性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皁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皁斗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

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昬姻以

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愼德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謂九儀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

稽樹蓺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蓺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詩云樹之榛栗又曰我蓺黍稷蓺猶蒔也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之屬征稅也民職民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

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頴川陽城地爲然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

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土其地猶言度其地

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

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春

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

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關市不幾也眚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樂爲藩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舍禁若公無禁利眚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

安富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振窮拼捄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筭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本猶舊也美善也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連猶合也兄弟昬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

正月之吉始和

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王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

則出之又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藩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蓺謂園圃育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材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

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玄謂生材養竹木者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鄉八刑

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鄭司農云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相憂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鄭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

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爲大士或謂歸于圜土圜土謂獄也獄城圜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令令遺人使爲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

而治其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歲終自周季冬也教官其屬六十正

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正歲夏正月朔日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爲鄉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癈疾謂癃病也施當爲弛乃

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

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胥伺捕盜賊也貢嬪婦百工之物賦九賦也鄉之田制與遂同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

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命所以誓告之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

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貢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

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

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職謂九職也政稅也政當作征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小賓客令

野脩道委積小賓客諸侯之使臣大軍旅帥其衆庶帥帥
而致於大司徒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巡役小力役之事則巡行
之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棺引窆復土凡建邦
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畿九畿凡民訟以
地比正之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地訟以圖正之
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
誅賞治成治事之計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
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憲表縣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内主民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聽謂平察之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施舍謂應復免不給

縣役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至作部曲也既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猶鉤考也鄭司農云辟法也凡邦事令作秩叙事功力之事秩常也叙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偪匱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大軍旅會同正治其

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輂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

進退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田法人徒及所當有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爲司徒致之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旟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巡作述屯

或爲醫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令書多爲屯從屯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艱阨饑乏也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

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攷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展猶整具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鄭司農云萬二

千五百家為鄉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其鄉吏州長以下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

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賓所舉賢者能者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

之厥其也其賔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内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舞謂能爲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

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國大詢于衆庶則各**

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云大詢于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

之者欲其善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涖臨也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三

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鄭司農云贊助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春秋祭禜亦如之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

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婚冠飲酒教其禮事

掌其戒禁其黨之民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

灋治其政事亦於軍因爲旅帥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書記之以歲時涖校比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政事邦政之事鄭司農云百家爲族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戒令

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登成也定也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相共猶相救相賙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亦於軍因爲卒長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爲閭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

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故書旣爲暨杜子春讀政爲征暨爲旣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撻扑也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邪猶惡也從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之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鄉中無授

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

飾謂刷治絜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緣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水槖給殺時洗薦牲也緣字當以豸爲聲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大盟會同之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音聲五聲合和者

教爲鼓而辨其聲

用教爲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以鼖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鍾以金錞和鼓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以金鐲節鼓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鐲以金鐃止鼓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以金鐸通鼓鐸大

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皆舞者所執　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　軍動則鼓其衆動旦行　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窆時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

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凡小祭祀不興舞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興猶作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玄謂牷體完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

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爲甈尨作龍杜子春云甈當爲毀龍當爲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祀者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官也

凡

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閒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羞進也所以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軍事共其槁牛鄭司農云

犒師之牛喪事共其奠牛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

展牲則告牷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

碩牲則贊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經五千五十六字
注八千四百一十四字

周禮卷第三

周禮卷第四

地官司徒下　　周禮　　鄭氏注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爲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蒿讀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畮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

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令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

公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爲桼林杜子春云當爲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畺場有瓜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

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説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畮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説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以時徵其賦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

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凡無職者出夫布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

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

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物謂地所有也

名山大澤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不以封

貢與閭師同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

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饒稟也羇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艱阨作槿阨羇作寄杜子春云槿阨當爲艱阨寄當爲羇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徒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歲人食二鬴爲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

政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三年大比則大均有年無年大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或闕

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敎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以三德敎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敎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

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

凡祭

祀賔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 聽治亦如之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兵服旗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

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而養國子以道乃敎之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

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闞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闈宮中之巷門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以攷鄉里

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邪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邪惡酗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旣而役諸司空使事

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圜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烖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恤之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爲仇讎諧猶調也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

鳥獸亦如之過失殺傷人之畜産者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瑞節玉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㓥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反復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

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卽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 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鬭怒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玄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

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

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媵之者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也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雜記曰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司

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

于士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詩云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謂侈靡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

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鄭司農云布謂泉也 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鄭司農云質劑月平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

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

刑罰憲徇扑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日昃昳中也市雜聚

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爲定整勑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

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泣作立杜子春云眞當爲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立當爲泣泣視也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

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

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沽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

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

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扑也必罰幕帟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市司司市也儥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成平也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

凡賣儥者質

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司農云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玄謂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玄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謂齎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

稍也都小都大都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玄謂總讀如租穟之穟穟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以當稅給作器物也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貨物沈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

疾而不可售買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玄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憲表縣之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玄謂飾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

之令欺誑買者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辨別也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儲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之物

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儥買也故書賣爲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賣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囂讙也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

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罰之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杜子春云總當爲儳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

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鄭司農云物楬而書之物物爲揃書書其賈楬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爲封符信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

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産業者但計嬴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鍵讀爲蹇管謂籥也鍵謂牡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讀爲征征稅也犯禁

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没入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之父母也孤其子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監門門徒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造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迎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貨賄之出入者關門參相連以檢猾商

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札瘥天昬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凡四方之賓客敂

關則爲之告謂朝聘者也敂關猶謁關人也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有外内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角用

犀角其制未聞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

鄉遂大夫爲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圜土內之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

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昬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

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

之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

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
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
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
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
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
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
中雖有都鄙遂
人盡主其地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登成
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讀爲弛職謂
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爲其事
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
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

若起

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委積於盧宿市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説時也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

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塴皆葬下棺也聲相似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審亦聽也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民所入貢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爲葬窆之閒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丘籠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

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役謂執綍者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玄謂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讀爲庀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讀亦爲弛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

令爲邑者歲終

則會政致事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正歲簡稼器脩稼政簡猶閱也稼器耒耜茲其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勑其餘以職事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徵徵召也比案比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移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旣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祭祀祭禁也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作民謂起役也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時四時也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

事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校猶數也）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聽之受而行之也女功絲枲之事）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

政令邑猶里也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季冬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

鄰長掌相糾相受相糾相舉察凡邑中之政相贊長短使相補助從于他邑則從而授之從猶隨也授猶付也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阸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困時施之饒時收之凡新甿

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嬍惡爲之等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政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以地美惡爲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

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

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賔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

聚之物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斂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之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聚凡畜聚之物也故書羇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羇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余當爲餘聲之誤也餘謂縣都畜聚之物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

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共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羅之材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館舍也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讀爲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施讀亦爲弛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

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黄白宜以種禾之屬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㶇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瀉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彊㯺強堅者輕㶇輕脃者故書騂爲挈墳作盆杜子春

挐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蚠鼠也壤白色蕡麻也玄謂墳壤潤解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畤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

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

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薀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

旱暵共其雩斂

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

喪紀共其葦事

葦以闉壙禦濕之物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

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地慝若障蠱然也辨其物者别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鄭司農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王巡守則夾王車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

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王巡守則夾王車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刃也服牝服車之材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時斬

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凡竊木者有刑罰竊盜也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爲主主辨護之也脩除治道路場壇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萊除其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

左耳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盜竊則有賞不則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祭祀賓客共川奠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蔆芡之屬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葦以闉壙蒲以爲席若太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田之地若今苑也）凡田獵者受令焉（令謂時與處也）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爲其夭物且害心多也麛麋鹿子）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錫鈏也）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處）巡其禁令（行其禁明其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以度量

受之以共財用骨入漆垸者受之以量其餘以度度所中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翮羽本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審摶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羽則有名蓋失之矣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草貢出澤萯紵之屬可緝績者以權度受之以知輕重長短也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

爲受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

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曰

菌著用茶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荼茅莠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祭祀共蜃器之蜃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

共白盛之蜃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

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牧百獸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焉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享納牲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稟以

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猶計也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減也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謂精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於廩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米禮致饔餼之禮喪紀共飯米熬穀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實者唯盈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

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九穀六米別爲書歲終則會計其政政用穀之多少

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大事謂喪戎

司祿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法也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均謂度其多少賙稟其艱阸興所徵賦

舂人掌共米物米物言非一米祭祀共其齍盛之米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賓客共其牢禮之米謂可

以實筐筥　凡饗食共其食米　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　掌凡米事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　炊而共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　六食六穀之飯　凡賔客共其簠簋之實　謂致饔餼　饗食亦如之

稾人掌共外内朝宂食者之食　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内朝路門外之朝也宂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若饗耆老孤

子士庶子共其食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

掌豢祭祀之犬養犬豕曰豢不於䲜人言者共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

經四千五百一十八字
注一万二字

周禮卷第四

士禮居叢書

三



周禮卷第五

春官宗伯第三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春秋

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壼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鬱金香

草宜以和鬯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女祧女奴有才知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奚女奴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冢封土爲丘壠象冢而爲之

墓大夫下大夫一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職主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司樂樂官之長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

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也眡讀爲虎眡之眡眡瞭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鎛如鍾而大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

人徒四十人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韎爲菋荎著之菋玄謂讀如韎韐之韎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籥章吹籥以爲詩章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鞻讀如屨也鞮屨四夷舞者所扉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扉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工取龜攻龜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燋焌用荊菙之類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著龜之卦兆吉凶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問蓍曰筮其占易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眂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

魯史梓愼云吾見赤黑之祲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祝祝官之長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

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史官之長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

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路王之所乘車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常主王旌旗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大夫所食采地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以神

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

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禩疈爲罷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

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以肆獻
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
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
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
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
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

祭一祫一禘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裁凶禮之別有五

以喪禮哀死亡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

以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讀爲截截謂疫厲

以弔禮哀禍烖禍烖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何不弔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

以禬禮哀圍敗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烖故是其類

以恤禮哀寇亂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

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相親

附賓禮之別有八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

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勇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

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昬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以昬冠之禮親成男女 親其恩成其性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賓客謂朝聘者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異姓王昬姻甥舅 以九儀之命正

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壹命受職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再命受服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三命受位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爲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

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
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
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六命
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賜官鄭司農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玄謂
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
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
侯圍齊荀偃爲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
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七命賜國王之卿六
命出封加
一等者鄭司農云
出就侯伯之國
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
者加命得專征
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
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
九命作伯上公有
功德者
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
以玉作六瑞以

等邦國等猶齊等也王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

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
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
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
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
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
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
大夫執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
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
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
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以玉作
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
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
是也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
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

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鋭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民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

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亨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爲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王有故代行其祭事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

籩徹薦徹豆籩王后之事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爲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上擯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経紂衣王命諸侯則儐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烖旅陳也陳

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讀爲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

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黄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辨廟祧之昭穆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

政令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爲祼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大祭祀省牲眂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孰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 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小禮羣臣之禮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賜猶命也

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

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王崩大肆以秬鬯渳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渳爲泯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喪大記曰小斂衣

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制色宜齊同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竁皆為穿杜子春讀竁為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竁聲如腐脆之脆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成葬而祭墓為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

（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肄習也故書肄為肄儀為義杜子春讀肄當為肄義為儀謂若今時肄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謂有所禱祈）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

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爲餌玄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傳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展省閱也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

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宿先卜祭之夕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祼也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鬯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壇塋域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此王所以禮賓客贊果將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大朝覲佐儐爲承儐共設匪甕之禮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

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甕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

饗食授祭授賓祭肺與祝侯禳于畺

及郊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築香草煑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次秩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

大夫世婦杖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凡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

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宗謂宗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

凡四時

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

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嘗之日涖

卜來歲之芟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

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獮之日涖卜來歲

之戒秋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社之日涖卜

來歲之稼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若國有大故

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歲時之祭

祀亦如之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凡卿大夫之喪相

其禮相其適子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爲義鄭司農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鬱人掌祼器祼器謂彝及舟與瓚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祼玉謂圭瓚璋瓚詔祼將之儀與其

節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遺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閒明奠終於此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壝謂委土爲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禜門用瓢齎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春讀齎爲粢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祼當爲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

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爲徽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給淬浴

凡王弔臨共介鬯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弊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以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大祭祀夜嘑旦以䚶百官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釁讀爲徽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

屬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

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罍臣之所飲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大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

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

故書縮爲數齊爲齍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涚酌者涚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齍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讀皆爲粢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泲成也獻讀

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煑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醍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沛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

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司農云昨席

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繢畫文也不莞席加繅者繅柔𦃇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爲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

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儴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玉鎮大寶器玉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

書之要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

司祿文星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瑱讀爲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于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

鄂瑑起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

口徑二尺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

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闓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

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

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連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

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諭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覲以除邦國之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䫙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凡玉器出則共奉之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奉之送以往遠則送於使者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五儀公侯

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

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

皆以上卿之禮焉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饗射饗食賔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袞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

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凡兵事韋

弁服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眡朝則皮弁服**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王卒食而居則玄端**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經大如緦之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

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弁而加環絰環絰即弁絰服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杖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玄謂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

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

伯宗哭梁山之崩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

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故書廞爲淫

鄭司農云涹讀爲䵼䵼陳也玄謂䵼衣服所藏於椁中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隷而役之屬其屬胥徒也修除芟埽之徵召也役之作使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

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女宮刑女給宮

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概及粢盛之爨鄭司農比讀爲庀庀具也詔王后之禮事薦徹之節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帥世婦女御相外內宗之禮事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比帥詔相其事同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苛譴也凡王后有㩁事於婦人則詔相鄭司農云謂爵婦人玄謂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主通之使相共授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爵之豆籩故書爲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爲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佐傳佐外宗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位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視視其實王后以樂羞齍則贊

贊猶佐也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獻獻酒於尸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小祭祀謂在宮中 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內內外宗及外命婦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

後而亦併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及葬言鸞車象人

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玄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及窆執斧以涖臨下棺也遂入藏凶器凶器明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爲塋限凡祭墓爲尸祭墓爲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爲尸冢人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凡邦中之墓地萬民

所葬地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從其親正其位掌其度數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使皆有私地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後相容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爭墓地相侵區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而守之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凡國有司以王命

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隧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鄭司農云號謂諡號玄謂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

周禮卷第五

經四千七百七十九字
注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字

周禮卷第六

春官宗伯下　　周禮　　鄭氏注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是也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

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荅述曰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

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偏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

物鬽動物羽贏之屬虞書云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牄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所祭

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乃奏蕤賔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蕤賔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函鍾一名林鍾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

王先公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焉

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旣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

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爲宮大吕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

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

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

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帥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帥以往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饗饗賔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賔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節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凡日月食四

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楊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傀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癘也凶凶年也烖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令休兵鼓之爲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閒濮上慢聲惰慢不恭大喪涖廞樂器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

樂器也與謂作之也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廱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翌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教樂儀

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環謂旋也拜直拜也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

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唯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貍首曾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序事次序用樂之事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小事小祭祀之事凡樂成則告備成謂所奏一竟書曰簫韶九成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詔來瞽皐舞鄭司農云瞽當

爲鼓皋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玄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令相

令視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射夫衆耦也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

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樂出入令奏鍾鼓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官往陳之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戸籍世謂之戸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

石及關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二十到年三十顔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

春入學舍采合舞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爲大合

樂習之以序出入舞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比樂官比猶校也杜子春云次比樂官也鄭大夫讀比爲庀庀具也錄具樂官展樂器展謂陳數之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序宮中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詩云兕觵其觩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扶也扶以荊扑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樂縣謂鍾磬之屬縣

於笋虡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鍾

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

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

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教瞽矇也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

德廣以美之鄭司農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曰比曰興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

以六德爲之本所教詩必有知仁聖義忠和之道乃後可教以樂歌

以六律爲之音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也聞樂歌各有宜若賜者宜何歌此問人性也本人之性莫善於律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擊拊瞽乃歌也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

管貴人聲也玄謂掛形如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鼓朄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

鼓朄 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道引之引玄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

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射節王歌騶虞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農說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大

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凡國之瞽矇正焉從大師之政教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教教瞽矇也出音者曰鼓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鄭司農云柷如漆筩中有椎敔木虎也塤六孔管如篪六孔玄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大祭祀登歌擊拊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鄭司農云拊者擊石下管擊應鼓

應鼙也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徹歌於有司徹而歌雍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從大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如大師鄭司農云朄小鼓名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和錞于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播謂發揚其音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故書奠或爲帝鄭司農云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故國語曰瞍賦矇誦謂詩也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

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玄謂諷誦詩主謂厭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役爲之使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視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　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爲之　凡樂事相瞽相謂扶工　大喪廞

樂器大旅亦如之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賔射皆奏其鍾鼓擊𩋍以奏之其登歌大師自奏之鼛愷獻亦如之愷獻獻功愷樂也杜子春讀鼛爲憂戚之戚謂戚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爲作也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故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玄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

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故書䃀或作硍杜子春讀䃀爲鏗鎗之鏗高謂鍾形容高也韽讀爲闇不明之闇筰讀爲行扈唶唶之唶石如磬石之聲鄭大夫讀䃀爲衮冕之衮陂讀爲人短罷之罷鄭司農云鍾形下當踔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傭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裏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讀爲險陂之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小也韽讀爲飛鉆涅韽之韽韽聲小不成也回謂其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

筰出去疾也弇謂中央寬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甄讀爲甄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數度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

凡和樂亦如之 和謂調其故器也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 教教視瞭也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杜子春讀編爲編書之編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玄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 凡祭祀奏縵樂

鍾師掌金奏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驚夏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故書納作内杜子春云内當爲納祴讀爲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肆夏與文王鹿鳴倶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

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也渠思文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傹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以鍾鼓奏之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鄭司農云騶虞聖獸

掌鼙鼓縵樂鼓讀如莊王鼓之鼓玄謂作縵

樂擊鼙以和之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教教視瞭也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篪七空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杜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玄謂籥如篴三空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燕樂

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大旅則陳之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

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然則擊鎛者亦視瞭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守鼜備守鼓也鼓之以鼖鼓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

夷之舞　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黄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賔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為之節　賔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揔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迎寒以夜求諸陰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

也

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觵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

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祭祀則歈而歌之燕亦如之吹之以管籥為之聲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設筍虡視瞭當以縣樂器焉陳功器以華國也杜子春云筍讀為博選之選橫者為筍從者為鐻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廞興也興謂作之

司干掌舞器舞器羽籥之屬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既已也受取藏之賓饗亦如之大喪

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剋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

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杜子春云觭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玄謂觭讀如諸戎掎之掎掎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運或爲緷當爲煇是視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

以邦

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天事恒象皆是也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

凶以詔救政鄭司農云以此八事命卜筮著龜參之以夢故曰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春秋傳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玄謂贊佐也詔告也非徒占其事吉則爲否則止又佐明其繇之占演其意以視國家餘事之吉凶凶則告王救其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涖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玄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

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凡小事涖卜代宗伯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亦大遷大師輕於大祭祀也凡旅陳龜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凡大事大卜陳龜貞龜命龜視高其他以差降焉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凡卜事眡高示涖卜也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揚猶熾也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大祭祀喪事大卜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郤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爲嬴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

傷也

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奉猶送也送之所當於卜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契謂契龜之鑿也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玄謂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凡卜

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玄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筮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筮占人亦占焉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

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説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

上春相簭相謂更選擇其著也著龜歲易者與

凡國事共簭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其歲

時令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令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

一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二曰噩夢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喜說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季冬聘王夢

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此所獻吉夢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杜子春讀萌爲明又云其字當爲明明謂歐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爲明玄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采也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遂令始難歐疫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爲之歐疫癘鬼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

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妖祥善惡之徵

鄭司農云煇謂日光炁也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

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也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

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掌安宅敘降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正歲則行事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歲終則弊其事弊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

筴祝遠罪疾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祈嘄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

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會謂工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也

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杜子春云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玄謂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禱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

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禱是之辭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鄭司農云牲號謂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粢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香合粱曰香萁稻曰嘉疏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

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祭振讀爲愼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擩祭擩讀爲虞芮之芮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爲坐也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擩于鹽振祭玄謂九祭

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

辨九𢷬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𢷬六曰凶𢷬七曰奇𢷬八曰襃𢷬九曰肅𢷬以享右祭祀稽首

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荅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

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祇爲禔杜子春云禔當爲祇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爲侑來瞽令皋舞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相尸禮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肆鬯所謂陳尸設鬯也鄭司農云渳尸以鬯浴尸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玄謂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

受眚災大祝爲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爲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掌國事辦護之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大故兵冦也天烖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

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也禁督逆祀命者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有逆者則刑罰焉頒祭號于邦國都鄙祭號六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侯之言候也侯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逆迎也彌讀曰敉敉安也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

隋贊徹贊奠隋尸之祭也奠奠爵也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凡事佐大祝唯大祝所有事大喪贊渳故書渳爲攝杜子春云當爲渳渳謂浴尸設熬置銘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冪用葦席取銘置于重杜子春云熬謂重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玄謂熬者棺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

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杜子春云齎當爲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玄謂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與祭祀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大師掌釁祈號祝　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禩爲祀書亦或爲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裁兵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

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杜子春云防當爲披玄謂勸猶倡帥前引者防爲執披備傾戲及辟令啓鄭司農云辟謂除菆塗椁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及朝御匶乃奠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玄謂乃奠朝廟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于庭象生時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玄謂祖爲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翣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

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王弔則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與巫前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曰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

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埶之十百而多獲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禰父廟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也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玄謂禂讀如

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鄭司農說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爲載辭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尫以其舞雩不

得雨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案視所施爲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葙館杜子春云葙讀爲鉏匰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葙館或爲租飽或曰布者以爲席也租飽茅裹肉也玄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葙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葙謂若今筐也主先匰葙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葙以筐大祝取其主葙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

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祇

有埋牲王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冬堂贈無方無筭**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春**

招弭以除疾病招招福也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王弔則與祝前巫祝前王也故書前爲先鄭司農云爲先非是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典則亦法也逆迎也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貳猶副也藏法與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

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謂抵冒盟誓者辟法者考案讀其然不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中數日歲朔數日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厤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頒告朔于邦國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大祭祀與執

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叶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謂抵冒其職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亦先習錄之也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將送也詔王告王以禮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

周大史大史主天道玄謂瞽即大師大師瞽官之長

大遷國抱灋以前

法司空營國之法也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

遣之日讀誄

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

凡喪事攷焉

爲有得失

小喪賜謚

小喪卿大夫也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舍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筭也玄謂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大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亦或爲奠玄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言讀禮法者小史敘俎簋以爲節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大祭祀小史主敘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祭祀史主敘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玄謂俎簋牲與

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 大喪大賔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厤大歲非此也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叙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月日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

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語曰王合位于三五孝經說曰故勑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勉趣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叙正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虧盈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

皆見焉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

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

序事（訪謀也見其象則當豫爲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歲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八法八則）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敘六敘也納訪納謀於王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說

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尚書入省事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贊爲之爲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副寫藏之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掌達書名于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凡治者受灋令焉爲書寫其治之法令

來受則授之 掌贊書 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 凡數從政者 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玄以爲不辭故改之云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大常以下等敘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敘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王在焉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

胷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斿則屬焉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

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條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巳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杜

子春云鵠或爲結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爲緫鷖或作緊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緫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鷖讀爲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

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軿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故書翣爲[illegible]杜子春云當爲翣書亦或爲𣰰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𧙓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臝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𧙓以犬皮爲覆笭故書疏爲揟杜子春讀揟爲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

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纛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菔小菔刀劒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

素車棼蔽犬䄙素飾小服皆素

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其䄙服以素繒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

藻車藻蔽鹿淺䄙革飾

故書藻作轢杜子春轢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䄙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

駹車雚蔽然䄙髤飾

故書駹作龍髤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駹軟讀爲桼垸之桼直謂髤桼也玄謂駹車邊側有漆

飾也雚細葦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

漆車藩蔽豻䄙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服車服事者之車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夏篆轂有約也玄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

沽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計其完敗多少凡賜闕之完敗不計毀折入齎于職幣計所傷敗入其直杜子春云齎讀爲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及墓嘑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柩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故書

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玄謂俱受新耳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共其弊車巾車既更續之取其弊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之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爲鈴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亦出路當陳之鄭司農說

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

又曰帥斿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苹車當爲輧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爲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焉會同亦如之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大喪廞革車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焉大射共三乏鄭司農云乏讀爲匱乏之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

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般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

鄉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旃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日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内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

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别也杜子春云畫當爲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

凡祭祀各建其旗王祭祀之車則王路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葬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什之誅後至者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獲旌獲者所持旌

歲時共更旌 取舊予新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 守山川丘陵壝行之壇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大夫采地之所

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掌亦正也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壝則都家自保之都宗人所保者謂王所祀明矣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埽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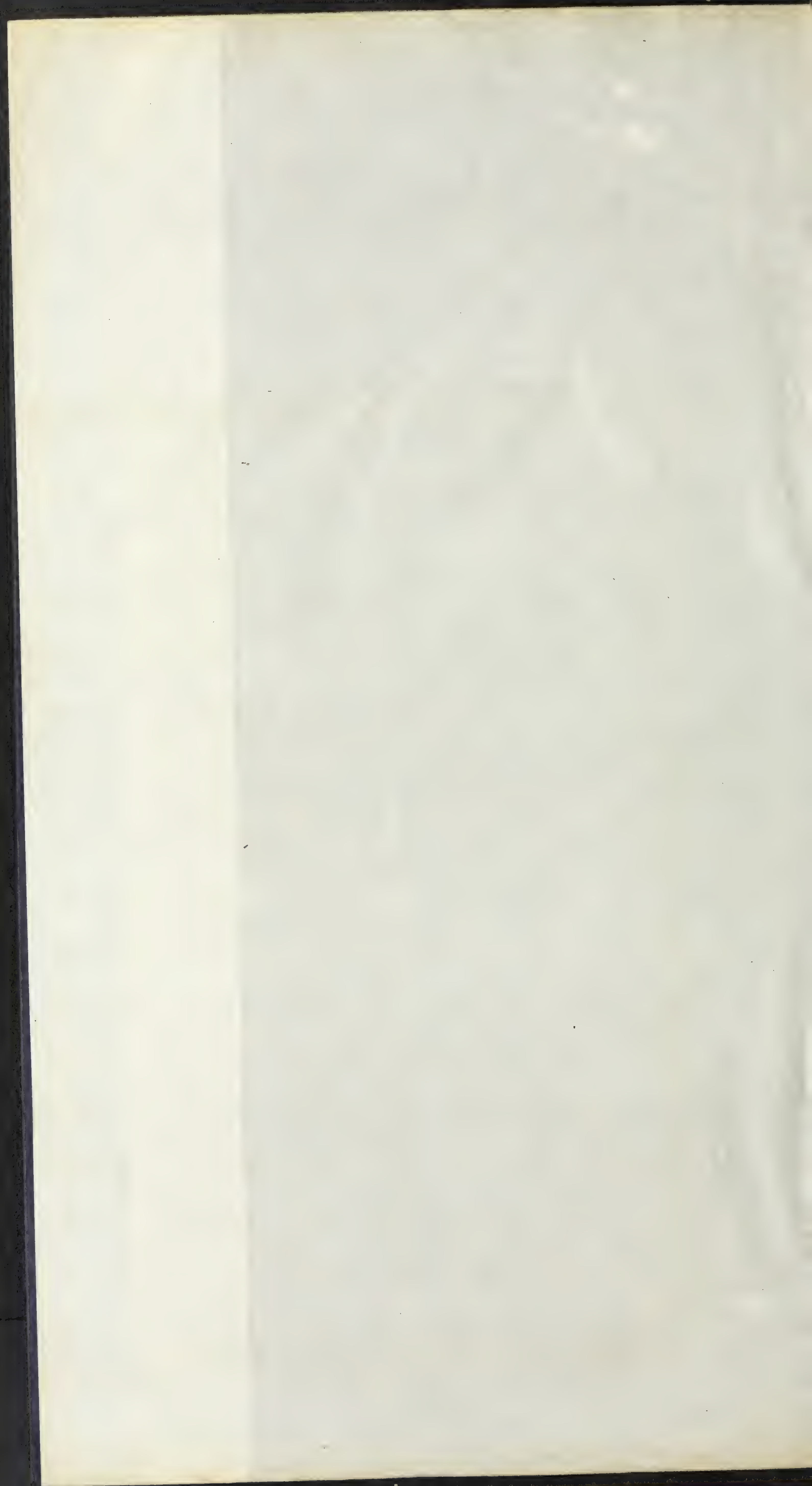
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鬽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

曰百物之神曰彪春秋傳曰螭彪魍魎杜子春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周禮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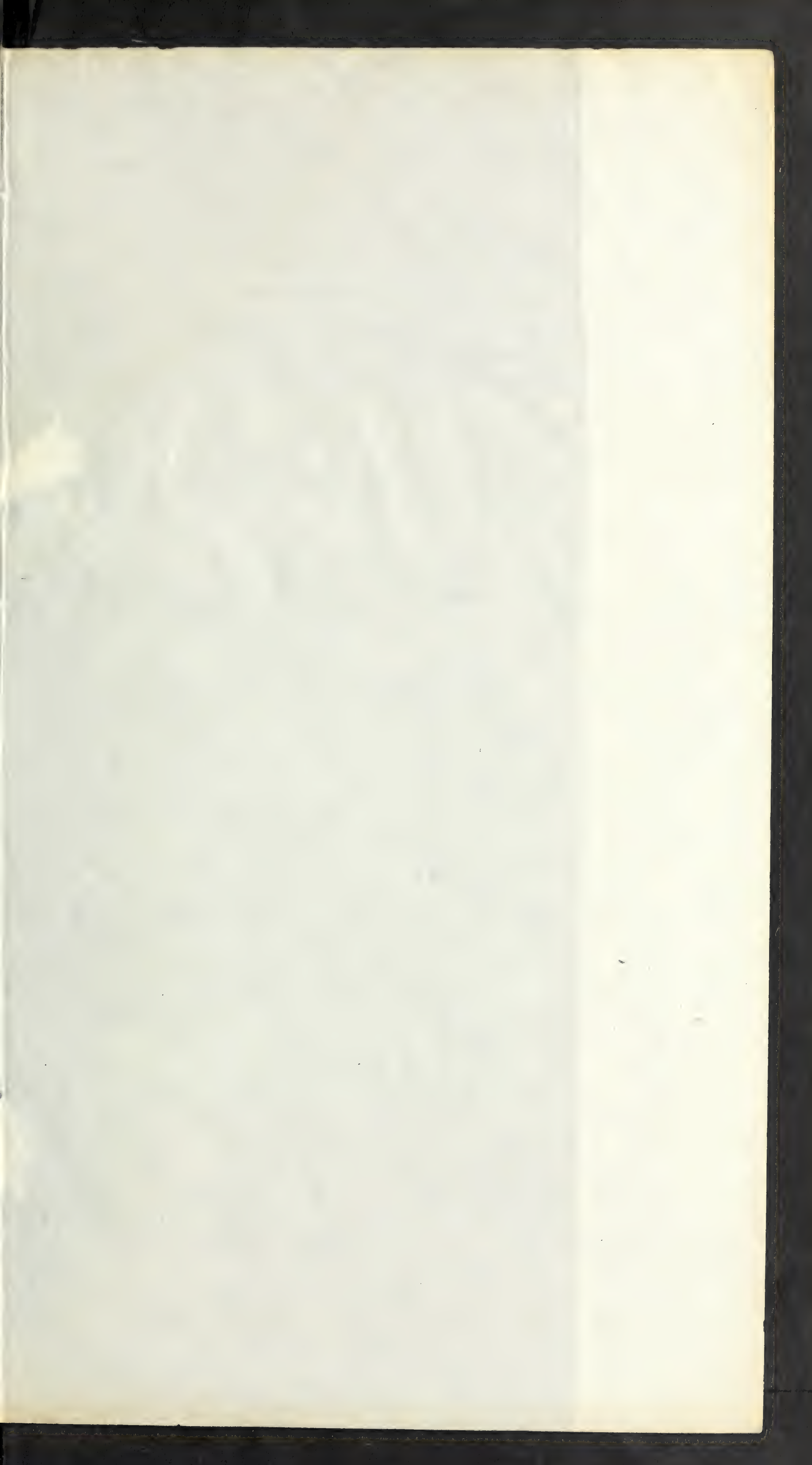
經四千五百五十四字
注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一字





士禮居叢書

四



周禮卷第七

夏官司馬第四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

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儆既戒惠此南國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傳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勲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勲勲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小子主祭祀之小事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私火玄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疆界也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候迎賓客之來者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服之獸者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能以羅罔捕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謂斂而養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

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

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世爲王節所衣服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

祭僕中士六人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僕其長也

隷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此吏而曰隸以其事褻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者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甲今之鎧也司甲兵戈盾官之長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戈今

時句孑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之言勁也善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鄭司農云槀讀爲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古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

亦爲之右焉

齊右下大夫二人充王路金路之右

道右上士二人充象路之右

大馭中大夫二人馭之最尊

戎僕中大夫二人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

齊僕下大夫二人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長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馬趣養馬者也鄭司農說以詩曰蹶惟趣馬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

以使與醫同職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放馬而養之

庾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庾之言數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養馬曰圉四馬爲乘良善也麗耦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主教道四方之民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邍地之廣平者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

（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平成也正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謂立封於疆爲界）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尊卑之位）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興猶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連結也）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謂賦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簡稽鄉民以用

邦國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諸侯有土
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猶
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以九
伐之灋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於
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馮弱犯寡則眚之馮猶乘陵也言
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
之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鍾鼓以往所
以聲其罪暴內陵外則壇之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墠之墠王

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憚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

野荒民散則削之荒蕪也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

負固不服則侵之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不服不事大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賊殺其親則正之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

放弑其君則殘之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

犯令陵政則杜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

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挾日十日也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籍其禮差之書也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賦給軍用

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鄭司農云辨鼓鐸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鐲讀如濁其源之濁鐃讀如讙曉之曉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執賁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

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中

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

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鄉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甀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愼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内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

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羡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

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中冬教大閱

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

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

羣吏鄉師以下

虞人萊所田之野

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汚萊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

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撍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鐸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鄭司

農云摝讀如弄玄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摝摝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閶鐸聲不過琅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

鐲而鳴鐃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

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
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
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
之獲者取左耳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
爲相疑惑也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
獻肩于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
其小者玄謂愼讀爲麌麌爾雅曰豕生三曰豵豕牝曰豝麇牝曰麌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
耳當以計功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鄭司農云及所弊至

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䮙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𡔷譟亦謂喜也

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師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

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比或作庀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庀具也玄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比校次之也

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事謂戰功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

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考謂考校其功玄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帥帥以從王**若大射則合諸侯**

之六耦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大喪平士大夫鄭司農云平一其服也玄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小司馬之職掌此下字脫滅札爛又闕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 闕

輿司馬 闕

行司馬 闕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内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民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戰功曰多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多前虜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掌賞地之政令政令謂役賦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玄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唯加田無國正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

穀矣獨加賞之田無正耳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綱惡馬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齵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

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罷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賣買之言相負〕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軍壁曰壘〕

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書地謂方圜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鄭司農云從獻者肉殽從酒也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掌喪祭奠竁之俎實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遺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

爵玄謂斝讀如嘏尸之嘏宰冢宰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而也玄謂肆讀爲鬄羊鬄鬄者所謂豚解也

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爲祀書亦或爲祀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刉珥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

惡氣禳去之也釁邦器及軍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示犯誓必殺之祭祀贊羞受徹焉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凡祈珥共其羊牲共猶給也賓客共其灋羊法羊飧饔積膳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積故書爲眦鄭司農云眦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玄謂積積柴禋祀楢燎實柴若牧人無牲則受

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布泉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内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内火時則施火令焚萊之時凡祭祀則祭爟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凡國失火野焚萊則

有刑罰焉野焚萊民擅放火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衆庶民遮守固者也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設其飾器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分其財用均其稍食財用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稍食祿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爲藩落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

者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國有司掌固也其移之者又與掌固帥致之贊佐也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巡行也行守者爲衆庶之解惰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玄謂鼜擊鼜警守鼓也三巡之間又三擊鼜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都邑亦爲城郭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竟界也民皆有職焉職謂守與任若有山川則因之山川若殽皐河漢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周猶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道治治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識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

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㨌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察軍慝慝陰姦也視軍中環其所聞而復之有爲慝者則執之環

四方之故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巡邦國搏諜賊諜賊反間訟敵國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為國賊揚軍旅為之威武以觀敵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降圍邑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日齊人降鄣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于所當稟假之處令

軍望見知當稾假于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稾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趨疾于事便也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以序聚欜以次更聚擊欜備守也玄謂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燕禮曰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

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肆之也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豻侯豻者獸名也獸有貙豻熊虎

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

三侯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玄謂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爲糝糝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也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事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

經合疑非是也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玄謂令去侯者命負侯者去侯也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祭侯則爲位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侯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與大史數射中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佐司馬治射正射正射之法儀也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

也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車戎車之副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戒大史及大夫介戒戒其當行者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苛謂詰問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

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凡祭祀共猛獸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曰熊蹯不孰賓客之事則抗皮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爲亢其讎之亢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佐也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乏讀爲匱乏之乏持獲者所蔽玄謂待獲待獲者中舉旌以獲

射鳥氏掌射鳥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鴇鴞之屬祭祀以弓矢歐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烏鳶善鈔盜便汙人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夾讀爲甲故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

羅氏掌羅烏鳥烏謂卑居鵲之屬蜡則作羅襦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

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賦賜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鵞鶩之屬祭祀共卵鳥其卵可薦之鳥歲時貢鳥物鶂鴈之屬以四時來共膳獻之鳥雉及鶉鴽之屬

周禮卷第七

經三千六百一十五字
注七千四百三十二字

周禮卷第八

夏官司馬下　　周禮　　鄭氏注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縣鄙鄉遂之屬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版名籍以詔王治所當進退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

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唯賜無常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

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大僕前前正王視朝之位王入内朝皆退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内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國中城中掌擯

士者膳其摯擯士告見初爲士者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割牲制體也羞進也凡會同作士從賔客亦如之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春秋傳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大喪作士掌事事謂奠斂之屬作六軍之士

執披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守官不可空也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故非喪則兵災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任其所掌治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

等正其位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位朝位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朼載之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位佾

處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從於王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羣右戎右齊右道右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

焉掌其政令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王在國則守王宮爲周衛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非常之難要在門及葬從遣車而哭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虎士從使者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

方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春秋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袞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葛經武士尚輕軍旅則介而趨介被甲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

地鄭司農云維持之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大喪先匶葬使之道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

怪夔
罔兩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掌諸侯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政鼓節與早晏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

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𠀤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庶子直事鼓所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　祭祀賔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詔告也牲事殺割匕載之屬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通鼓佐擊其餘面　救日月亦如之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大喪始崩戒鼓

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使往）王燕飲則相其灋（相左右）王射則贊弓矢（贊謂授之受之）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王不眂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春秋傳曰公有疾不視朔）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小命時事所勑問也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謂燕居時也玉藻曰王卒食玄端而居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

校錄所當共之牲物旣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肩五个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羣吏府史以下大祭祀相盥而登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登謂爲王登牲體於俎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大喪持翣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掌王之燕令燕居時之令以序守路鼓序更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玄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祭祀脩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

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

掌蹕宮中之事宮中有事則蹕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儆蹕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連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舊象與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

閒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故書瑉作璑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璑惡玉名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

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膾璂讀如綦車轂之綦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

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絰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絰服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各以其等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

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

司甲 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

事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沽上下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用兵謂出給衛守祭祀授舞者兵授以朱干玉戚之屬大喪廞五兵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爲廞玄謂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笮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受用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頒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殳如杖長尋有四尺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法曲直長短之數中春獻弓弩

中秋獻矢箙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故書椹爲鞎鄭司農云

椹字或爲鞎非是也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言射椹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鞎質者非

其矢箙皆從其弓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矢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恆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枉矢

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制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恒矢安居之矢也庳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庳矢讀爲人罷短之罷玄謂庳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

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衺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每人一弓乘矢并夾矢韊也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物弓弩矢箙之屬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更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玄謂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韝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掌詔王射告王當射之節贊王弓矢

之事授之受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充籠箙者以矢既射則斂之斂藏之也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無會計亡敗多少不計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弓人職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箙長短之制未聞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矢箙春作秋成書其等以

饗工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玄謂饗食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功成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皆在槀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箙出入其簿書槀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箙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春秋傳曰戰

於殽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 **詔贊王鼓**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之 **傳王命于陳中**爲王大言之也 **會同充革車**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桃茢**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茢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埽不祥

齊右掌祭祀會同賔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凡有牲事則前馬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自由詔王之車儀顱式之屬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

蓋從以蓋從表尊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故書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軷軷讀爲别異之别謂祖道轢軷磔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軷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故書軹爲斬軓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

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軒當作軹軹謂兩轊也其或言軷亦非是又云軓當爲軓軓謂車軾前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謂五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

戎僕掌馭戎車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如在軍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以待賓客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朝夕朝朝莫夕掌貳車之政令貳亦副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掌佐車之政佐亦副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銜還

之使不出圍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植樹也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分公馬而駕治之乘調六種之馬

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日班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

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爲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御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

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駁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駁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廄爲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爲三焉

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

一牡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士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馬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飾幣馬執扑而

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

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帥猶將也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用私覿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其力等馭夫之祿馭夫於趣馬僕夫爲

中舉中見上下宮中之稍食師圉府史以下也鄭司農云稍食日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掌駕說之頒用馬之第次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庌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

小吏賈二人粥賣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所牧處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澤之虞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爲逸鄭司農云馬

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謂聒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騬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正校人員選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大小異名爾雅曰騋牝驪牡玄駒褭驂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蓐馬兹也馬既

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書庌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庌玄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苫也椹質翦闔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

廞馬亦如之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

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芊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事也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

鳥獸其穀宜稻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爲陂灌漑者錫鑞也箭篠也鳥獸孔雀鸞鵁鶄犀象之屬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衡山在湘南雲瞢在華容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熒雒其浸波

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兖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為熒熒在熒陽波讀為播禹貢曰熒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莞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蓋當與兖州同二男三女鄭司農云淮或為睢沭或為洙

河

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四種黍稷稻麥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坭之卽洛出懷德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東北曰幽

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杜子春讀貕爲奚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霍山在彘楊紆所在未聞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

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在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此州界楊荊豫兖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

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稱子而巳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凡邦國小大相維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連也

王設其牧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制其職各以其所**

能牧監參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國之地物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女也守謂國竟之内職事所當共具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王殷國亦如之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

鄙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土宜謂九穀稙穉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王巡守則樹王舍爲之藩羅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者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續食其往來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湊不得陷絶通其財

利茂遷其有無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其度量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除其怨惡怨惡邦國相侵虐同其好善所好所善謂風俗所高尚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誦四方之傳道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故書傳爲傳杜子春云傳當作傳書亦或爲傳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而觀新物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杜子春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雜玄謂華讀爲㼌哨之㼌正之使不㼌邪離絕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比猶親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矣利其中人用者害毒物及螫噬之蟲獸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

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物之可以封邑者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慝姦僞之惡也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使不迷惑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車馬兵甲備軍發卒以國灋掌其政學政謂賦稅也學學脩德學道以聽國司馬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家司馬亦如之大夫家臣爲司馬著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騣戾

周禮卷第八

經三千五百二十八字
注七千三百八十三字



士禮居叢書

五



周禮卷第九

秋官司寇第五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孝經說曰刑者侀也過出罪施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

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鄉士主六鄉之獄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主六遂之獄者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縣之獄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

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迎也士官之迎四方賓客）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士主外朝之法）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民主民數）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言語之約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涖牲曰盟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職主也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政爲惡曰厲

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又大司寇職

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之家爲奴者

蠻隸百有二十人征南夷所獲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南蠻之别

夷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夷所獲

貉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表也主表刑禁者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廬賓客行道所舍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謂隄防止水者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萍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爾雅曰萍蓱其大者蘋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覺也主夜覺者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烜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杜子春云條當爲滌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閭謂里門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玄謂冥方之冥以繩縻取禽獸之名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從聲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搏蟄獸所藏者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翨鳥翮也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校剝之鄭

司農云柞讀爲音聲唶唶之唶屋笮之笮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非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硩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玄謂硩古字從石折聲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蟲蠹者詩云實始翦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蜮乃短狐與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今姓有伊耆氏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行夫主國使之禮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揔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訝迎也賔客來主迎之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主交通結諸侯之好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

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簒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勤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父母爲孝四曰官刑

上能糾職能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慤慎也暴當為恭字之誤也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

者殺出謂逃亡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於州

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寛也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

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王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重之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六官六卿之官也貳副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

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大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牲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凡朝覲會同

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大軍旅涖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以下也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玄謂蹕止行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其位王南鄉

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 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擯謂揖之使前也叙更也輔志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者尊王賢明也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

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嚴子爲坐士榮爲大理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 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 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二曰色聽 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 三曰氣聽 觀其氣息不直則喘 四曰耳聽 觀其聽聆不直則惑 五曰目聽 觀其牟子視不直則眊然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爲羅玄謂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于天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 一曰議親之辟 鄭司農云

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也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三曰議賢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玄謂賢有德行者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六曰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一曰訊羣臣二曰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小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也其實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

至令尉奉引矣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小師王不自出之師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以下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上其所斷獄訟之數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士以下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宣徧也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

士師之五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嚻讙夜行之禁其觕可言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

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比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鄉合鄉所合也追追寇也胥讀如宿偦之偦偦謂司搏盜賊也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官府中也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致邦令者以

法報之

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一曰邦汋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二曰邦賊為逆亂者三曰邦諜為異國反間四曰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五曰撟邦令稱詐以有為者六曰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為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傰鄭司農云傰讀為朋友之朋八曰為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鄭司農云辯讀為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為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為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

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備盜賊也緩刑紓民心也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傳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故書別爲辯鄭司農云傳或爲符辯讀爲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以刑官爲尸略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社爲亳社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道王且辟行人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洎謂增其沃汁 凡刉珥則奉犬牲

珥讀爲衈刉衈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謂諸侯來朝若燕饗時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逆軍旅反將命也犯師禁干行陳也歲終則令正要會定計簿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爲郊郊外謂之野

鄉士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

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聽其獄訟察其辭察審也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議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

令時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涖之尸之三日乃反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鄭司農云鄉士爲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涖之如鄉士

爲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令猶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大事王所親也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夫夫所食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

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揔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若邦有大役聚

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

方士掌都家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季氏食於都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

其灋以議獄訟成平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爲班禁令焉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修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凡都家之

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

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入國入野自以時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樹棘以爲

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宫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皐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皐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宫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内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内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

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僔語也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停而取之日獲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

玄謂人民之小者未齓七歲以下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辨讀爲別別謂別券也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爲節以遣之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

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責取息坐臧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

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憲謂幡書以明之玄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户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

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

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訊言壹宥曰不識再

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宫刖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

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隷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

司盟掌盟載之灋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

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

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旣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空青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

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楬而璽之者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

入其要要凡數也入之於大府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餅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

賈而楬之入于司兵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臧加責沒入縣官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為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爲庪爾雅曰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爲駹謂不純色也玄謂幾讀爲刏珥當爲衈刏衈者釁禮之事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相謂視擇知其善惡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

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也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

法者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猶斷也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士而刑殺之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

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諜謂姦寇反閒者賊與諜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

之親緦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膊焚辜肆墨者使守門黥者無妨於禁御劓者使守關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宮者使守內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刖者使守囿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髡者使守積

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

司隷掌五隷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隷謂罪隷四翟之隷也物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隷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隷人涅厠掌帥四翟之隷使之皆服其邦

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例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小役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爲牽徬此官主爲送致之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徒也罪隸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

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杜子春云子當爲祀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其守王宮者與其

守厲禁者如蠻隷之事

周禮卷第九

經四千二百六十二字
注七千五百二十字



周禮卷第十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于象魏布憲于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于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

則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玄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強得正也凡國聚衆庶則戮其

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奴男奴也其聚出入有所使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猶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蕃蔽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凡道路之舟車

轚互者敘而行之舟車轚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轘轅坻閣舟有砥柱之屬其過之者使以次敘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爲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敘大功掌凡道禁禁謂若今絶蒙大巾持兵杖之屬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

蜡氏掌除骴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經也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藏惡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令時楬

櫫是也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掌凡國之骴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柴誓曰敜乃擭敜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爲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

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鱉不時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

禁川游者備波洋卒至沈溺也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晨先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齍謂以明水滫滌粢盛黍稷）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

也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

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轘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爲偦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櫜謂行夜擊櫜**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

騁於國中者皆爲其惑衆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令者令其閭内之閭胥里宰之屬

冥氏掌設弧張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靈鼓六面鼓毆之使驚趨阱擭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弃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凡毆蠱則令

之比之使爲之又校次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以時獻其羽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猶生也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謂時以種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時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謂耕反其萌牙書亦或爲萌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

若欲其化

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掌凡殺草之政令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覆猶毀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夭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蟲魚亦是也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故書蠹爲槖杜子春云槖當爲蠹凡庶蠱之事庶除毒蠱者蠱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蟲䗪肌蛷之屬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牡蘜蘜不

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

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蜮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樗又云五貫當爲午

貫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大廟譆譆出出者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

銜枚氏掌司囂察囂讙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令令主祭祀者軍旅田役令銜枚爲其言語以相誤禁嘂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爲其惑衆相感動嗚吟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旣事乃授之軍旅授有爵者杖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共王之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授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

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卽時見也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

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巳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也慝

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覜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來或往者也贊助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

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賔主之間七十歩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

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

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斿其屬幓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貳副也介輔己行禮者也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爲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故書祼作果鄭司農云車軹軹也三享三獻也祼祼讀爲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舉舉樂也出入五積謂餼之芻米也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也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

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巳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巳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巳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

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于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器

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撫猶安也存覜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玄謂胥讀爲諝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耆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慾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諝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

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法法入法也則入則也達同成修皆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詔相左右教告之也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凡諸侯之邦交

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凡諸侯入王則

逆勞于畿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視館致館也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爲上擯皆爲之丞而擯之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適之也協合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覜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連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

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

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故書賻作傅槁爲稾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稾當爲犒謂犒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禬禮哀圍敗禍烖水火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敎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

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
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慝惡也猶圖也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
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將合諸
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于
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
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
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
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
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
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覲禮曰諸

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侖丘謂三重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昬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妻之也天揖推手小

擧之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祼之也皆於其等之上王燕則諸侯毛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爵燕則親親上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凡諸公相爲賓謂相朝也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

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賓所停止則積閒闊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大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

謝辱也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

致館亦如之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

致飧如致積之禮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

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賓車進荅拜賓上車進主人乃荅其拜也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爲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

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賔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賔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賔也三請三進請賔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賔亦一還一辭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賔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賔爲主人主人爲賔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飧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于郊

賔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鄭司農云賔之拜禮者因言賔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饔餼

拜饗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餼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謂相聘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及大夫郊勞

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爲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儐耳侯伯之臣致館于庭不言致飧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飧也聘禮曰飧不致賓不拜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客辟逡巡不荅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

稽首君荅拜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弃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出及中門之外問

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

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愼也致饔餼如勞之禮饔食還圭如

將幣之儀饔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君館客客辟

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夫也士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豐殺也）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勞郊送之屬）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

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

則介之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玄謂夷發聲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舍則授館令聚櫜有任器則令環之令令野廬氏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

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國之臣來覲聘者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從來至去皆爲擯而詔侑其禮儀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

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

掌客掌四方賔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政治邦新殺禮之屬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

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牘繭栗之牘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

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乗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眂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

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
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
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
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
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
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
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

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
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
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
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
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
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
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
親見卿皆膳特牛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

則無鉶鼎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甕其設筐陳于楹内甕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三問皆脩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飧皆餼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羞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粱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

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
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
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
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
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
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
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
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簠黍稷器
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
設于西階前簠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
二合言鼎簠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
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
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
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于阼階前公腥鼎三
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
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

内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飧之陳亦餼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米横陳于中庭十爲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于門内者於公門内之陳也言車者行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爲棟梠之梠

謂一穧也皆陳横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
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
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
爲數般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
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
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
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
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爲之牢禮
之數陳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
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
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
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
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凡夫人之禮皆
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
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
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

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饔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饔牽竭矣秏讀爲秏秭麻荅之秏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皆爲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烖新有兵寇水火也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爲之具而

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飧饔餼當孰者腥致之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等九儀之差數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及宿則令聚欜令令野廬氏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于賓至

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及將幣爲前驅道之以如朝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爲之前驅至于館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及歸送亦如之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櫜待事之屬凡

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賔客于館之訝凡訝者賔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節以爲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也辟讀知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使和諸侯之好有欲相與修好者則爲和合之達萬民之説説所喜也達者達之于王若其國君掌邦

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通事謂朝覲聘問也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伐之戎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

長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其都家之吏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不及謂有稽殿之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馬家司馬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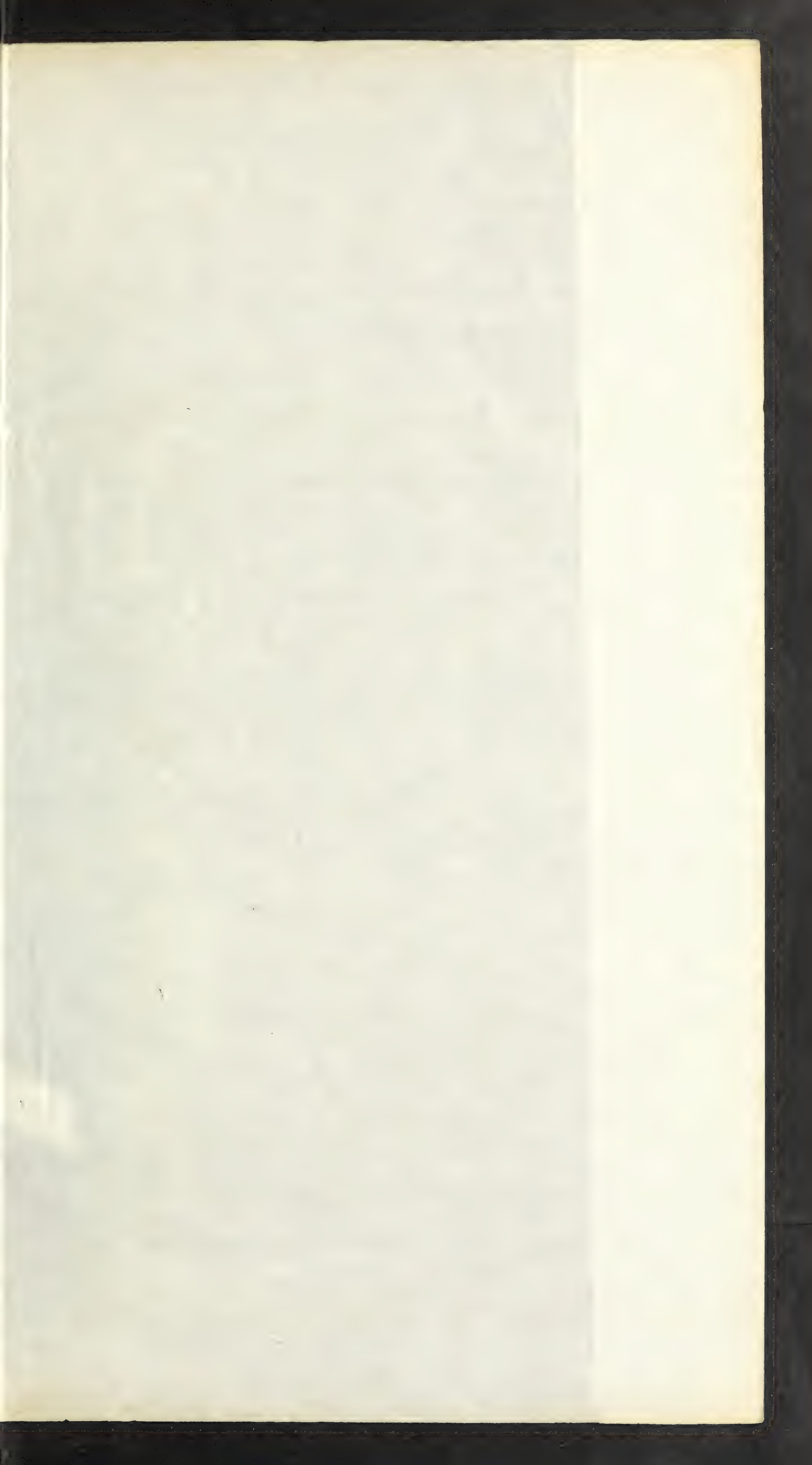
周禮卷第十

經三千九百八十七字
注八千七百三十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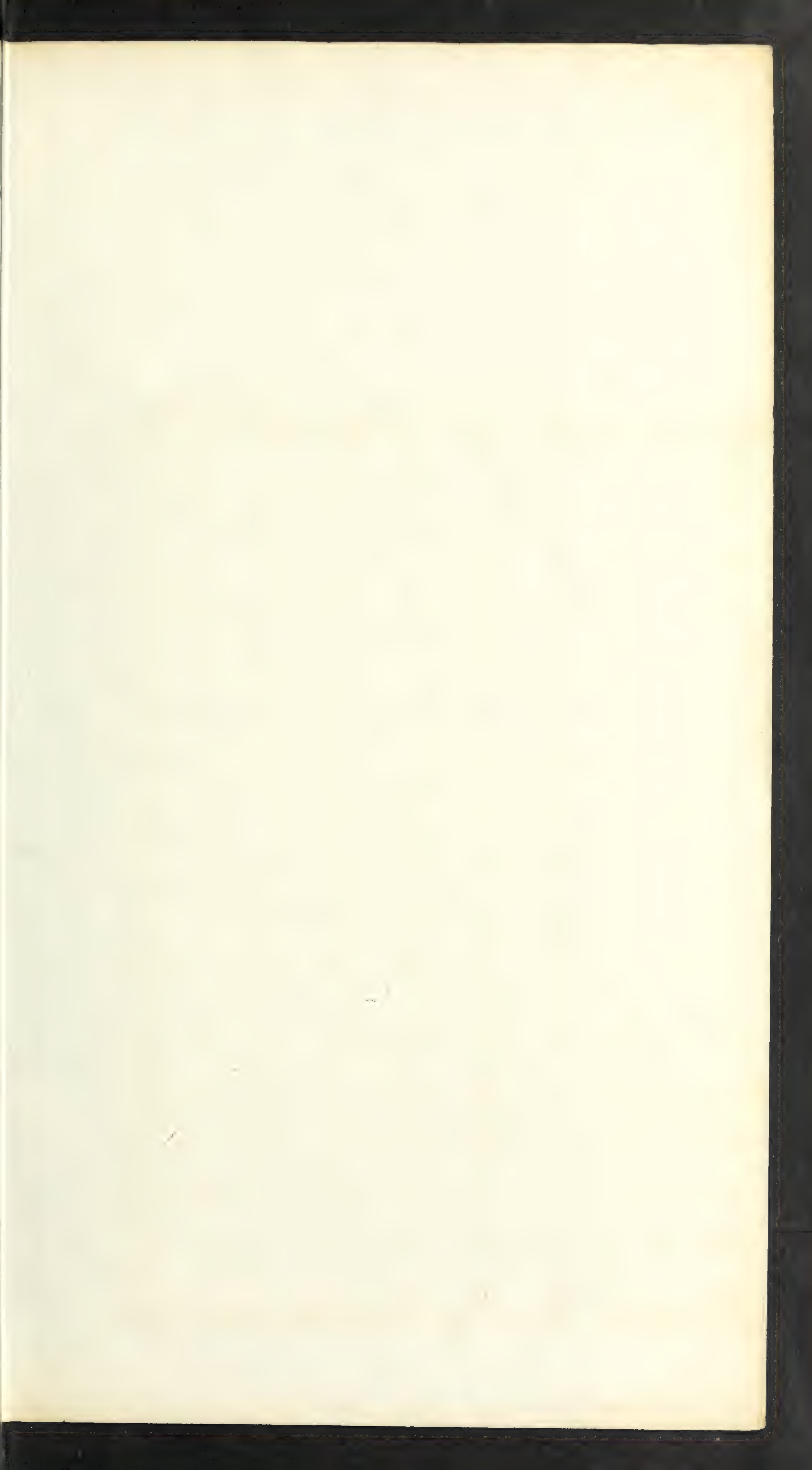
士禮居叢書

六

6







周禮卷第十一

冬官考工記第六　周禮　鄭氏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起也辨猶具也資取也操也鄭司農云

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之資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王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天子諸侯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親受其職居其官也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商旅販賣之客也易曰至日商旅不行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三農受夫田也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布帛婦官之事粤無鎛燕無函

秦無廬胡無弓車此四國者不置是工也鎛田器詩云庤乃錢鎛又曰其鎛斯捆鄭司農云函讀如國君含垢之含函鎧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鐗之器胡今匈奴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粵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

（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知者創物（謂始闓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爲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凝堅也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得

天時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貉或爲猨謂善緣木之猨也汶水在魯北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荊荊州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禹貢荊州貢櫄幹栝柏及箘簬楛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妢讀爲焚咸丘之焚書或爲邠妢胡地名也笱當

爲笴笴讀爲槀謂箭槀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讀如再扐而後卦之扐扐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猶治也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故書七爲十刮作捖鄭司農云十當爲七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讀爲刮其事亦是也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

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瓬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盧矛戟矜柲也國語曰侏儒扶盧梓楖屬也故書雕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䩉韗讀爲歷運之運㡛讀爲芒芒禹迹之芒楖讀如巾櫛之櫛瓬讀爲甫始之甫埴書或爲植杫子春云雕或爲舟者非也玄謂瓬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

人上輿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周所上也車有六等之數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

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横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酉發聲直謂矛車謂之六等之數申言數也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自從也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

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戚數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小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此車之高者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軹蟚也轐讀爲旃

僕之僕謂伏兔也玄謂軹轂末也此軫與轐幷七寸田車又宜減焉乘車之軌廣取數於此軌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令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也三材旣具巧者和之調其鑿內而合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輮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敝盡而轂輻牙不動望

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輪謂牙也幎均致貌也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之然也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圜或作負當爲圜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掣纖殺小貌也肉稱弘殺好也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玄謂如桑螵蛸之蛸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眼出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裏木廉隅見鄭司農云眼

讀如限切之限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玄謂輪雖箄爪牙必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剌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爲菑匡枉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稹致也火養其陰灸堅之也鄭司農云稹讀爲

奠祭之奠藃當作秏玄謂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鄭司農云柞讀爲迫唶之唶謂輻間柞狹也摯讀爲槷謂輻危槷也玄謂小而長則菑中弱大而短則末不堅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

内相距之尺寸也以其圍之阞捎其藪捎除也阞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捎讀爲桑螵蛸之蛸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玄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幅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内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内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也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

幬必負幹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軹容玄謂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謂九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扤搖動貌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言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

則雖有重任轂不折言力相稱也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竑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殺衺小之也鄭司農云溓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骹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羊脛細者亦爲骹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得謂倨句鑿内相應也鄭

司農云槷㩠也蜀人言㩠曰槷玄謂槷讀如涅從木熱省聲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必足見言槷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槷但小耳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輪箄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附著也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摶圜厚也鄭司農云不甐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

之動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
火之善廉絶也挫折也腫瘱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
輪中規則圜矣萬之以眡其匡也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
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萬書或作矩縣之以眡其輻之
直也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水之以眡
其平沈之均也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量其藪以黍
以眡其同也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權之以眡其
輕重之侔也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故

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國之名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圍三寸徑一寸也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桯圍倍之六寸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鄭司農云桯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廣謂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部長二尺謂斗柄達常也桯長倍之四尺者二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十分寸之一謂之枚爲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

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部尊一枚尊高也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弓蓋橑也廣大也是爲部厚一寸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鑿深對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橈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橈也端內題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庇謂覆斡也玄謂軹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旁減軌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

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之持長橈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蚤當爲爪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上欲尊而宇欲卑上近部平者也隤下曰宇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

也是故蓋崇十尺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以橫馳於壟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稱猶等也車輿也衡亦長容兩服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玄謂讀如邃宇之邃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軫輿後橫者也兵車之軫圍尺一寸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轛式之植者衡者也鄭司農云轛讀如繫綴之綴謂車輿軨立者也立者爲轛橫者爲軹書轛或作軨玄謂轛者

以其鄉人爲名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强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絶也 棧車欲弇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 飾車欲侈飾車謂革鞔輿也大夫以上革鞔輿故書士乘棧車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輈人爲輈輈車轅也詩云五楘梁輈 輈有三度軸有三理

目下事度深淺之數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田馬之輈深四尺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輈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無節目也二者以爲久

也堅刃也三者以爲利也滑密軓前十尺而策半之謂輈軓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軓玄謂軓是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凡任木目車持任之材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

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孫順理也杜子春云弧讀爲盡而不汙之汙玄謂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其力令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

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輈直且無橈也（大車牛車也摯輖也登上阪也克能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阤阪也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倍任用力倍也故書緧作鰌鄭司農云鰌讀爲緧關東謂紂爲緧鰌魚字）是故輈欲頎典（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

此也輈深則折淺則負揉之大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揉輈大深則折也經亦謂順理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終日馳騁左不楗杜子春云楗讀爲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書楗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

驂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行數千里馬不契需鄭司農云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謂裳也此唯輈之和也和則安是以然也謂進則與馬謀而下勸登馬力登上也輈和勸馬用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馬止輈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伏兔至軓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不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輈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灂遠鄭司農云灂讀爲灂酒之灂環灂謂漆沂鄂如環軫之方也以象地

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

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䘸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之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多錫爲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爲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劒之屬金有六齊目和金之品數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

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今之書刀）欲新而無窮（謂其利也鄭司農云常如新無窮巳）敝盡而無惡（鄭司農云謂鋒鍔俱盡不偏索也玄謂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

司農云鋌箭足入槀中者也垸量名讀爲丸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

是故倨句外博

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

之曼胡似此重三鋝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農云刺謂援也玄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劒脊兩面殺趨鍔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鄭司農云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中其莖設其後鄭司農云謂穿之也玄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以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令之七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

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書亦或爲欒銑鍾口兩角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此二名者鍾柄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

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于上之攠謂之隧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似夫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間者亦爲從篆

以介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鍾或無鉦間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幷衡數也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衡居甬上又小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猶意也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鍾已厚則石大厚則聲不發已薄則播大薄則聲散侈則柞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弇則鬱聲不舒揚長甬則震鍾掉則聲不正是故大鍾十

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躁躁易竭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深則安安難息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厚鍾厚深謂窒之也其窒圜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圜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消湅之精不復減也㮚古文或作歷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器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分之也

雖異法用金必齊**權之然後準之**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玄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於法中也量讀如量量人之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大方耳圜其外者爲之脣**其臀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重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

應律之首槩而不稅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啟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謂鑄金之形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消湅金錫精麤之候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革堅者又支久凡爲甲必先爲容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式然後制革裁制札之廣袤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以其長爲之圍圍謂札要廣厚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鄭司

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大孰則革敝無强曲撓也玄謂摯之言致凡察革
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鄭司農云窓小孔皃窓讀爲宛彼北林之宛眡其裏欲其易也無敗蘬也眡其朕欲其直
也鄭司農云朕謂革制櫜之欲其約也鄭司農云謂卷置櫜中也春秋傳曰櫜甲而見子南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豐大衣之欲其
無齘也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
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
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

之無齘則變也周密致也明有光燿鄭司農云更善也變隨人身便利鮑人之事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莞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韋革遠視之當如茅莠之色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謂親手煩撋之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鄭司農云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摶讀爲縳一如瑱之縳謂卷縳韋革也迆讀爲既建而迆之迆迆無迆革不辟謂眡其著欲其淺也鄭司農云謂郭韋革之札入韋革淺緣其邊也玄謂韋革調善者鋪著之雖厚如薄然察其線欲其藏也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緬謂縫革之縷革欲其荼

白而疾澣之則堅鄭司農云韋革不欲久居水中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故書需作劉鄭司農云腥讀如沾渥之渥劉讀爲柔需之需謂厚脂之韋革柔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鄭司農云帴讀爲翦翦謂以廣爲狹也玄謂翦者如俴淺之俴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序舒也謂其革均也

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信無縮緩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謂韋革縫縷沒藏於韋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

韗人爲皐陶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皐陶鼓木也玄謂鞠者以皐陶名官也鞠則陶字從革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腹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玄謂穹讀如穹蒼之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

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

上三正

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玄謂三讀當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

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

爲皋鼓長尋有四

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皐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良鼓瑕如積環革調急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

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火以圜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玄謂形如半環然在裳山以章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爲獐

水以龍龍水物在衣鳥獸蛇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繢事後素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淳而漬之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

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緅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

筐人 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故書涚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玄謂涚水以灰所泲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宿諸井縣井中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

淫之以蜃淫讀如繒人淫菅之淫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子春云淫當爲湼書亦或爲湛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炭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玄謂淫薄粉之令帛白蛤今海旁有焉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更渥淳之明日沃而盝之朝更沃至夕盝之又更沃至旦盝之亦七日如漚絲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經三千五百六十二字
注七千六十三字

周禮卷第十一

周禮卷第十二

冬官考工記下　　周禮　　鄭氏注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辟文之闕亂存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玄謂全純玉也瓚讀爲餐餍之餍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繼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此說玉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贄天子圭中必必讀如鹿車繅之繅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

明無所屈也杼網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

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祼之言灌也或作淉或作果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

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琢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鄭司農云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玄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其神也圭其邸為璧璧取殺於上帝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於束帛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琰出者也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為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

也衡古文横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黄駒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亦納徵加於東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也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瑑文飾也覜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

文飾也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兩權故有鼻也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玄謂案玉

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㮚擇兼執之以進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邸射剡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

楖人 闕

雕人 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

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

其博爲一 博謂股博也博廣也 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 巳上則摩其旁 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 巳下則摩其耑 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

後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爲殺鄭司農云一在前謂箭稾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職殺當爲茀參分其長而殺其一矢稾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寸以其笴厚爲之羽深笴讀爲稾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厚之數未聞水之以辨其陰陽辨猶正也陰沈而陽浮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夾其陰陽者弓矢比

在槀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比謂括也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二寸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刃長寸脫二字鋌一尺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迴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趮旁掉也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今人以指夾矢儛衛是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橈搦其幹凡相笴

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相猶擇也生謂無瑕蠹也摶讀如摶黍之摶謂圜也鄭司農云欲㮚欲其色如㮚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量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甗無底甑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鄭司農云觳讀爲斛觳實三斗聘禮記有斛玄謂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

瓬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

而成觳崇尺崇高也豆實四升凡陶瓬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薜讀爲藥黃蘗之蘗暴讀爲剝玄謂髻讀爲跀貇頓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器中膊豆中縣膊讀如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封膊其側以儗度端其器也縣縣繩正豆之柄膊崇四尺方四寸凡器高於此則垺不能相勝厚於此則火氣不交因取式焉

梓人爲筍虡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鄭司農云筍讀爲竹筍之筍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脂牛羊屬

膏豕屬嬴者謂虎豹貔螭爲獸浅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致美味也嬴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貴野聲也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內骨鱉屬卻行螾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

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燿讀爲哨頃小也鄭司農云宏讀爲紘綖之紘謂聲音大也由若也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吻口腃也顅長

脰貌故書頎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鬝頭無髮之鬝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摶圜也鴻傭也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筍虡之獸也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頌也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以似爲發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

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措猶頓也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爲措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司農云梓師罪也衡謂麋衡也曲禮執君器齊衡玄謂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

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鄭司農云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爲三丈下兩个半之傳地故短也玄謂个讀若齊人攢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

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

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縜讀爲竹中皮之縜舌維持侯者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五采之侯

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其辭曰惟若

寧侯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或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柲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矣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人長

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不徒止耳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言罷羸宜短兵壯健宜長兵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爲悁邑之悁悁謂橈也椑讀爲鼓鼙之鼙玄謂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

也摶圜也轂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

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敀句

言轂容殳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重欲傳人謂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侵之能敵也玄謂校疾疾也傳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轂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凡爲殳五分

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

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

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

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大小未聞凡矜八觚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刺謂矛刃胷也玄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首殳上鐏也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夷矛如酋矛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置猶埶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歰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六建五兵與人也反覆猶軒輖

匠人建國立王國若邦國者水地以縣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

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置槷以縣眂以景故書槷或作弋
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玄謂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眂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爲規識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晝參諸日中之景
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

二子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國中城内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内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

市朝一夫

方各百步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

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窻**窻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周**

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爲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參个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路門

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應門二徹參个正朝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六卿三孤爲九卿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經涂

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廣狹之差也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環涂謂環城之道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

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閒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

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甽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内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

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莇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也莇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莇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莇國中什一使自賦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莇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莇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莇也魯哀公問於有

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珪絜也周謂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

專達於

川各載其名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通其壅塞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溝謂造溝防謂脉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梢溝三十里而廣倍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蛸謂水潄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欲爲淵則

句於矩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猶齧也鄭司農云淫讀爲㢑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崇高也方猶等也閷者薄其上大防外閷又薄其上厚其下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程人功也溝防爲溝爲防也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里讀爲已聲之誤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故書汲作没鄭子春云當爲汲玄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

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又曰約之格格椓之橐橐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各分其修以其一爲峻囷窌倉城逆牆六分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綱囷圜倉穿地曰窌堂涂十有二分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堂涂謂之陳竇其崇三尺宮中水道牆厚三尺崇三之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

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一宣有半謂之欘欘斲斤柄長二尺爾雅曰句欘謂之定一欘有半謂之柯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欘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司農云耒謂耕耒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謂耒下歧玄謂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自其庛緣其外

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

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爲度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大車

轂徑尺五寸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輻厚一寸也故書博或作摶杜子春云當爲博渠三柯者三渠二丈七尺謂罔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謂車輮所謂牙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澤泥苦其大安山險苦其大動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反輮謂輪輮反其木裏需者在外澤地多泥柔也側當爲仄山地剛多沙石玄謂反輮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仄輮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輪高輪徑也牙

圍尺五寸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
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
柯有參分柯之二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綆輪箄牝服長
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羊車二柯有參分柯
之一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
車二柯較六尺也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凡爲轅三其輪
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

六尺鬲長六尺鄭司農云鉤鉤心鬲謂輈端厭牛領者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六材旣聚巧者和之聚猶具也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相得而足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鄭司農云檍讀爲億萬之億爾雅曰杻檍又曰檿桑山桑國語曰檿

弧箕簸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鄭司農云埶謂形埶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面埶玄謂曲埶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菑讀爲不菑而畬之菑栗讀爲榛栗之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玄謂栗讀爲裂繻之裂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紾讀爲抮縛之抮昔

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玄謂昔讀履錯然之錯疢疾險中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瘠牛之角無澤少潤氣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也夫角之本蹙於腦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蹙近也休讀爲煦鄭司農云欲其形之自曲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埶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夫角之末遠於腦而不休於氣是故

胉胉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末之大者剫氣及煦之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摶圜也廉瑕嚴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餌色如餌凡昵之類不能方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玄謂樴脂膏膱敗之膱膱亦黏也凡相筋欲小簡而長

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

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剽疾也鄭司農云簡讀爲撊然登陴之撊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筋欲敝之敝鄭司農云嚌之當孰漆欲測鄭司農云測讀爲惻隱之惻玄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絲欲沈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全無瑕病良善也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三材膠絲漆鄭司農云液讀爲醳寒奠體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槷中定往來體冰析灂大寒中下於槷中復內之冬析幹則易理滑

致春液角則合合讀爲洽夏治筋則不煩煩亂秋合三材則合合堅密也寒奠體則張不流流猶移也冰析濟則審環審猶定也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朞歲乃可用析幹必倫順其理也析角無邪亦正之斲目必荼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目幹節目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修猶久也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摩猶隱也故書筋或作薊鄭司農云當爲筋幨讀爲車幨之幨玄謂幨絶起也故角三液而

幹再液重醳治之使相稱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帤讀爲襦有衣絮之絮帤謂弓中裨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厚猶多也節猶適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不皆約纆之繳不相次也皆約則弓帤侔侔猶均也鬭摯必中膠之必均摯之言致也中猶均也鬭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幹不均則角蹴折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簫恒角而

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鄭司農云恒讀爲絙之絙玄謂恒讀爲揯揯竟也竟其角而短于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橈然校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恒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也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紲弓⿰韋必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紲於⿰韋必矣弓有⿰韋必者爲發弦時備頓傷詩云竹⿰韋必緄縢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鄭司農云茭讀爲激發之激茭謂弓檠也校讀爲絞而婉之絞玄謂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茭解謂接中也變謂簫辟用力異校疾也於挺辟中有柎焉故剽挺直也柎側骨剽亦疾也鄭司農云剽讀爲湖漂絮之漂恒角

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重明達角之不利變譬言引字之誤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贏過孰也燂炙爛也不動者謂弓也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茍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茍偷也濕猶生也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

薄其敝宛之無已應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峻謂簫也鄭司農云敝讀爲蔽塞之蔽謂弓人所握持者下柎之弓末應將興末猶簫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柎卑簫應弦則柎將動爲柎而發必動於䋄䋄接中弓而羽䋄末應將發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動則緩緩簫應弦則角幹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無難易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防深淺所止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負弦辟戾

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鄭司農云䟫讀如牚距之牚車牚之牚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擐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玄謂不勝無負也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權平也侔猶等也角幹既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

紓鋄也邸斛輕重未聞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材良則句少也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躳志慮血氣又隨其人之情性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

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愿慤也三疾不能慤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射遠者用埶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埶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弋繳射也故書與作

其杜子春云當爲與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大射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春秋傳曰盜竊寶玉大弓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大和尤良者也深謂灂在中央兩邊無也角無灂謂隈裏合灂若背手文弓表裏灂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鄭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角環灂牛

筋蕡灂麋筋斥蠖灂蕡枲實也斥蠖屈蟲也和弓轂摩和猶調也轂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射侯之弓也幹又善則矢疾而遠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

周禮卷第十二　經三千五百七十四字　注七千二十四字

重雕嘉靖本挍宋周禮札記序

鄭氏之學惟三禮爲冣精三禮之注惟鄭氏爲冣善向來三禮鄭注本合刻者以十六行十七字本爲佳相傳爲嘉靖本是也若宋時三禮合刻之本世鮮傳焉禮記有撫州本儀禮有嚴州本皆覆雕行世周禮獨缺如余竊病焉向聞萬卷堂余氏有單注本在余友顧抱冲家未及借挍近於同郡故藏書家見有

紹興閒集古堂董氏雕本後爲壽松堂蔣氏收得遂假歸挍勘多所取正因思刻以傳世奈字體細小兼多破體取爲家塾課本有所未宜舊藏嘉靖本字大說目頗宜老眼未有經注字數其出宋本無疑仿此開雕行欵悉遵而幅式稍狹於經注訛舛之字悉挍宋刻正之董本爲主此外參以家藏之岳本蜀大字本又借諸家之小字本互注本挍余氏本

集腋成裘以期美備至於嘉靖本之獨勝於各本者其佳處不敢以他本易之存其舊也此刻係挍宋本非覆宋本故改字特多然必注明以何本改定非妄作也若字之可疑者仍之而於挍語中標出守闕疑之義也刊成之日附挍語一卷以俟讀是書者取證焉嘉慶戊寅孟冬吳郡黄丕烈識

天官上 董本 互注本

序官庖人注裏肉曰苞裹誤在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今據正董本裏

醢人注豆不盡于醢也于於古今字經用古字當作于注用今字當作於本書往往錯互今但更定經文而注中未及悉行訂正識其體例於此

大宰注六曰聽取予以書契契誤栔董本契今訂正

注周召毛聃聃誤聃釋文乃甘反字從耳董本聃今訂正

注繫連綴也連本作聯聯古字連今字注用今字當作連本書注中作聯甚多今悉訂正

注櫄幹栝柏幹誤榦冬官荆之幹注荆州貢櫄幹栝柏此條與上一條誤倒

注以時入于玉府玉誤王此舉澤虞經文今據正

注大神祇祇誤祇本

書神祇字多誤作祇敬字董本祇今訂正　小宰經贊玉幣爵之事玉誤王案大宰職經文贊玉幣爵之事彼注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此注云從大宰助王下不更解玉幣者以有解在前也此當作玉爲是岳珂沿草例謂當作王是惑於注中助王之文而忘大宰經文矣董本作玉今訂正　宰夫注歲終目周季冬此句又見大司徒注目皆誤自案目者指目之辭挍勘記引浦鏜說非是董本目今據正　宮正注官府之在宮中者官誤宮今依經文訂正　注奇邪譎觚非常邪本作衺注用今字多作邪此錯出今訂正後誤不悉著　膳夫注水漿醴涼醫酏醫誤

醫案酒正注云從毆從酉今訂正

庖人注犢與麛物成而充麛誤麋今依經文訂正互注本麛

甸師注然後焫蕭合馨香焫誤焫互注本焫今訂正

腊人注脯非豆實非誤芋董本非互注同今訂正

注主人亦一魚此下誤空三格董本不空今訂正

天官下董本互注本

疾醫注五藏所出氣也藏誤臟俗字下注不誤董本藏今訂正

瘍醫注癰而上生創者癰壞作癰今訂正

獸醫注灌以緩之緩誤緩形近董本緩今據正

酒正注又禮

器曰（又下空一格董本不空互注本同）漿人注若糗飯雜
水也（飯誤飲董本飯今據正）籩人注鮑者於楅室中
糗乾之（鮑誤飽今依經文訂正）注未食未飲（下未誤末今訂正）
醢人經茆菹麋臡（麋誤麋今訂正）注皆以拍爲膊
（拍誤柏董本拍今據正）注少儀曰麋鹿爲菹又麋爲辟
雞（麋麋誤易今據少儀經文訂正少儀麋字作麕董本作麋）鹽人注不
湅治（湅誤湅董本湅今訂正下湅治者湅治之誤同）注鬻鬻水爲鹽（鬻誤
鬻互注本鬻今訂正）掌舍注故書柾爲柜（柜誤拒互注本柜今

訂正下誤同掌次注祭天於圓丘丘誤兵今訂正經朝日祀五帝祀誤祝今訂正注不誤注柩上承塵上誤小案幕人注帟坐上承塵又帟在柩上今訂正董本上亙注同大府注占賣國之斥幣幣誤弊案大宰九賦注幣餘占賣國之斥幣今據正玉府注敦槃類槃誤盤下注仍作槃董本槃今訂正外府經凡祭祀祀誤祝與掌次經文誤同今訂正注其字以齊次爲聲齊誤齎董本齊今訂正職幣注後言振財亙文文誤之本書注屢言亙文今訂正經以書楬之楬誤揭本書多作楬董本楬今訂正注誤同

司裘注又方制之以爲𦎧𦎧誤𦎧互注本𩫏今訂正

內宰注吏祿稾也稾誤廩祿稾字從稾倉廩字從廩今訂正　注贊后薦玉齍齍誤盞今訂正

典絲注計會傳著之傳誤傳本書注多言傳著今訂正

縫人注故書翣柳作接檟檟誤擯董本檟今據正下注誤同

追師注爲之飾飾誤飾今訂正

屨人注屨自明矣自校勘記云當作目

夏采注夏后氏之綏綏誤緌明堂位注云綏當作綉字之誤是經文夏后氏之綏作綏明矣今據正　注故書亦多作綏者綏誤緌今訂正

地官上 董本 岳本 互注本

序官牧人注何蓑何笠蓑誤簑岳本蓑今訂正質人

注主平定物賈賈誤價俗字胥師注定物賈司市注物有定賈今據正岳本賈

槀人女槀注槀讀爲犒師之犒槀皆誤槀案此枯槀字非禾槀字槀上聲司農讀犒去聲槀犒古今字說詳漢讀考岳本作槀今訂正

大司徒注育生也育本作毓此亦當注用今字岳本育今訂正

經使之相葬葬誤葬鄉師注謂葬下棺族師經以相葬埋誤同今訂正注

賙當爲糾糾誤糾下經糾糾萬民脩法糾職誤同今訂正注防姦私

姦誤姧俗字岳本姦今訂正後誤不悉著注目周季冬誤同天官說見前

小司徒經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此卷辨盡作辯餘亦辨辯錯出案辯通作偏曲禮云辯般是也又癈疾字與廢興字有别此癈字本作廢岳本作辨作癈今據正經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毋誤毋今訂正

鄉師注艱阸饑乏之也艱本作囏此亦當注用今字下遺人注艱阸猶困乏之仍作艱今據正

州長注二千五百家爲州百誤伯本書千百字皆作百不作伯今訂正

黨正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法誤灋此亦當注用今字岳本法今訂正後誤不悉著

經以歲時涖校比（漢讀考云校字當從手旁）族師注杜

子春（子誤于今訂正）鼓人注形如小鍾（鍾誤鐘上編鍾不誤）

董本鍾今訂正 注鐸大鈴也（大誤夫董本大岳本同今據正）注帪列

五采繒爲之（帪誤帳今依經文訂正）舞師注書或爲

翌（翌誤翌說文從羽王聲今訂正漢讀考云此翌字當與上皇舞互易）牧人

注謂副辜候禳（辜誤辜今訂正）牛人經軍事共其

槁牛（槁誤槁今訂正說見序官稾人）

地官下 董本 岳本 互注本

載師注亦以口受田如此校勘記云此當作比釋文方二反賈疏云如正夫之比可證下如此則士工商仍當作此注故書漆林爲桼林桼誤桼岳本桼今訂正注而畺場有瓜場場誤場岳本場今訂正

遺人注故書艱阨作槿阨校勘記云槿當作槿互注本槿下注同

司救注圜土土誤士岳本土今訂正

調人經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主誤王董本王岳本同今訂正

司市注百族族誤旅今訂正經各于其地之敘敘誤敍今訂正

泉府注物楬而書之楬誤同天官職幣今訂正注元謂

抵實柢字抵誤柢今依經文訂正岳本抵　司門注造猶至也造誤告岳本造今訂正　司關注參相連連誤聯說見前　注饑荒也饑誤飢飢是飢餓字非饑饉字今訂正　注謂無租稅猶苛察猶誤循今訂正　注敂關敂本作叩字岳本敂董本同今據正　掌節注玉節之制如王爲之王誤玉案如王亦如王用玉也賈疏可證此涉上而誤今訂正　遂人注無知貌也貌本作皃岳本貌今訂正　遂師注禮記或作槫槫誤摶岳本槫案槫柩車也今訂正　注抱磨磨誤磿今訂正下注誤同　遂大夫注政令戒禁

政誤致岳本政注皆脩封疆疆誤彊今訂正鄙師經而察

其嬍惡嬍誤微今訂正董本嬍岳本同鄰長經徙于他邑

徙誤徒岳本徙今據正稻人經夏以水殄草而芟荑

之荑注作夷經文當誤加草山虞注而校其耳校字案亦當從

手旁迹人注且害心多也心誤必賈疏謂害心多釋毒矢射董

本心岳本同今據正角人注骨入漆垸者垸誤浣說文垸以桼

和灰丸而髹也從土完聲灰者謂骨灰也春官巾車注讀爲桼垸之桼今據正掌

染草注豕首首誤目豕首見爾雅釋草董本首岳本同今據正廩

人注讀爲一扱再祭之扱一誤壹注亦當用今字今訂正

槀人槀誤槀說見序官經掌豢祭祀之犬岳本連上此誤提行

注不於饎人言者者誤其岳本者今據正

春官上董本岳本互注本

序官司尊彝注言爲尊之法正董本正岳本也大

師注無目眹謂之瞽眹董本岳本俱作眹釋文眹又作眳或作眏玉篇眹與瞋同眳瞋同字案眹字見公羊文七年傳眹晉大夫使與公盟疏云用目視之

占人經史二人二誤一董本二岳本同挍勘記云作一誤今訂正

凡以神士者士經作仕施人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亦不作士漢讀考云作士者從石經大宗伯注目吉禮於上目誤自案此目字當與冬官輈人注目下事目車持任之材同今訂正注親謂使之相親附謂誤者上注謂親者服焉下注謂威其不協是其例也董本謂岳本同今據正注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瑑誤琢案禮器郊特牲大圭不琢注瑑當爲篆篆瑑同字是鄭君以瑑易琢明不從琢矣董本琢岳本同今據正下注誤同注出接賓曰擯本書擯儐錯出肆師注果築鬻鬻誤鬻今依經文訂正鬱人注百二十貫爲築爲字當衍築字

下屬
卝人注故書瓢作剽瓢誤剽董本瓢岳本同今據正注照臨弊邑弊誤幣董本弊今訂正注王至尊以介爲執致之執誤摯董本執岳本同今據正岳本無以字案當衍司尊彝注加用璧角璧誤辟岳本璧今訂正天府注奉猶送也奉誤秦注中此句屢見皆不誤岳本奉今訂正典瑞注鎮圭尺有二寸圭誤王案冬官玉人鎮圭尺有二寸今據正董本圭岳本同注瑑有圻鄂瑑起上瑑亦誤琢董本瑑岳本同今訂正圻誤沂岳本圻今據正冬官輈人注誤同注口徑二尺二董本一岳本同注以求地中以誤

所今依大司徒經文訂正岳本以董本誤同　注諭告之也諭誤喻案道右諭命于從車懷方氏諭德延譽擢人注諭說諸侯大行人諭諸侯之志注諭言語皆作諭不作喻今訂正　內宗注及命婦哭位位誤王岳本位今據正

春官下　董本　岳本　互注本

大司樂注朔月月半上月誤日禮祭義朔月月半岳本月今訂正

樂師注盲者盲誤肓今訂正　小胥注鄭司農說

以春秋傳曰說誤云今訂正詛祝注誤同　大師注而辰

在娵訾娵誤陬爾雅娵訾之口岳本娵今訂正　注無射長四寸

六千五百五誤王岳本五今訂正注嫌於媚諛諛誤謏岳本諛今訂正小師注今大予樂官予誤子今訂正典同注讀爲甄濯之甄濯岳本燿注叩之無聲叩誤扣董本叩岳本同今訂正鍾師注繁遏執傹也傹誤僥今訂正典庸器注設筍虡筍誤荀今依經文訂正簨氏注故謂之樵樵董本樵岳本同漢讀考云作樵是眂祲注象者如赤鳥也鳥誤烏大卜注引傳作鳥大史注同岳本鳥今訂正大祝注無絶筋筋誤筋岳本筋今訂正注謂犧牲皆有名號謂誤爲岳

本謂今訂正注雞曰翰音粱曰香萁雞誤鷄粱誤粱今訂正

小祝經侯禳禱祠之祝號祠誤祀本書禱祠屢見岳本祠今訂正注禎末長終幅禎誤禎岳本禎今訂正司常注誤同注故以旗識之案檀弓以下有其字董本岳本有此當脫釋文重識字無其字

句祝注禱氣埶之十百埶誤執岳本埶今訂正

巾車經一曰玉路錫錫誤錫岳本錫今訂正下錫面誤同注以鹿夏皮爲覆笭笭誤苓上注作笭岳本笭今訂正注鳴鈴以和之鈴誤鈴今依經文訂正岳本鈴注聲旦驚衆旦誤且互注本旦今訂正

輿路注雞鳴而駕雞誤鷄今訂正車僕注闕車所

用補闕之車也上闕誤闕岳本闕今訂正注五者之制及

萃數萃誤莘岳本萃今訂正此注有脫訛漢讀考詳之

夏官上董本　岳本　小字本　互注本

序官掌固注王公設險設誤誤岳本設小字本同今訂正

槀人注讀爲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槀皆誤稾漢讀考云司農讀稾爲槀槀蓋經作槀從木同地官槀人而司農易爲稾稾從禾也今據正

校人注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

漢讀考云言校校視二校字皆當從手同地官黨正**撢人注主撢序王意**王誤主岳本王小字本同今訂正**大司馬注書亦或爲憚**憚誤墠漢讀考云司農讀壇爲憚以書有作憚者也案本書注云書亦或爲者不易讀爲讀從之字前後注文可證今訂正**注入曰振旅**旅誤振岳本旅小字本同今訂正**注治徒庶之政令**庶誤度今據地官經文訂正岳本庶小字本同**注無干車**車誤軍秋官士師注無干車今據正岳本車小字本同**注以簿書校錄**簿誤薄岳本簿小字本同今訂正**注皆上鄉爲軍將者也**上鄉誤止鄉董本上小字本同岳本鄉今據正**注鼓**

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一皆誤壹今訂正注枚如箸箸誤著今訂正

司爟注陶冶冶誤治今訂正注伏在戍上戌誤戍岳本戍今訂正

服不氏注舉皮以東東誤東岳本東小字本同今訂正

夏官下 董本 岳本 小字本 互注本

大僕注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窆誤窆今訂正

弁師注而貫五采玉五誤玉今依經文訂正岳本五小字本同

司弓矢注守城車戰戰誤載今依經文訂正董本戰小字本同

注庫

矢 庫誤痺涉下而誤今依經文訂正 稾人注皆在稾人 又

稾人藏之 二稾字皆誤稾漢讀考云字從禾從其所易之字今據正 大

馭注軓爲範 軓誤軌岳本軓小字本同今訂正 齊僕注車

逆拜辱 逆誤送今依司儀訂正岳本逆小字本互注本同 校人注

相土作乘馬 土誤士岳本土互注本同今訂正小字本士案古士土不別

圉師注故字 漢讀考云字當作書 職方氏經其川

熒雒 熒誤滎熒字從三火岳本熒小字本同今訂正注誤同

秋官上 董本 蜀大字本

序官薙氏注非謂燒所芟草漢讀考云非字當衍赤犮氏犮誤友今訂正銜枚氏注爲之繣結於項蜀本無之字大司寇注王耄荒耄蜀本耗董本同漢讀考云當作旄注取其堅也蜀本無也字注大廟之内大誤太蜀本大今訂正小司寇注孤從羣臣卿大夫校勘記云卿當作鄉賈疏有釋語注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司誤可今訂正注大數民之衆寡寡誤寡今訂正注奉猶進也猶誤酒今訂正注其實鑊水實誤時此覆舉經文今訂正校勘記有說士師注

其㹱可言者捅壞作㹱今訂正注比其類也比當是此之誤蜀本董本亦俱作比注謂增其沃汁汁壞作汁今訂正遂士

注二人而分主一遂而誤其蜀本而董本同今訂正鄉士注四人而分主三鄉方士注四人而主一方可證縣士注亦謂縣士也蜀本無也字

朝士注五曰路門曰誤門蜀本曰今訂正注

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朝誤廟蜀本朝今訂正注加責

取息坐臧責誤貴案司厲注盜賊臧加責沒入縣官今據正司刑

注姦軌盜攘軌誤軌今訂正注此二千五百罪之目

睪也目字壞今據蜀本補職金注作槍雷椎樽之屬樽蜀本樽司厲注盜賊臧臧誤贓俗字朝士注取息坐臧今據正掌戮經髡者使守積說文髡鬄髮也從髡俗字漢書刑法志作完今訂正

秋官下董本　蜀大字本

禁殺戮注攘猶郤也郤誤郄今訂正下郤獄同蜡氏注曲禮禮下當有曰字此脫雍氏注穿地爲塹塹誤漸蜀本塹今訂正司寤注若今甲乙至戊戊誤作戌說詳漢讀考

條狼氏注若今卒辟車之爲也蜀本今下有時字董本無　冥氏經以靈鼓敺之敺誤毆蜀本敺今訂正下敺蠱誤同　穴氏穴誤冗今訂正　翨氏注則掎其腳腳誤脚今訂正　赤友氏　柞氏經令刊陽木而火之而誤以今訂正　誤同序官蜀本友今訂正　大行人注親以禮見之蜀本親上有王字　注又攝酌璋瓚而祼璋誤主旁今訂正　注賓主之間主誤王今訂正　注者欲不同蜀本作嗜慾　注是因通　言語之官爲象胥蜀本無是字　注諝謂象之有才

知者也蜀本無知字

注孟子曰諸侯有王此左氏莊二十三年傳文作孟子誤小行人注引不誤

小行人注視館致館也視本作眂注當用今字今訂正

注致館於賓館誤館今訂正後誤不悉著

注告其所爲來之事其誤之蜀本其董闕鈔補同今訂正

注稾當爲犒稾誤藁今訂正

經每國辨異之辨誤辦蜀本辨今訂正

司儀注冬禮月四瀆蜀本月下有與字

注西面北上面誤南蜀本面今訂正

注推手小下之也蜀本無之字

注是南宮縚之行也是誤自今據大戴禮文訂正蜀本是董鈔補同

注推手小舉之舉字漫滅今據蜀本補注車逆拜辱者逆誤迎今依經文訂正注立當車軹也蜀本無也字經致飧飧誤飱今訂正後誤不悉著注私面私覿也蜀本無下私字注鄭司農說私面說上本有云字衍文今訂刪注賓主之前卻卻誤却今訂正掌客經再問皆脩脩誤修岳本脩今訂正後誤不悉著注稻粱器也粱誤梁蜀本粱今訂正下黍粱誤同注禾稾實并刈者也稾誤槀今訂正注十筥曰稯稯誤稷今訂正下誤同掌訝經賓入館館誤舘今訂正朝大夫注主其

國治國治誤倒此覆舉經文今訂正

冬官上董本　宋單注本　余仁仲本

粵無鎛注其鎛斯⿰扌周⿰扌周誤椆余本⿰扌周釋文出斯⿰扌周字今訂正注

故書笥爲筍　又　注筍當爲笥二筍字石經作笥漢讀考云可正筍字之誤注讀爲槀謂箭槀槀槀誤槀此禾槀字引伸爲矢幹字今訂正經陶瓬瓬誤旊說文從瓦方聲各本皆誤今訂正注鄭司農云

輪輿弓廬匠車梓宋單注本司農下有云字岳本董闕鈔補本同此脫今據補　輪人注菑與爪不相佹爪誤瓜今訂正經而

漆其二注漆者不漆者漆誤漆今訂正下經注誤同注鄭司農云讀容上屬云字當衍注元謂容者漢讀考云容下當有轂字注謂殺輻之數也之誤內單注本之董鈔補同今訂正輪人爲蓋經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揉誤楺單注本揉此與揉輻揉牙同今訂正輈人注伏兔至軓軓誤軌今訂正下濟不至軓誤同攻金之工石經提行築氏注鄭司農云云誤大單注本云董鈔補同今訂正冶氏注箭足入稾中稾誤稾今訂正桃氏注人所握鐔以上也鐔誤鐔今訂正

鳧氏注今衡居一分校勘記云今當作令韗人注鞠則陶字從革校勘記云賈疏述注則作匋儀禮大射疏同注今亦合二十版二十下誤衍四字宋單注本無董鈔補同今訂正㡃氏經是謂水湅湅誤涷今訂正

冬官下董本宋單注本余仁仲本

玉人注肉好若一謂之環環誤圜今據爾雅文訂正單注本環董本同注而廣狹焉狹壞作俠余本狹單注本同今訂正注元謂鼻勺流也鼻誤鼻今訂正注烝㮚㮚誤桌壞字今訂正矢人

注謂箭槀中鐵莖槀誤稾下注同今訂正注令趣鏃也令誤今單注本令今訂正

梓人經苟積爾如委積誤穨今依上文訂正單注本積董本同

匠人經經涂九軌軌誤軌今訂正注注誤同下經誤亦同

匠人為溝洫注畖上曰伐漢讀考云上當作土注其實皆什一什誤十董本什今訂正注方里而井九百畝井字當重董本有注年饑饑誤飢今訂正注則鼓土不堅矣土誤上今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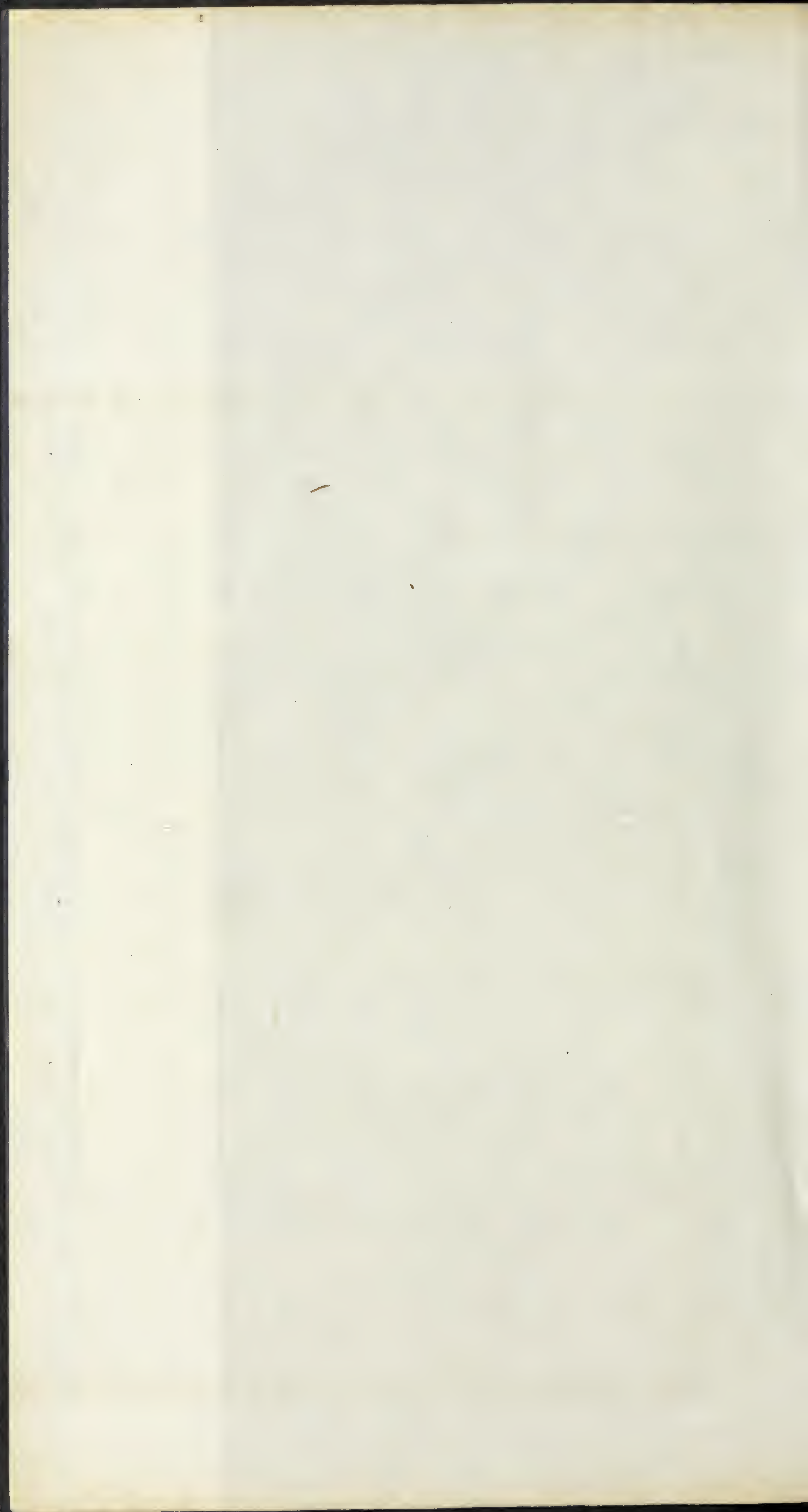
車人之事注欘斲斤柄斤董本木

車人為車注故書博或作摶摶誤搏釋文徒丸反今訂

正

弓人經漆欲測（漆誤漆今訂正）經鬻膠欲孰（鬻誤鬻余本鬻今訂正）經漆三斞（漆誤漆今訂正）

重雕嘉靖本挍宋周禮札記畢



士禮居叢書

七

7

嘉慶甲戌

儀禮鄭氏注

宋本重刊

儀禮卷第一

士冠禮第一

儀禮　鄭氏注

士冠禮筮于廟門筮者以蓍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者尊蓍龜之道緇帶黑繒帶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韠白韋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玄則六入與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吏以下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闑門橛閾閫也古文闑為槷閾為蹙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筮人有司主三易者韇藏筮之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兼并也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宰自右少退贊命宰有司主政教者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即就也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

主人受眡反之反還也

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也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

徹筮席徹去

也斂
也
宗人告事畢宗人有司
主禮者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警也告也賓主人
之僚友古者有吉事
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
僚友使來禮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主人再拜賓
荅拜主人退賓拜送退去也
歸也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前期三日
空二日也
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
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乃宿賓賓如主人服
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
宿者為衆賓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乃
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
相見致其辭宿贊冠
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
屬中士若下士也宿之以筮賓之明日厥明夕為期于廟
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
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厥其也宿
服朝服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者
有司
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
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告兄弟及有司擯者
告也告事畢宗人
告也擯者
告期于賓之家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夙
早
也興起也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榮屋翼也周制自
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陳服于房中西墉
下東領北上墉
牆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
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
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
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

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
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今文纁皆作熏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
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
爵韠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色天玄而地黃士皆爵韋爲
韠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
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缺讀如有頍者弁之
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緪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爲頍屬猶著纚今之幘
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上凡六物隋方曰篋櫛
實于簞簞笥也蒲筵二在南筵席也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
觶角柶脯醢南上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笭者勺尊升所以㪺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
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古文甒作廡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
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
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古文匴作篹坫作襜主
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玄端士入廟之服也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堂東西

（牆謂之序）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袗爲均也）擯者玄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古文紒爲結）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大門外）擯者告（告者出請入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每曲揖（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賓俱升立相鄉）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古文盥皆作浣）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少北辟主人）將冠者出房南面（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古文櫛爲節）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即就設施）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主人降爲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揖讓皆壹者降於初古文壹皆作一）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

賓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緇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如初爲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爲之筵于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北面盥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面前也葉柶大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古文葉爲擖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戶東室戶東今文枋爲柄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荅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異於荅主人薦脯醢贊冠者也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建柶扱柶於醴中其拜皆如初古文啐爲呼冠者奠觶于薦

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對應也其辭未聞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不出外門將醴之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帷幕簟席爲之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禮賓不用柶者泲其醴內則曰飲重醴清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爲衆賓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

若不醴則醮用酒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

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是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當爲禮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房戶閒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洗有篚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亦以盛勺觶陳於洗西南順北爲上也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加冠於東序醮之於戶西同耳始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冠者拜受賓荅拜如初贊者筵於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荅拜如醴禮也於賓荅拜贊者則亦薦之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荅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爲聶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嚌嘗之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特豚一豚也凡牲皆用左胖煑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始醮如初亦薦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矣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蠃醢螔蝓醢今文蠃爲蝸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加俎嚌之嚌當爲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若

孤子則父兄戒宿父兄諸父諸兄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古文紒爲結今文禮作醴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荅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古文某爲謀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古文病爲秉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敢不從許之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莅臨也今文無對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令吉皆善也元首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爾女也既冠爲成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辰子丑也申重也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古文眉作麋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三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兄弟具在以成厥德厥其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黃黃髮也耇凍梨也皆壽徵也疆竟醴辭

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
休壽考不忘休美也不忘長有令名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誠也古文亶爲癉始
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
保之今文格爲嘏凡醮者不祝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湑清也伊惟也乃申爾服禮儀
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祜福也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旨美也楚陳列
之貌咸加爾服肴升折俎肴升折俎亦謂豚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
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昭明也爰字孔嘉髦士攸宜爰於也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
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于猶爲也假大也宜之是爲大矣伯
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屨夏用葛玄端黑屨
青絇繶純純博寸屨者順裳色玄端黑屨以玄裳爲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魁蜃蛤柎注者爵弁纁屨黑絇繶
純純博寸爵弁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繐屨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繐
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
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大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大古質蓋亦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者今之喪冠是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醮夏殷之禮毎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今文無之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今文爲弁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周弁殷冔夏收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質不變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取有昏禮是也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爲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

儀禮卷第一

經一千八百九十八字
注三千六百丹字

儀禮卷第二

士昏禮第二　儀禮　鄭氏注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使者玄端至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玄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擯者出請事入告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愼也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入門外大門外不荅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授于楹閒南面授於楹閒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羣吏之尊者擯者出請不必賓之事有無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古文禮爲醴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此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賓禮辭許禮辭一辭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於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

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荅拜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逡巡古文校爲技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古文葉作擖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贊者薦脯醢薦進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荅拜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閒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去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今文纁皆作熏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

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孰也扃所以扛鼎鼏覆之古文純爲鈞髀爲脾今文扃作鉉鼏皆作密

設洗于阼階東南（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爲禦塵蓋爲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大羹湆在爨（大羹湆者煑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爨火上周禮曰羹齊視夏時今文湆皆作汁）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絺冪加勺皆南枋（墉牆也禁所以庋甒者玄酒不忘古也絺麤葛今文枋作柄）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無玄酒者略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炤道）婦車亦如之有裧（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至于門外（婦家大門之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髲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姆纚笄宵衣在其

右 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 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纚黼在其後 女從者謂姪娣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纚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賓壻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賓升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 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御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今文景作憬 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俟待也門外壻家大門外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 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 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冪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 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 北面載執而俟 執俎而立俟豆先設 匕者

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至此乃著其位略賤也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豆東菹醢之東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饌要方也設對醬于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啓發也今文啓作開古文卻爲綌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壻揖婦使即席薦菹醢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啜湆咂醬古文黍作稷三飯卒食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酳婦亦如之皆祭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食酳酌內尊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亦無從也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贊酌者自酢也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面之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爲媵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巾所以自絜清今文說皆作稅御衽于

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衽卧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燭出昏禮畢將卧息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外尊房戶外之東尊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爲尊者有所徵求今文侍作待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古文舅皆作咎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𥯤蘆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舅坐撫之興荅拜婦還又拜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人有司姑執笲以起荅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贊醴婦醴當爲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席于戶牖間室戶西牖東南面位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正立自定之貌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東面拜贊北面荅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荅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于

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其他謂醬湆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今文並當作併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席于北墉下墉牆也室中北牆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者即席將餕也辭易醬者嫌淬汙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奠之奠于篚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容之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爲姑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絜清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爲主明代已歸婦俎于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爲帛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贈送也就賓館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没終也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

方南面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
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
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爲婦嘉美也皇君也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
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
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婦出祝闔牖戶凡廟無事則閉之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於廟見禮之壻饗婦送者丈夫
婦人如舅姑饗禮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
腆無辱用昕使者用昏壻也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摯鴈也皮帛儷皮束帛也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殽全者不餒敗不剥傷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
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
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
對賓受命乃降受鴈于兩楹閒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
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于壻父納徵執皮攝之內文
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

禽者左手隨入爲門中阨狹西上中庭位併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自由也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使不忘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持几者重愼之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屬注也玄酒涗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尊中笄纚被纒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笄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庪笄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鐈婦席薦饌于房醴婦饗食婦之席薦也饗婦姑薦焉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戸與隅間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男女不相因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者爲禮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子謂公

冶長可妻也某壻名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壻父名也某也使名也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今文弗爲不無能字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言從者謙不敢斥也今文於爲于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將行先人之禮敢固以請主人辭固如故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許已之命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猶兼也古文與爲豫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典常也法也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己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前受命者申前事也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曰某壻父名也對

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對曰某敢不敬須須待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告禮所執脯主人曰聞命矣父醮子子壻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敎命古文毋爲無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庶母及門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壻授綏姆辭曰未敎不足與爲禮也姆敎人者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支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弟稱其兄弟宗子之母弟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

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覿見也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今文無終賜對曰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辭古文曰外昏姻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壻見於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女父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壻出主人送再拜

儀禮卷第二

經二千五百七十三
注三千六百三十

儀禮卷第三

士相見禮第三　　儀禮　　鄭氏注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今文頭爲脰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走猶往也今文無走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命謂請吾子之就家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不敢爲儀言不敢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固如故也今文不爲非古文云固以請也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言如固請終賜見也今文不爲非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稱舉也辭其摯爲其大崇也古文曰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見於所尊敬而無摯嫌大簡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言依於摯謙自卑也今文無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

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摯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今文無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摯謂鄉時所執來者也鄉曩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讓其來荅已也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今文無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固如故也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終辭其摯以將不親荅也凡不荅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禮辭一辭其摯而許也將不荅而聽其以摯入有臣道也賓入奠摯再拜主人荅壹拜奠摯尊卑異不親授也古文壹爲一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還其摯者辟正君也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辭君

還其摯也今文無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還摯者請使受之

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賓客禮賓客所不荅者不受摯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受其摯而去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後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或曰麛孤之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今文頭爲脰如士相見之禮大夫雖摯異其儀猶如士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其爲恭士大夫一也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容謂趨翔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荅壹拜言君荅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荅之庶人之摯鶩古文壹作一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之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凡言非對也妥

而後傳言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古文妥爲綏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荅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爲嫌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古文毋作無今文衆爲終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今文父爲甫古文毋作無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晏近於久也具猶辯也改居謂自變動也古文伸作信早作蚤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作薰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偏嘗也今云呫嘗膳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受爵者於

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俛而逡巡興起也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大崇不敢當也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下亦降也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耳今文無容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躓跲也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刺猶剗除也今宅爲託古文茅作苗

儀禮卷第三

經七百五十三字
注一千六百八十九字

儀禮卷第四

儀禮　鄭氏注

鄉飲酒禮第四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主人戒賓賓拜辱主戒警也告也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請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告以其所爲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主人退賓拜辱退猶去也去又拜辱者以送謝之介亦如之如戒賓也乃席賓主人介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玄酒在西上也肆陳也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翼

羹定（肉謂之羹定猶孰也）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還賓拜辱（速召也還猶退）介亦如之（如賓速也）賓及衆賓皆從之（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揖衆賓（差益卑也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主人揖先入（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東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重以己事煩賓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賓對（對荅也賓主之辭未聞）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已盥乃洗爵致絜敬也今文無奠）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東行示情）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沃洗者主人之羣吏）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俱升古文一作壹）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復盥爲手坋汙）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讀爲仡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皃）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賓

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少辟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賓少退復位復西階上位薦脯醢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乃設

折俎牲體枝解節折在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

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

左手嚌之興加于俎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末嚌嘗也坐挩

手遂祭酒挩拭也古文挩作說興席末坐啐酒啐亦嘗也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

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

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為飲食起賓降洗

將酢主人主人降亦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坐奠爵興辭西階前也主人對賓坐取爵

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

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

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

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不告旨

酒已物也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不拜洗殺於獻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禮殺也介西階上立不言疑者省文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

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今文無北面）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荅拜（不嚌啐下賓）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如賓酢之時）卒洗主人盥（盥者當為介酌）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荅拜（奠爵西楹南以當獻衆賓）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三拜壹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彌簡）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人也）衆賓辯有脯醢（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今文辯皆作徧）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揖讓升賓

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序次也即就也今文厭皆爲揖一人洗升舉觶于賓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賓拜拜將受觶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所薦西也舉觶者降事已設席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于西階上少東[illegible]上少東樂正[illegible]以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後首者變于君也挎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于西方近其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爲之洗

薦脯醢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坐授之衆工則
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今文辯爲徧大師則爲之洗賓
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
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
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
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
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
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之長者
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
亦受爵于西階上薦之皆於其位磬南今文辯爲徧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
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
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

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敎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敎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敎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由便側降賓介不從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荅拜作使也禮樂之正旣成將留賓爲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旣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賓主人旣拜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愼其位也已帥而正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

立于觶南 洗觶奠之示絜敬立於其南以察衆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 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皆弟長而無遺矣 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 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 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 旅酬同階禮殺 賓揖復席 酬主人訖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 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 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 受酬者自介右 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 衆受酬者受自左 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介也今文無衆酬者 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嫌賓以下異也 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 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 司正降復位 觶南之位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 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

介皆拜於席末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司正升立于席端待事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爲僎或爲全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今文說爲稅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無筭爵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皆是無筭樂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筭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

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鐘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
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 賓若有
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不干主人正禮也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
命謂之公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
爲大夫則不齒矣不言遵者遵者亦鄉大夫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
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內也辭一席謙自同
於大夫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
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 明日賓服鄉服以
拜賜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拜賓
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主人釋服釋朝服更服玄端也古文釋作舍 乃息
司正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 無介勞禮略也司正爲賓 不殺市買若因所有可也不殺則無俎 薦脯
醢羞同也 羞唯所有在有何物 徵唯所欲徵召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先
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召唯所欲 賓介不與禮瀆則褻古文與爲豫 鄉樂唯欲鄉樂周南
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鄉

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又宿戒蒲筵緇布

純筵席也純緣也尊綌冪賓至徹之綌葛也冪覆尊巾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亨于堂東北

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褻用之薦脯五挺橫

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挺猶膱也鄉射禮曰祭半膱膱長尺有二寸左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

者左朐右末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既孰載之俎饌於東方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

脅臂肺介俎脊脅肫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

膊胳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捾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今文胳作骼以爵拜者

不徒作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降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錯唯工不從此禮凡奠者於左不飲者不欲其妨將舉於右便也衆賓之長一人辭

洗如賓禮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

則東上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不言飲

而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正位西階東北面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樂作

大夫不入後樂賢者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

大夫亦然上篚三爵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阼階上者以其坐于西階東也古文無上磬階間

縮霤北面鼓之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方賔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古文縮爲蹙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凡旅不洗敬禮殺也不洗者不祭不甚絜也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徹俎賔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以送之主人之俎以東藏於東方樂正命奏陔賔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無筭爵然後與燕乃及之

儀禮卷第四

經二千六百三十八字
注三千九百三十字

儀禮卷第五

鄉射禮第五　儀禮　鄭氏注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己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賓禮辭許

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退還射宮省錄射事無介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略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衆賓之席繼而西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阼階東階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肆陳也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翼也縣于洗東北西面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鍾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也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羹定肉謂之羹定猶孰也謂狗孰可食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

荅再拜退賓送再拜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賓及衆賓遂從
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相主人家臣擯賛傳命者揖衆
賓差卑禮宜異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入門右西面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
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今文皆曰揖衆賓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
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主人阼階上
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再拜主人拜賓至此堂主人坐取
爵于上篚以降將獻賓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
重以主人事煩賓也今文無阼階賓對對荅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
盥洗盥手又洗爵致絜敬也古文盥皆作浣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主
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主人卒洗壹揖壹
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
乃降乃降將更盥也古文壹皆作一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
賓升西階上疑立疑止也有矜莊之色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
賓進酒於賓也凡進物曰獻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少辟也賓進受爵于席

前復位（復位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薦進）賓升席自西方（賓升降由下也）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以實俎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絶祭（卻左手執本右手絶末以祭也肺離上爲本下爲末）尚左手嚌之（嚌嘗也右手在下絶以授口嘗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挩拭也啐嘗也古文挩作說）降席坐奠爵拜告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卒盡）主人阼階上荅拜賓以虛爵降（將洗以酢主人）主人降（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自外來）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反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酢報）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薦俎及酒亦嚌啐）不告旨（酒己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

西階上北面荅拜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
拜崇酒賓西階上荅再拜序端東序頭也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主人坐取觶于篚以
降將酬賓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
辭洗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
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酬勸酒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
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以將酌已升不拜洗酬禮殺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
觶賓之席前北面酬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
取觶以興反位賓辭辭主人復親酌已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
薦東反位酬酒不舉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衆賓爲
禮賓謙不敢獨居堂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三拜示偏也壹拜不備禮也獻賓畢
乃與衆賓拜敬不能並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
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爲榮何常數之有乎主人拜
送拜送爵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盡衆賓皆不

拜受爵坐祭立飲自第四已下又不拜受爵禮彌略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諸於衆賓辯有脯醢薦於其位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復用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一人主人之吏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將進奠觶賓拜拜受觶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不授賤不敢也賓辭坐取以興若親受然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僎主人降迎大夫於門內也不出門別於賓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門內東面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尊東明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

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大夫降洗將酢主人也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祭卒爵拜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將升賓大夫降立于賓南雖尊不奪人之正禮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瑟先賤者先就事也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笙入立于縣中西面堂下樂相從也縣中磬東立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庭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不興者瞽矇禮略也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

之洗[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 賓降主人辭降[大夫不降尊也] 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左瑟辟主人授爵也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人相者]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興受爵坐祭坐飲] 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不洗者賤也眾工而不洗矣而著笙不洗者笙賤於眾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 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眾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眾賓皆升] 主人降席自南方[禮殺由便] 側降[賓不從降] 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荅拜[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為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洗觶者當酌以表其位顯其事也楹內楹北]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傳主人之命] 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皆揖就席[為已安也今文揖為升]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奠觶表其位也少立自脩正慎其位也古文曰少退立] 進坐取觶

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立觶南亦其故擯位未旅旅序也未以次序相酬以將射也旅則禮終也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使俟事於此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古文挾皆作接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謙也二三子謂衆賓已下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上堂西廉矢亦北括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亦倚于東序也矢在其下北括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古文曰某從於子司正爲司馬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爲涖酒爾今射司正無事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事至也今文說皆作稅司馬

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 爲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 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當辟射也贊佐也遷從也 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 笴矢幹也今文無南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北面鄉堂不與工序也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 猶有故之辭拾更也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 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 遂授矢 受於納矢而授之 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 未違侯處也搢插也插於帶右 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 爲當誘射也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 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 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于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左物下物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 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 不去旌 以其不獲 誘射 誘猶教也 將乘矢 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 執弓不挾右執弦 不挾矢盡 南面揖揖如

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今文曰適適序西）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俟待也今文俟爲立）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還左還也作使也）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猶間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不決遂因不射不備）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弓末也大射曰左執弣揚猶舉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已鄉射威儀省偃猶仆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

發以將乘矢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獲者坐而獲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爲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宮爲君商爲臣聲和律呂相生獲而未釋獲但大言獲未釋其筭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降下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賓揖以揖然之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侯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楅猶幅也所以承笴矢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東肆統於賓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

有事即袒也凡事升堂乃袒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
索索猶盡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福增故曰加昌鄉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
同互相明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
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言若
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繹己之志君子務焉大夫遵者也告賓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遂告于大夫大夫雖
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大夫皆與士爲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
自尊別也大夫爲下射而云御於子尊大夫也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于鄉里西階上北面作衆
賓射作使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命
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衆耦如三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
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禮及衆賓多
無數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司射乃比衆耦辯衆賓射者降比之耦
乃徧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
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者明將有射事司射作上耦取矢作之者還當上耦如作射
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揖及福揖當福福正南之東西上射東面下

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橫弓者南踣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楅南鄉當楅之位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相左皆由進者之北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視之當教之釋獲者

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鹿中謂射於謝也於庠當兕中]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興還北面受筭反東面實之]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古文貫作關]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執所取筭]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委餘筭禮尚異也委之合於中西]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謝互言也賓主人射大夫止於堂西]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

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耦於庭不並行尊大夫也在堂如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射請于公及賓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筭也無餘筭則空手耳俟俟數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束于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慎氏貢楛矢銘其括今文上作尚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弓去扑射事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爲其少南就右獲二筭爲純純猶全也耦陰陽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古文縮皆爲蹙每委異之易校數有餘純則横於下又異之也自近爲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也又從之興自前適左東面起由中東就左獲少北於故東面鄉之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横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

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賢獲勝黨之筭也齊之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
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賢猶勝也言賢
者射之以中爲雋也假如右勝告曰右賢於左若干純若干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
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弟子奉豐升
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
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略之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巳酌有事司射遂
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
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
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司
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來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
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
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也亦相飲之位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
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不勝者先

降後升先降略之不由次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
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復射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于序端
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每者輒酌以至於徧三耦卒
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
于席前優尊也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受罰爵者不宜自尊別卒觶授執
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以賓主人飲在上嫌其升耦若大夫之耦不勝則
亦執弛弓特升飲尊者可以孤無能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
徹猶除也設豐者反豐於堂西執爵者反觶於篚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鄉人獲者賤明
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爲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獲者
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
爲上爲受爵于侯薦之於位古文曰再拜受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
薦俎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爲設籩豆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言使設新之獲者南面坐左
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爲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及注如大射興適左个
中皆如之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

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就乏者明其亨侯之餘也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司馬受爵
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之南還設薦俎就乏明已
所得禮也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于南右之也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
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
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位辟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
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
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
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視筭也亦辟俎司射適堂西袒
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
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
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射位也不言射者以當序取矢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
及衆賓也既命之即反位不俟之也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
以其耦進反于射位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
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

進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也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及楅當楅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卒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揖退皆已揖左還各由其塗反位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袒先言主人將襲先言賓尊賓也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降袒決遂於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大夫不序於下尊也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鄉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今文或言作升射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東面於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賤者遥號令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上射揖司射退反

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射義曰騶虞
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
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
則歌采蘋間若一者重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
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皆應鼓與歌之節乃釋筭降者衆賓釋
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卒已也今文曰告于賓司馬升命取矢獲
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
弓視筭如初筭獲筭也今文曰視數也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
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
飲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
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并矢於弦尚其鏃將止變於射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
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
授有司于堂西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也不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謂賓
大夫及衆賓也相俟堂西進立于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升
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于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司射乃適堂西釋
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說解也釋

之不復射奄束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
而俟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也旌言以者旌恒執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
立當監旅酬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
反坐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
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荅拜
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主人阼階上
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逡遁也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而同階禮殺也
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
如賓酬主人之禮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
亦如之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賓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者
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受酬
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也始升相立階西北面衆受酬者拜
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在下
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此異於賓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

位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二人主人之贊者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荅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坐奠之不敢授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辭辭其坐奠觶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不舉者盛禮已崇古文曰反坐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以成酒清肴乾强有力者猶倦焉賓辭以俎俎者肴之貴者也辭之者不敢以燕坐褻貴肴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弟子賓黨也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

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
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衆賓皆降
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爲將燕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
及衆賓皆說屨升坐說屨者將坐空屨褻賤不宜在堂也說屨則摳衣爲其被地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
燕設啗具所以案酒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觶飲卒觶不
拜二人謂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執觶
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長衆賓長而錯皆不拜
錯者賓主人之觶以之次賓也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
于西階上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已尊孤人也其末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
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言酬者不拜者
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古文曰受酬者不拜受酬者不拜受禮殺進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辯旅皆不拜主人之贊
者於此始旅嫌有拜執觶者皆與旅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惠也亦自以齒與於旅也卒受者以虛
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
人之意也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實觶觶爲之無筭樂合鄉樂無次數賓興樂正命奏陔陔陔夏其

詩云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于門東西面拜賓不荅拜禮有終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拜賜謝恩惠也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不見不褻禮也拜辱謝其自屈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勞農以休息之無介勞禮略貶於飲酒也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不殺無俎故也使人速速召賓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賓俎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筭爵無司正使擯者而已不立之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褻也古文與作豫徵唯所欲徵召也謂所欲請呼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羞唯所有用時見物鄉樂唯欲不歌雅頌取周召之詩在所好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使能不宿戒能者敏於事不待宿戒而習之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亨于堂東北鄉飲酒義曰組陽氣之所發也尊綌冪賓至徹之以綌爲冪取其堅絜蒲筵緇布純筵席也純緣西序之席北上衆賓統於賓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可褻也以爵拜者不徒作以爵拜謂拜既爵徒猶空也作起也不空起言起必酢主人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

自東房膱長尺二寸（脯用籩籩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膱猶脡也為記者異耳祭橫于上殊之也於人為縮膱廣狹未聞也古文膱為𦢊今文或作植）俎由東壁自西階升（狗既亨載于東方）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離猶挃也腠膚理也進理謂前其本右體周所貴也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凡奠者於左（不飲欲其妨）將舉者於右（便其舉也）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其黨）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大國之孤也）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鄉飲酒記曰與立者皆薦以齒）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今文無與笙）立者東面北上（賓黨）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薦於觶南）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便其事也）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著並行也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

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皆毛物之凡畫者丹質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命負侯者由其位於賤者禮略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尊者宜逸由便也旌各以其物旌物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亦所以進退衆者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今文糅爲縮韜爲翿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取人以漸上射於右於右物射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楅髹橫而拳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髹赤黑漆也射者有過則

撻之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衆賓不與射者不降不以無事亂有事古文與爲豫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擯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尊大夫不使久列於射位大夫與士射袒纁襦不肉袒殊於耦耦少退于物下大夫也既發則然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唯此二事休武主文釋弓矢耳然則擯升降不釋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主人亦飲于西階上就射爵而飲也已無俊才不可以辭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若膊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東方謂之右个侯以鄉堂爲面也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肺謂刌肺不離嫌無祭肺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尊

（別也）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謂衆賓繼射者衆賓無數也每一耦射歌五終也）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凡旅不洗（敬殺）不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士入齒於鄉人）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送拜之）鄉侯上个五尋（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中十尺（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謂中也）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躬器也正二寸骹中之博也今文改弓爲肱也）倍中以爲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倍躬以爲左右舌（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下舌半上舌（半者半其出於射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衺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箭籌八十（箭篠也籌筭也筭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長尺有握握素（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刊其可持處）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荅對也此以下雜記也今文君射則爲下）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君尊）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尊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觚于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

糅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尚文德也今文皮樹繁豎糅爲縮古文無以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蹄周書曰北唐以閭析羽爲旌於竟則虎中龍旜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爲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士鹿中翿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纁襦厭於君也今文無射

儀禮卷第五

經六千六百四十五字
注六千九百十五字

儀禮卷第六

燕禮第六　儀禮　鄭氏注

燕禮小臣戒與者 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為歡也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露寢 樂人縣 縣鍾磬也國君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為燕新之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 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 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旅眾也士眾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今文錫為緆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 射人告具 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 周禮諸侯胙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

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射人請賓命當由君出也公曰命某為賓某大夫也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禮辭辭不敢也反命射人以賓之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又復射人反命告賓許賓出立于門外東面當更以賓禮入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揖之人之也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圜壺無冪羞膳羞於公謂庶羞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玄酒之冪為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彌略也禮以異為敬射人納賓射人為擯者也今文曰擯者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至也至庭謂既入而左北面時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也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為獻主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賓降階西東面主

人辭降賓對（對答）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以爵辟正主也古文觚皆爲觶）主人卒洗賓揖乃升（賓毋先升尊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主人復盥爲拜手坋塵也）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大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酌君尊者尊賓也）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前受爵退復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荅拜（遂拜拜既爵也）賓以虛爵降（將酢主人）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今文從北以下觚皆爲爵）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主人辭洗（謙也今文無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

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不拜酒不告旨（主人之義）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崇充也不以酒謝賓甘美君物也）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不敢安盛）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東西牆謂之序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者東面）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薦進也大射禮曰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主人荅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古文更爲受）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爲散今文媵皆作騰）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荅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此降於正主酬也）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

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拜者拜其酌己）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于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記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與）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也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也）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二人與優君也）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大射禮曰媵爵者皆退反位）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而）

酬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賓拜于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君尊不酌故也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亦不言成拜公荅再拜拜於阼階上也於是賓請旅侍臣

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在右者相飲之位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觶卿尊也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卒猶後也大射禮曰奠于篚復位今文辯皆作徧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卿坐東上統於君也席自房來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辟君也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

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
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 不酢辟君也卿無俎者燕主於羞 辯獻卿主人以
虛爵降奠于篚 今文無奠于篚 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
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 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 席于阼階西北面
東上無加席 席孤北面爲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 小臣又請媵爵
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又復 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
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命長致者公或時未
能舉自優暇也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
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 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 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者也賓則以
酬長長則以酬賓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
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
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 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 胥薦主
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 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脀俎實 辯獻

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 徧獻之乃薦略賤也亦獻而后布席也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内弦弦爲主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講道脩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工拜於席 薦脯醢 輒薦之變於大夫也 使人相祭 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 卒爵不拜 賤不備禮 主人受爵 將復獻衆工也 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遂猶因也古文曰卒爵不拜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 卒 旅畢也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

面奏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

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合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復位位在東縣之北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洗奠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反奠虛觶不空位也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將坐降待賓反也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説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凡燕坐必説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

欹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 羞庶羞謂膳肝膋狗胾醢也骨體所以致敬也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厚賢之道大夫祭薦

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

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降席司正退立西序端主人洗升獻士于

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士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他謂衆士也亦升受爵不拜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

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爲上辯

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每已獻而即位于東方蓋尊之畢獻薦于其位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次士獻之已不變位位自在東方主人就旅食之尊

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畧之也亦畢獻乃薦之主人執

虛爵奠于篚復位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射之禮者燕爲樂

卿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筭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于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鄉射記曰自

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

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

角旁氏由此誤爾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

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今文曰洗象觚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今文觶又爲觚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與以酬士欲令惠均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與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

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卒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脩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學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于工後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于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鐘人鎛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

無筭爵筭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

爵再拜稽首公荅拜席下席西也古文曰公荅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子其所勸者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無筭樂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賜奏陔陔陔夏樂章也賓出奏陔夏以爲行節也凡夏以鍾鼓奏之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必賜鍾人鍾人掌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古文賜作錫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公不送賓禮訖是臣也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

人各以其爵寡鮮也猶言少德謙也腆善也上介出請入告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荅主國使者辭也私謂獨有恩厚也君無所為辱賜於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固如故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以見許為得命今文無使某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君命辭也君既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既賜也猶愛也敢拜賜命從使者拜君之賜命猶謙不必辭也

記燕朝服於寢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為禮也亨于門外東方亨于門外臣所掌也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為賓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脀折俎也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為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即位如燕也無膳尊無膳爵降尊以就卑也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

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今文無則下無燕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君也膳宰卑於士羞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佐也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遂合鄉樂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間也若舞則勺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唯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凡公所辭皆栗階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凡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擯者阼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于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有內羞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君尊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君尊不搢矢不以樂志辟不敏也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俟復發也不使大射正燕射輕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荅對若

飲君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如燕媵觚則又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纏襦厭於君

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卿者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洗升媵觶于公荅恩惠也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辭之也對荅也亦告公以公命荅之也

有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儀禮卷第六

經三千二百二十三字
注四千六百二十字

儀禮卷第七

大射儀第七　　儀禮　　鄭氏注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滌謂溉器埽除射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御矢貍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貍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大夫將祭於己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主射義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射中此乃能任己位也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

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侯計之糝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沽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有鐘有磬爲全鑮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鑮爲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鍾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言面者國君於其君芊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簜在建鼓之間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鼗倚于頌磬西紘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于紘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冪覆尊巾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爲冪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爲覆勺也皆玄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

尊統於君南爲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今文錫或作錫絺或作綌古文箭作晉 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旅衆也士衆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圜壺變於方也賤無玄酒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爲隸僕人巾車糝侯豻侯之獲者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涗于醆酒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亦統於侯也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爲奠虛爵也服不之洗亦俟特而陳於其南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小卿命於其君者也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官饌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羹定亨肉孰也射義曰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大史在干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

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詔告也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上言大夫誤衍耳大射正擯大射正射人之長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某大夫名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辭辭以不敢反命以賓之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又復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士可使執君兩甒之冪及羞脯醢庶羞於君者方圜壺獻無冪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冪為上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命者不升堂略之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膳宰請者異於君也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及至也辟逡遁不敢當盛公升即席以賓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奏肆夏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大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君於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莫敢亢禮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於洗北辟正主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荅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所辭異宜違其位也獻不用爵辟正王主人卒洗賓揖升賓每先升尊也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
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甒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
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反之覆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
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於筵前受爵退復位宰胥薦脯醢宰胥宰官之吏也不
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於燕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鄉射記曰賓俎脊脅肩肺不使膳宰設俎
爲射變於燕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
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
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樂闋闋止也樂止者尊賓之禮盛於上也賓西階上
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賓以虛爵降既卒爵將酢也
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
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
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
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
人之左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不拜

酒主人之義燕禮曰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崇酒辟正主也崇充也謂謝酒惡相充實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既受獻矣不敢安盛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命公命也東西牆謂之序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者也取象觚東面不言實之變於燕公拜受爵乃奏肆夏言乃者其節異於賓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自由也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也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主人荅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更易也易爵不敢襲至尊古文更爲受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媵送也散方壺之酒也古文媵皆作騰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北於正主酬也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也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

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再拜稽首拜君命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相左俟於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古文曰降造阼階下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待君命小臣請致者請君使一人與二人與不必君命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左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媵爵者皆退反位反門右北面位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升成拜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公卒觶賓

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賓進以臣道就君受虛爵君不親酌凡爵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不易君義也不洗臣禮也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旅序也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酒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作使也使之以長幼之次先孤卿後大夫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在右相飲之位賓坐祭立卒觶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言更觶尊卿尊卿則賓禮殺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卒猶已也今文辯作徧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賓而後獻卿飲酒禮成於酬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緇布純席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辭之辟君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臑折肺卿有俎者射禮尊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

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陳酒肴君之惠也不嚌啐事在射臣之意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復西面位不酢辟君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爲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一人待于洗南者不致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奠於薦南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孤卿之尊者也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辯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薦于上辟正主胥俎實辯獻大夫

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辯獻乃薦略賤也亦獻後布席也）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工謂瞽矇善歌諷誦詩者也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謂相上工者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內弦挎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也古文後首爲後手）後者徒相入（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小樂正從之（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六人）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于西縣之北）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不統於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乃歌鹿鳴三終（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言己有旨酒以召嘉賓與之飲者樂嘉賓之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道略於勞苦與諮事）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觶工賤異之也工不興不能備禮左瑟便其右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一人拜受爵（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工拜於席）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輒薦之變於大夫）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薦祭酒）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相者相其祭酒而已）主人受爵降

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工立僕人立于其側坐則在後考工記曰鼓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立于東縣之中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于其南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奠觶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以我安者君意殷勤欲留之以我故安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奠於中庭故處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背之也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時更衣處張幃席爲之耦次在洗東南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鞲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弣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

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也古文挾皆作接 自作階前曰為政請射為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因告選三耦於君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為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為耦也今文於為于 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納內也 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中閭中筭器也籌筭也豐可奠射爵者衆弓矢三耦及卿大夫以下弓矢也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衆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楅承矢器今文俟作待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射正司射之長 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 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中未設也大史俟焉將有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 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于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大史許諾誓猶告也古文異作辭 遂比三耦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 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未知其耦今文俟為立 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

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搢扱也挾一个挾於弦也个猶枚也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誘猶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亂兮卒射北面揖揖於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爲不背卿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矢示有事也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扑所以撻犯教者也於是言立著其位也鄉射記曰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於侯中也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爲旌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作使也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中猶閒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干中干中十尺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閒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司馬正政官之屬弣簫弓未揚弓者執下末揚猶舉也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於物閒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

西及乏之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宮爲君商爲臣其聲和相生也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古文聲爲磬）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之相代而獲參侯于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古文獲皆作護非也）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説決拾襲反位（拾遂也鄉射禮曰司馬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矢中乏也從旁爲獵）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獲者坐而獲（坐言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再言獲也）獲而未釋獲（但言獲未釋筭古文釋爲舍）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右挾之右手挾弦）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説決拾襲反位（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言襲者凡射皆袒）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出出於次也袒時亦適次）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負侯許諾如

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俟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此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而降之）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畢所以教助執事者鄉射記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旣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乘四四數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左右撫分上下射此坐皆北面）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倚扑者將即君前不敢佩刑器也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辯聞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告諸公卿於堂上尊之也）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士也）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爲上居羣士之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士雖爲上射其辭猶尊大夫）命

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遂命三耦各
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此命入次之事也司射既命而反位不言之者上射出當作取
矢事未訖一耦出西面揖當福北面揖及福揖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一上射出西面立司射作之乃揖行也
當福福正南之東西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
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橫弓者南踣弓也卻手自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
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也并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古文且爲阻
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
周反面揖橫弓亦南踣弓也人東西鄉以南北爲橫覆手自弓上取矢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便也既拾取矢梱之
梱齊等之也古文梱作魁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
之也上以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福南鄉當福之位也
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退者
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
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
皆襲反位有司納射器因留主授受之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

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
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猶守故之辭於此言之者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
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
以弓爲畢北面北面立于所設中之南當視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大史釋獲小臣師執
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
共而俟先猶前也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鄉射禮曰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司射西面命曰
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
維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衆當中鵠而著古文梱作魁唯公所
中中三侯皆獲值中一侯則釋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
命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
反位貫猶中也射不中鵠不釋筭古文貫作關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
俟執所取筭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
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委餘筭禮貴異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
執而俟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不敢與君並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諸公卿則

適次繼三耦以南（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君尊若始焉）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新之）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告當射也今文曰阼階下無適）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去塵）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不敢與君併笴矢幹東面立鄉君也）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笥葦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觀其安危也今文順爲循古文揉爲紐）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內拂恐塵及君也稍屬不搢矢）

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階西東面賓降位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司射不告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筭也無餘筭則無所執古文曰餘筭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司馬司馬正於是司馬師亦坐乘矢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賓之

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下可知]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於楅]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弓去扑射事已也]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少南就右獲]二筭爲純[純猶全也耦陰陽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古文縮皆作蹙]每委異之[易校數]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自近爲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從之]興自前適左[從中前北也更端故起]東面坐[少北於故]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也]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者]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勝黨之筭也執之者齊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若干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爵]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

者射爵猶罰爵略之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挾弦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無所挾也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入次而來飲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之黨無不飲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之不由次也降而少右復並行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自此以下辯爲之酌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己尊枉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

降拜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以爲罰從致爵之禮也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夾爵亦所以恥公也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不祭象射爵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擯者司正也今文席爲筵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與甲爲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徹除也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洗酌皆西面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爲獻近其所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不俟卒爵略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之待獲變其文

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由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獲者左執爵右祭
薦俎二手祭酒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爲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
天子祝侯曰唯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適左个祭如右个
中亦如之先祭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鄉射禮曰獻獲者俎與薦皆三祭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
東面此鄉受獻之位也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設薦俎立卒爵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鄉射禮曰獲者薦右東
面立飲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
隸僕人埽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干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如服不也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卒
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之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
于乏少南少南爲復射妨旌也隸僕人巾車量人自服不而南服不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
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
其位少南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去扑者扑不升堂也少南辟中薦脯醢折俎皆有祭俎與服不
同唯祭一爲異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
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祭俎不奠爵亦戚不備禮興司
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

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視筭亦辟俎也）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曏鄉言拾是言序互言耳）司射先反位（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即反位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曏鄉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位無所先也）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說矢束自同於三耦謙也）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

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
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為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
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為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
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射也樂正在工南北面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視
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
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
間若一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出失之
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為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
志也間若一者調其聲之跡數重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
賓侍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
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不敢也志意所儗度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
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
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
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

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
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
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
尚也兼矢於弦尚鏃將止變於射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
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
反位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
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
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解猶釋也今文司馬師無司馬司射命釋獲者退中
與筭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射釋獲者亦退其薦俎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
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司馬
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畢禮殺人倦宜徹俎燕坐
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
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自其從者大夫降復位門東北面位庶子正徹公俎
降自阼階以東降自阼階若親徹也以東去藏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

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説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
大夫皆坐乃安曏鄉命以我安臣於君尚猶踧踖至此乃敢安羞庶羞羞進也庶衆也所進衆羞謂膮肝膋狗胾醢也或有炰鼈膾鯉
雉兔鶉鴽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
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皆命者命賓命諸公命卿大夫皆鄉其位也興對必
降席敬也司正退立西序端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
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其他謂衆士也升不
拜受爵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
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佐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士既
獻易位者以卿大夫在堂臣位尊東也畢獻薦之略賤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辯獻乃薦也祝史
門東北面東上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
既酌西面士旅食北面受之不洗者於賤略之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賓降洗升媵觶于公
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受公賜多矣
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今文觶爲觚公荅拜無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
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荅拜賓

反位反位反席也此觶當爲觶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拜其餘則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欲令惠均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興酬士者士立堂下與上坐者異也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師旅食皆及焉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自酌相酬無執爵者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獻庶子則正禮畢後無事司射命射唯欲司射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荅拜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壹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益多尚歡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既掌正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舞器與膳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宮也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即北面工遷於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於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於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於東則陪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宮也獻三官於阼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鎛人鼓人僕人師僕人士盡獻可知也

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無筭爵筭數也爵行無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席下席西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也並行猶代者明勸惠從尊者來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燕之歡在飲酒成其意也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與其所勸者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命徹冪者公意殷勤欲盡酒公命小臣正辭公荅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升不成拜於將醉正臣禮士終旅於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無筭樂升歌閒合無次數唯意所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其位廣也為作也作燭俟賓出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之賜奏陔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鍾鼓奏之其篇今亡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必賜鍾人鍾人以鍾鼓奏陔夏賜之脯明

雖醉志禮不忘樂 卿大夫皆出從賔出 公不送臣也與之安燕交歡嫌亢禮也 公入驁驁夏亦樂章也以鍾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宫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

儀禮卷第七

經六千八百九十
注七千三百八

儀禮卷第八

儀禮　鄭氏注

聘禮第八

聘禮君與卿圖事（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遂命使者（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敏）君不許乃退（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逆猶受也）宰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命宰夫官具（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及期夕幣（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使者朝服帥衆介夕（視其事也古文帥皆作率）管人布幕于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大夫西面辟使者）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入告入路門而告）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

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公揖入揖禮羣臣官載其幣舍于朝待旦行也上介
視載者監其安處之畢乃出所受書以行爲當復展厭明賓朝服釋幣于禰告爲君使
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
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釋幣制玄
纁束奠于几下出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主人立于戶東
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笄埋于西階東
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
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遂受命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是
出不復入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禰與行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俟待也待於門
外東面北上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爲旜又曰孤卿建旜至於
朝門使者北面東上古文旜皆爲膳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
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己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
立于其左接聞命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
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今文繅作璪宰執圭屈繅自公左

授使者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

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

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眾介不從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

遂行舍於郊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斂旜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斂藏也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己道路所當由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群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群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

士帥沒其竟沒盡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眾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勑告士眾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

未入竟壹肄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肄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

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壝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

朝服無主無執也

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介皆與北面西上入門左之位也古文與作豫習享士執庭
實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命者也
及竟張旜誓及至也張旜明事在此國也張旜謂使人維之乃謁關人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以譏異服識異言
關人問從者幾人欲知聘問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以介對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
介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
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因道之入竟斂旜乃展復校録幣重其事斂旜變於始入布幕賓朝服立于幕
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清也側幕而坐乃開櫝遂執展之持
而立告在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視圭進違位退圭圭璋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
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會合也諸於也古文曰陳幣北首
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前當前幕上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
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
放而文之類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
周制天子畿内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
初館舍也遠郊之内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于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賓至于近郊張旜君

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者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勞者不答拜凡為人使不當其禮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東面鄉賓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授老幣老賓之臣出迎勞者欲儐之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設於門內也物四曰乘皮麋鹿皮也賓用束錦儐勞者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國賓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手慎之也賓之受如初禮如卿勞之儀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然則賓送不拜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

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賓曰俟閒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閒未敢聞命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宰夫朝服設飧食不備禮曰飧詩云不素飧兮春秋傳曰方食魚飧皆謂是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中庭之饌也飪孰也孰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爲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門外米禾皆二十車禾槀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饔餼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西鼎七無鮮魚鮮腊眾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孰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厥明訝賓于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入于次者俟辦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乃陳幣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櫝而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

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擯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裼

賓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

公再拜南面拜迎

賓辟不荅拜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于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

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傳賓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

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繅有組繫也

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屈繅并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賓襲執圭執圭

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 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闑西）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今文無門）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至于階三讓（讓升）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鄉）擯者退中庭（鄉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公當楣再拜（拜貺也貺惠賜也楣謂之梁）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賓降介逆出（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於序端）裼降立（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襢裼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古文裼皆作賜）擯者出請（不必賓事之有無）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之）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也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足見文也）

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于賓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于中庭以下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文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覿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擯者入告出辭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告賓許也宰夫徹几改筵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漆几也今文無升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進就賓也擯者告告賓以公授几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今文訝爲梧公壹拜送公尊也古文壹作一賓以几辟辟位逡遁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几賓左几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以醴自東箱來不面擸不訝授也公側受醴將以飲賓賓不降

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壹拜者醴質以少爲貴]宰夫薦籩豆脯
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賓祭脯醢以柶祭醴
三庭實設[庭實乘馬]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降筵就階上]公用
束帛[致幣也言用尊于下也亦受之于序端]建柶北面奠于薦東[糟醴不啐]擯者進相幣以賛
辭賓降辭幣[不敢當公禮也]公降一等辭[辭賓降也]栗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
降拜[拜受]公辭[不降一等殺也]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於己
臣也]退東面俟[俟君拜也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
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賓執左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上介受
賓幣從者訝受馬[從者士介]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賛入門右北
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賛者居馬間扣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奠
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賛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擯者辭[辭其臣]賓出事畢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
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將還之也賛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于庭北面]擯者請
受[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賓受其幣賛者受馬]牽馬右之入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
手便也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

禮入可從介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賓三退反還負序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不言君受略之也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受馬自前變於受皮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自由也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拜也君降一等辭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爲敬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清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變於賓也皮麋鹿皮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皆衆介也贊者奠皮出擯者辭亦辭其臣介逆出亦事畢也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此請受請于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委皮南面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請于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二授之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

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古文重入公再拜拜中庭也不受于堂介賤也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授介禮輕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納者出道入也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閾外西面公乃遥荅拜也相者贊告之士介皆辟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俟儐者執上幣來也擯者進就公所也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于士士介幣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士介幣宰夫受于士敬之差執幣者序從之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竝行間亦六步及大門內公問君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薳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勞以道路之勤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

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賓請有事於大夫（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公禮辭許（禮辭一辭）賓即館（小休息也即就也）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己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于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勞上介亦如之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牲殺曰饔生曰餼今文歸或爲饋）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饔（謂飪與腥）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燖者有獻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別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有腊者所以優賓也）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戶室戶也東上變于親食賓也醓醢汁也屈猶錯也今文並皆爲併）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黍在北）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鉶羹器也）兩簠繼之粱在北（簠不次簋者粱稻加也凡饌屈錯要相變）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

不以雜錯爲味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饌于東方亦如之東方東夾室西北上亦韭菹其東醓醢也壺東上西陳亦在北墉下統於豆醓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醓在東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醓在東東醓穀陽也醢肉陰也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東之寢右亦居其左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列當醓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秅數名也三秅千二百秉薪芻倍禾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禾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輈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大夫使者卿也揖入及廟門賓揖入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于門內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太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大夫奉束帛執其所以將命入三揖皆行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至于階讓大夫先升

一等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北面于階上也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以束帛同致饔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大夫辭升成拜尊賓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老家臣也賓出迎欲擯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先升敵也皆北面庭實設馬乘乘四馬也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止不降使之餘尊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不言致命非君命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夾之數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凡飪以下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

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儐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執紖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上介西面拜迎〕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無擯〔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賓朝服問卿〔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卿受于祖廟〔重賓禮也祖王父也〕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也〕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庭實設四皮〔麋鹿皮也〕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皆猶並也古文曰三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先升使者尊〕賓東面致命〔致其君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不擯賓辟君也〕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賓奉幣庭實從〔庭實四馬〕入門右大夫辭〔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賓遂左〔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復就西階〕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至庭中旋並行〕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先升道賓〕大夫西面賓稱面〔稱舉也舉相見之辭〕

以相接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 受幣楹間敵也賓亦
振幣進北面授 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上介
特面幣如覿介奉幣 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 皮二人贊
亦儷皮也 入門右奠幣再拜 降等 大夫辭 於辭上介則出 擯者反幣 出還于上介也 庭
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 介升大夫再拜受 亦於
楹間南面而受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 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受老幣 擯者出請
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
幣出禮請受賓辭 賓亦爲士介辭 大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
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
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 不顧言去 擯者
退大夫拜辱 拜送也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 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 上介
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 其面如
賓面于卿之禮大夫若不見 有故也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
主人受幣禮不拜 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夕夫人使下大

夫葦弁歸禮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堂上籩豆六設于戶
東西上二以並東陳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壺設于東序
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
六壺也先言醙白酒尊先設之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賓如受饔食之禮儐
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四壺無稻酒也不儐致牢下於君也
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今文禮爲醴大夫餼賓大牢
米八筐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賓迎再拜老牽牛以
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室老大夫之貴臣上介亦如之衆
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粱也士亦大夫之貴臣公於賓壹
食再饗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燕與羞俶獻
無常數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孰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古文俶作淑賓介皆明
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若不親食使大夫
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
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儐以已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致饗以酬幣亦如

之酬幣饗食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大夫於賓壹饗壹
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食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
侑幣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
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賓皮弁襲迎于外門
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爲主也帥道也今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爲率大夫升自西階鉤
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
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退爲大夫降逡遁今
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大夫降出
言中庭者爲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阼階下西面立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
入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賄予人財之言
也紡紡絲爲之今之縳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禮玉束帛乘皮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辟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
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公館賓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賓
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侯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上介聽命聽命於廟門中西面
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

拜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公退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旦將發也周禮曰賓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之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軨公使卿贈如覿幣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覿幣見為反報也今文公為君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不入無儐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朝服載旜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古文旜作膳禳乃入禳祭名也為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賄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衆從者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公南鄉亦宰告于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上介亦隨入並立東上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

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再拜以享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于某宮可知略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當復陳之私幣不告亦略卑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拜勞之以道路勤苦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爲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爲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君其以賜乎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爲君之荅已也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不執其幣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荅壹拜又賤也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乃退君揖入皆出去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于門反又送于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乃退揖揖別也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

釋幣于門門大門也主于闑布席于闑西閾外東面設洗于門外東方其餘如初于禰時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乃至于
禰筵几于室薦脯醢告反也薦進也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
略出謹入也席于阼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於室異於祭薦脯醢禮也三獻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
取爵酌主人自酢也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獻從者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
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行酬乃出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室老亦與焉也上介至亦如之聘遭喪入竟
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不郊勞子未君也不筵几致命不於
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不禮賓喪降事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賓唯饔
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爲之不備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
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出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
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聘君
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
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受禮受饔餼也不受饗食
亦不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唯稍受之稍禀食也歸執圭復

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子即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
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子臣皆哭使者既復
命子與羣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出袒括髮悲哀變於外臣也入門右即
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私喪謂其父母也哭于館
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斬
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佗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賓入
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介攝其命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
介接聞命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
與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不
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介卒復命出奉柩
送之君弔卒殯卒殯成節乃去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士介死
爲之棺斂之不具佗衣物也自以時服也君不弔焉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若賓死未將命則
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若介死歸復命
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送柩小

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其禮如爲介三介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記久無事則聘焉事謂盟會之屬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故謂灾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爲書報也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齎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其處臣也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軷作祓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倉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愼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問諸侯朱綠繅八寸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皆玄纁繫長尺絢組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今文絢作約問大夫之幣俟

于郊爲肆又齎皮馬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爲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
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古文肆爲肆辭無常孫而說孫順也大夫使受命
不受辭辭必順且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史謂策祝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至極也今文至
爲砥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辭不受也對荅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卿館於
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
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飧不致不以束帛致命草次
饌飧具輕賓不拜以不致命沐浴而食之自絜清尊主國君賜也記此重者沐浴可知卿大夫訝大
夫士訝士皆有訝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賓即館訝將公
命使已迎待之命又見之以其摯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賓既將
公事復見之以其摯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凡四器者唯
其所寶以聘可也言國獨以此爲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
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賓
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
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下

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遯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記異說也及享發氣焉盈容發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衆介北面蹌焉容貌舒揚私覿愉愉焉容貌和敬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鵞鶩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復記執玉異說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隨入不並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間作干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廄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賄在聘于賄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古文賄皆作悔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玉禮不拜至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爲醴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薦脯五膱祭半膱橫膱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卒謂後扱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旣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擯者入告出禮辭辭其獻也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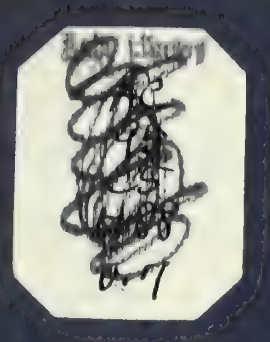
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
出禮請受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賓固辭公荅再拜拜受於賓也固亦衍字
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相贊也古文閾爲蹙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東藏之既
乃介覿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
若君不見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使大夫受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
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今文無而不禮辟正主也古文禮作醴幣之
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于已不可以不速也所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已
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饌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
古文羹爲羔飪作腍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
考某子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如饋食之禮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今文無之假器於大
夫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朌肉及廋車朌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古文朌作紛聘曰致
饔急歸大禮明日問大夫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古文曰問夫人也夕夫人歸禮與君異日下之也今文歸作饋既
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稍稟食也乘禽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

其歸之以雙爲數其賓與上介也古文既爲餼士中日則二雙中猶間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禽羞俶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孰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訝帥之自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各以其爵朝服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士無饔無饔者無擯謂歸餼也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此句亦非其次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罋筐饗禮今亡無饔者無饗禮士介無饗禮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唯稍不拜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于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介大夫也雖爲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獻以上宰夫獻爲主人代公獻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

辱此賛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賛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賛拜問大夫之辭貺賜也大夫曰老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賓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爲禮過則餼之餼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其介爲介饗食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畢不與尊者齊禮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爲神位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籔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古文稯作緵

儀禮卷第八

經五千三百四
注一万九百六十一



士禮居叢書

八

儀禮卷第九

公食大夫禮第九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上介出請入告問所以來事 三辭為既先受賜不敢當 賓出拜辱拜使者屈辱來迎已 大夫不答拜將命不荅拜為人使也將猶致也 賓再拜稽首受命 大夫還復於君 賓不拜送遂從之不拜送者為從之不終事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如聘亦入于次俟 即位具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 羹定肉謂之羹定猶孰也著之者下以為節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為賓統於外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 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於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為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 宰夫設筵加席几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湆醬可以略此 無尊主於食不獻酬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不出大門降於國君 大夫納賓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 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左西方賓

位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也公揖入賓從揖入道之及廟門公揖入廟禰廟也賓入三揖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至于階三讓讓先升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君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内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以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賓西階東北面荅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擯者辭辭拜於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興起也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士舉鼎去冪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今文奠爲委古文待爲持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大夫長盥洗東南西北面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長以長幼也序猶更也

也前洗南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大夫匕則載之魚腊飪飪孰也食禮宜孰饗有腥者載體進

奏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个魚七縮俎寢右右首也寢右進鬐也乾魚近腴多骨鯁腸胃七

同俎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腴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倫膚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脃者今文倫或作論腸胃膚皆橫諸

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垂及俎拒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事畢宜由便也士匕載者又待設俎

公降盥將設醬賓降公辭辭其從已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壹殺於

初古文壹皆作一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公設之以其爲饌本賓辭北面

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公立于序內西鄉不立阼階上示親饌賓立于階西

疑立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疑正立也自定之貌今文曰西階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

韭菹以東醓醢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醓醢醢有醓昌本昌蒲本菹也

醢有骨謂之臡菁菁菹也今文臡皆作麋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

胃亞之亞次也不言綼錯俎尊膚以爲特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

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

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並併也今文曰併古文簋皆作軌大羹湆不和實于鐙

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

入反位 大羹湆煑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瓦豆謂之鐙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有蓋者饌自外入爲風塵今文湆爲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 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 亦東遷所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鉶菜和羹之器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 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 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 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燕禮記曰凡奠者於左 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郤于其西 會簋蓋也亦一一合郤之各當其簋之西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 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 公再拜揖食 再拜拜賓饌具 賓降拜 拜荅公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 不言成拜降未拜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 擩猶染也今文無于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 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 肺不離者刌之也不言刌刌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壹猶稍稍古文壹作一 賓興受坐祭 於是云賓興受坐祭重牲也賓亦每肺興受祭於豆祭 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 扱以柶扱其鉶菜也挩拭也拭以巾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 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 公與賓皆復初位 位序內階西 宰夫膳

稻于粱西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大以肥美者特為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湆右執豆左執蓋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間容人者賓當從間往來也旁四列西北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羹胾中別膷以東臐膮牛炙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膷作香臐作薰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先設醢絣之以次也內則謂鮨為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騰當作媵媵送也授授先者一人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贊升賓以公命命賓升席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即就也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膷臐之間以異饌也賓降拜拜庶羞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也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粟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己

食侍食贊者之事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擯者退負東塾而立無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賓三飯以湆醬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肴優賓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漱也非爲宰食爲將有事緣賓意欲自絜清賓挩手興受受觶宰夫設其豐于稻西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庭實設乘皮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飲漱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東帛于序端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北面於階上擯者進相幣爲君釋幣辭於賓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聽命釋許辭降拜當拜受幣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退西楹西東面立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不敢俟成拜介逆出以賓事畢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示親受公降立俟賓反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今文曰梧受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公辭止其拜使之卒食揖讓如初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賓揖介入復位賓降辭公如初將復食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

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不以醬湆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湆者湆或時後用捝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面者異於辭公降再拜荅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歸俎者實于篚它時有所釋故魚腊不與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禮之有餘爲施惠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朝謂大門外訝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命數爲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大夫則曰下大夫大國之孤視子男庶羞西東毋過四列謂上下大夫也古文毋爲無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鴽無母若不親食謂主國君有疾病若它故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執幣以將命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陳罋筐於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罋北陳者

變於食羹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今文竝作併庶羞陳于碑內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不陳于堂辟正饌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朝服食禮輕也無擯以己本宜往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亦謂食侑幣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饗食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古文饗食或作鄉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東賓止也主人三降賓不從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不敢食於尊處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敵也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臨己食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賓受于堂無擯與受君禮同記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不授几異於醴也無阼席公不坐亨于門外東方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司宮具几

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爲莞宰夫筵出自東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菫荁之屬今文苦爲芐贊者盥從俎升俎其所有事簠有蓋冪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今文或作幕凡炙無醬已有鹹和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卿擯由下不升堂也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不稽首

儀禮卷第九

經一千七百六十

注二千七百八十三

儀禮卷第十

覲禮第十

儀禮　　鄭氏注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　使者不荅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不荅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　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俟之也還玉重禮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　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騑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天子賜舍　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儐今文賜皆作錫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此使者致館辭　侯氏再拜稽首

受館儐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儐使者於內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古文帥作率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今文冕皆作絻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今文玉爲圭繅或爲璪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天子衮冕負斧依衮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

予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擯者謁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四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言王欲親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王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事畢三享訖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無咎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謁告寧安也乃猶女也侯氏再拜

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 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讀王命書也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受命 升成拜 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受篋服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 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饗禮乃歸 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

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

四傳擯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傅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籍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

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谷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殪

記几俟于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偏駕不入王門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

奠圭于繅上謂釋於地也古文繅作璪

儀禮卷第十

經八百三十九
注二千六百八十一

儀禮卷第十一

喪服第十一　　子夏傳　　鄭氏注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者者明爲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鍜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

時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檐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踈猶麤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父爲長子不言適子通上下也亦言立適以長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謂已許嫁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竹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

（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疏猶麤也）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沽猶麤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父卒則爲母（尊得伸也）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

（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出妻之子爲母（出猶去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絶道）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不杖麻屨者（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

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資取也爲姑姊妹在室亦如之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昆弟昆兄也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爲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

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

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繼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從者從其敎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特重者不自絶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大宗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

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妻穉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之子男女皆是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

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旣以出降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己同妻貴於室從夫爵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寄公爲所寓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旣葬而除之　丈

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仕焉而已者謂老君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庶人爲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在外待放已去者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

禄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止者不降明有所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大功布者其鍜治之功麤沽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已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

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已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已下絰無纓也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受猶承也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於此也又受麻絰以葛絰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旣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古文依此禮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

從父昆弟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

適婦適婦適子之妻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婦言適者從夫名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

姪丈夫婦人報爲姪男女服同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

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愼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子謂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尊同謂亦爲大夫者親服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

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尊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叔父

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大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君之庶子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約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祖父之昆弟之親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孫適人者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從母母之姊妹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夫之

姑姊妹娣姒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降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

庶婦夫將不受重者

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没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緦麻三月者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緦冠繰纓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

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

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外孫女子子之子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明中從下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乳母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爲之服曾孫孫之子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姊妹之子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壻女子子之夫也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妻而服之姑之子外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報之也舅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之舅之子內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

諸祖父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君母而舅服之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麻者緦麻之絰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爲妻縓冠葛絰帶妻輕）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

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云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朋友麻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之君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爲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筭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改葬緦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童子唯當室

緦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嫌厭降之也私兄弟自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也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不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若齊裳內衰外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

縓裳者內展之縓衰者外展之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適博四寸出於

衰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也前

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衣帶下尺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

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袂屬幅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衣二尺有二寸

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祛尺

二寸祛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

其冠爲受受冠七升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

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爲母

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功八升若九升

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

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

以即葛及緦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

儀禮卷第十一

經 四千四百二十八

注 五千九百七十八

儀禮卷第十二

士喪禮第十二　　鄭氏注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有牀衽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爲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皐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

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

楔齒用角柶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爲將屨恐其辟戾也今文綴爲對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之

帷堂事小訖也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

有賓則拜之賓僚友羣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

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㡯之事畢則下之）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某襚）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于士旅拜也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即陳陳在房中）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庶兄弟即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曰某使某襚拜于位室中位也）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爲柩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

杠銘橦也宇梠也

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爲坄于西牆下東鄉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坄塊竈西牆中庭之西今文鄉爲面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槃承渜濯瓶以汲水也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重者也濯滌漑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襲事謂衣服也綪讀爲緈緈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緈古文綪皆爲精

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爲圭絜也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

布巾環幅不鑿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古文環作還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

瑱用白纊瑱充耳纊新緜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幎目覆面者也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縈䞓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爲可結也古文幎爲涓

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樓爲纋旁爲方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次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古文王爲玉今文澤爲也世俗謂王棘䃂鼠

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掩足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䞓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

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

褖

衣（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古文褖爲緣）緇帶（黑繒之帶）韎韐（一命縕韍）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今文笏作忽）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純組綦繫于踵（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比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繶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庶襚繼陳不用（庶衆也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貴）貝三實于笄（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稻米一豆實於筐（豆四升）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巾所以拭汚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綌麤葛）櫛於簞（簞葦笥）浴衣於篋（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皆者皆具以下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祝夏祝也淅汏也）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盡階三等之上喪大記曰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復於筐處）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槃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外御受沐入（外御小臣侍從者沐管人所煑潘也）主人皆出戶外北面（象平生沐浴倮程子孫不在旁主人出而襢第）乃沐櫛挋用巾（挋晞也清也古文挋皆作振）浴用巾挋用浴衣（用巾用拭之也喪大記曰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渜濯棄于坎（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古文渜作緣）

剔閒語 蚤揃如他日 蚤讀爲爪斷爪揃鬚也人君則小臣爲之他日平生時 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 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爲括 主人入即位 已設明衣可以入也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 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 俱入戶西鄉也今文宰不言執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 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 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 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 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 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 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 主人襲反位 襲復衣也位在尸東 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絇 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跗足上也絇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 乃襲三稱 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 明衣不在筭 筭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 設韐帶搢笏 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古文韐爲合也 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掔之表也設握者以綦

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擊作捥　設冒櫜之幠用衾　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者始死時斂衾
今文櫜爲橐　巾柶髺蚤埋于坎　坎至此築之也將襲辟奠既則反之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
中庭參分庭一在南　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　夏祝鬻餘飯用二
鬲于西牆下　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重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
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
之結于後　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靲竹䈁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今文冪皆作密　祝取銘
置于重　祝習周禮者也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
析其末　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　緇衾赬裏
無紞　紞被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　祭服次　爵弁服皮弁服　散衣次　褖衣以下袍繭之屬　凡十
有九稱　祭服與散衣　陳衣繼之　庶襚　不必盡用　取稱而已不務多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
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　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古文奠爲尊　設盆盥
于饌東有巾　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
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　苴絰斬衰之絰也苴麻者其貌苴以爲絰
服重者尚麤惡絰之言實也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牡麻

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絰爲上婦人之帶牡麻
結本在房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牀笫夷衾饌于西坫南笫簀
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西方盥如東方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於西堂下陳
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
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去蹄
去其甲爲不絜清也胉脅也素俎喪尚質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今文鬄爲剔胉爲迫古文鼏爲密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
階下立俟舉尸也今文並爲併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也商祝布絞衾散衣
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顚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
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服上設牀第于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
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
如之馮服膺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髻髮
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
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今文免皆作絻古文髻作括婦人髽于室始死婦人將斬衰者
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

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今文侇作夷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拜賓鄉賓位拜之也即位踊東方位襲絰于序東東夾前乃奠祝與執事爲之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攝持也西面錯錯鼎鼎於此宜西面錯俎北面俎宜西順之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抽扃取鼏加扃於鼏上皆右手今文扃爲鉉古文予爲與鼏爲密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乃朼以朼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覆爲塵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古文朼爲匕髀爲脾今文胉胉爲迫柢皆爲胝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立而俟後錯要成也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之爲塵也東反其位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廟門外也乃代哭不

以官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喪禮略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密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擯者出告須以賓入須亦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古文褶爲襲宵爲燎于中庭宵夜也燎火燋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紟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三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毼白也齊人或名全菹爲芋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布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特牲饋食禮有籩巾今文蠃爲蝸古文縢爲甸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掘肂見衽肂埋棺之坎者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棺

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熬黍稷各二筐有
魚腊饌于西坫南（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爲舉者設盆盥於西）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
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上俎之陳
如小斂時合升四鬄亦相互耳）燭俟于饌東（燭燋也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祝徹盥于
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小斂設盥于饌東有巾大斂設盥于門外彌有威儀）祝
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爲大斂奠又將巾之祝還徹醴也）徹饌先取醴酒
北面（北面立相待俱降）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
南當西榮如設于堂（爲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醴酒
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乃適饌（東方之新饌）
帷堂（徹事畢）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袒大斂變
也不言髽免髺髮小斂以來自若矣）士盥位如初（亦既盥並立西階下）布席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爲少南）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則告以方斂
非斂時則當降拜之）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斂徹帷主人馮
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於

客位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北面於西階東衆主人復位婦人
東復位阼階上下之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卒塗祝取
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爲銘設柎樹之肂東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
從設于奧東面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於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
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
鬐三列腊進柢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朼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古
文首爲手鬐爲耆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
如初祝先升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亦如初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
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右菹菹在醴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
統於執設者統於席醴當栗南酒當脯南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
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爲神馮依之也賓出婦人踊主人
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功以下
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
次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笫可也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

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 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 君釋采入門主人辟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中東鄉君牆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 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出不敢必君之卒斂事 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事 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主人使之升 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孤四命也春秋傳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伯有者公子子良之孫良霄 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 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撫手案之凡馮尸興必踊今文無成 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 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 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肂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 君

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亦復中庭位）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讙囂聒尊者也）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辟逡遁辟位也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曲禮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路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衣而後來者）賓出主人拜送（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曲禮曰生與來日）朝夕哭不辟子卯（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婦人拊心不哭（方有事止讙囂）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者徹大斂之宿奠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序次也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適饌適新饌將復奠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入於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不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今文無拜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如初者謂大斂時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黍稷併於甒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徹宿奠也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

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次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常籩位俎南黍黍東稷會蓋也今文無敦祝與執豆者巾乃出共爲之也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啓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執之令足閒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其設于外如於室外序西南筮宅冢人營之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爲葬將北首故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兆域也所營之處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宜由右出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韇藏筴之器也兼與筴執之今文無兼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爲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文無兆基作期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中封中央壤也卦者識爻卦畫地者古文述皆作術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

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從猶吉也

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而筮之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明非常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既巳也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矣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還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灼其焌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内扉門扉也席于闑西閾外爲卜者也古文闑作槷閾作蹙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涖卜族長也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涖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宜卻也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

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負東扉俟龜之兆也）卜人坐作龜興（作猶灼也周禮卜人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興起也）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復執之也古文曰爲日）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不執龜者下主人也）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衆賓僚友不來者也）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宅如初儀

儀禮卷第十二

經三千三百九十六
注五千四百五十九

儀禮卷第十三

既夕禮第十三　　儀禮　　鄭氏注

既夕哭既已也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請啓期告于賓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於是乃請啓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今文啓爲開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夷牀饌于階間夷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二燭俟于殯門外早闇以爲明也燭用烝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朝夕哭門外位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此不象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哭者將有事止讙囂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扐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今文免作絻燭入炤徹與啓肂者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爲啓肂遷之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文銘皆作名踊無筭主人也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拂去塵也幠覆之爲其形露遷于祖用軸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軹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升自西

階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俟正柩也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
人東即位東方之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兩楹間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主人柩東
西面置重如初如殯宮時也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
階席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爲禦當風塵主人踊無筭
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東面親者西面堂
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質
明滅燭質正也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徹者辟新奠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爲褻乃奠如初
升降自西階爲遷祖奠也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主人要節而踊節升降薦馬纓三就
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駕車之馬每車二疋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
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薦馬者爲其踐汚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御者執策立
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
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曰日側側昳也謂將過中之時主人入袒乃
載踊無筭卒束襲袒爲載變也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謂此車降奠當前
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䞓後緇齊三采

無貝飾柩爲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一池縣於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 設披 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今文披皆爲藩 屬引 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 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於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筍虡陳器於乘車之西則重北也 折橫覆之 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爲苞筲以下綪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 抗木橫三縮二 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 加抗席三 席所以禦塵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 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今文翦作淺 器西南上綪 器目言之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 茵 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 苞二 所以裹奠羊豕之肉 筲三黍稷麥 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 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 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冪覆也今文冪皆作密 甒二醴酒冪用功布 甒亦瓦器也古文甒皆作廡 皆木桁久之 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爲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桁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 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今文杅爲桙 無祭器 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 有燕樂器可也 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 役器甲冑干笮 此皆師役之器甲鎧冑兜鍪干楯笮矢箙 燕器杖笠翣 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洿蓋也翣扇 徹

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焉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
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於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爲神馮依之久也祖爲將祖變商祝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爲還柩車
爲節乃祖還遂柩鄉外爲行始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束南婦人降即位于
階間爲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祖還車不還器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己南上祝取銘置于
茵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
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奠薦馬如初柩動車還宜新之也賓出主人送有司請
葬期亦因在外位時入復位主人也自死至於殯自啓至於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公賵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
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春秋傳曰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
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祖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西面馬入
設設於庭在重南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賓使者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由馬
西則亦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間少前參分庭之北輅有前後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
幣于棧左服出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今文棧作轏宰由主人之北舉
幣以東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士受馬以出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間可也主人送于
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也擯者出請入告出

告須 不迎告曰孤某須 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 初公使者 主人拜于位不踊 柩車東位也既啓之後與在室同 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 賓出在外請之為其復有事 若奠 賓致可以奠也 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 士亦謂胥徒之長又復也 若賵 賵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賵 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 主人出者賵主施於主人 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 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 若無器則捂受之 謂對相授不委地 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 贈送 擯者出請納賓如初 如其入告出告須 賓奠幣如初 亦於棧左服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陳明器之陳 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 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 兄弟賵奠可也 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 所知則賵而不奠 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 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各主於所知 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毎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 書遣於策 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 乃代哭如初 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初謂既小斂時 宵為燎于門內之右 為哭者為明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 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大斂奠時 其實羊左胖 反吉祭也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髀不升

周貴肩賤髀古文髀作脾腸五胃五亦盛之也離肺離搓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之如羊左胖

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魚腊鮮獸皆如初鮮新殺者士腊用兔加鮮獸而

無膚者豕既豚解略之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脾讀為雞脾肶之脾脾析百葉也蜱蜯也

今文蠃為蝸四籩棗糗栗脯糗以豆糗粉餌醴酒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陳器

明器也夜斂藏之滅燎執燭俠輅北面炤徹與葬奠也賓入者拜之明自啓至此主人無出禮徹者

入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於柩車西北

亦由序西南徹者東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鼎入舉入陳之也陳之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乃奠豆南上綪

籩蠃醢南北上綪籩蠃醢南辟醴酒也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成猶并也不綪

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古文特為俎醴酒在籩西北上統於豆也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亦以

往來為節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

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由此

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車槀車序從

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

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不以魚腊非正牲也行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茵

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先後車從次器徹者出踊如初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主人之史請
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
婦哭燭在右南面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筭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燭在右南面照書便也古文筭皆爲筴讀書釋
筭則坐必釋筭者榮其多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卒已公史自
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
典禮書者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路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
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八人今文無以主人袒乃行踊無筭袒爲行變也乃行謂
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于祖之序出宮踊襲哀次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邦門城門也贈送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主
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
於棺蓋之柳中若親受之然復位反柩車後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統於壙茵先入當藉柩也
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屬引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古文屬爲燭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
人東面皆不哭俠羨道爲位乃窆主人哭踊無筭窆下棺也今文窆爲封襲贈用制
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卒袒拜賓主婦亦拜

賓即位拾踴三襲主婦拜賓拜女賓也即位反位賓出則拜送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
藏器於旁加見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
自逸也檀弓曰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藏苞筲於旁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
記曰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宜次也實土三主人
拜鄉人謝其勤勞即位踴襲如初哀親之在斯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眾主
人堂下東面北上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婦人入大夫踴升自
阼階辟主人也主婦入于室踴出即位及丈夫拾踴三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
也拾更也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弔者眾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
甚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拜於位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今文無曰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
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踴三啓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兄弟出主人拜送兄弟小功以下
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眾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眾主人乃就次次倚廬也猶朝
夕哭不奠是日也以虞易奠三虞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
卒哭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明日以其班祔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
穆之次而屬之今文班爲胖

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將有疾乃寢於適室今文處爲居于爲於有疾疾者齊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養者皆齊憂也徹琴瑟去樂疾病外內皆埽爲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徹褻衣加新衣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爲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屬纊以俟絕氣有其氣微難節也纊新絮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備褻乃行禱于五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乃卒卒終也主人啼兄弟哭哀有甚有否於是始去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事相變衽臥席古文第爲茨遷尸徙於牖下也於是幠用斂衾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衣朝服服未可以變楔貌如軛上兩末事便也今文軛作厄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古文校爲枝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腢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也或卒無醴用新酒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赴走告也今文赴作計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尸在室有君命眾主人不出不二主襚者委衣于牀不坐牀高由便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始死時也夏祝淅米差盛之差擇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第抗衾爲其倮程蔽之也襢袒也袒簀去席盝水便其母之

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 內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中帶若今之禪襂 卒洗貝反于笄實貝柱右𪙛左𪙛 象齒堅 夏祝徹餘飯 徹去鬻 瑱塞耳 塞充窒 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 南順統於堂輪從也今文掘為坅也 垼用塊 塊堛也古文垼為役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 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 不辟質也轂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 縓綼緆 一染謂之縓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 緇純 七入為緇緇黑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 掔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 甸人築坅坎 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 隸人涅廁 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涅塞也為人復往褻之又亦鬼神不用 既襲宵為燎于中庭 宵夜 厥明滅燎陳衣 記節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凡凡小斂大斂也倫比也今文無紟古文倫為輪 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 棜今之轝也角觶四木柶二素勺為少進醴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併則是大斂饌也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古文角觶為角柶 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 籩豆偶而為具具則於饌巾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 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小斂辟奠不出室

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畢事而去之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既馮尸主人袒髻髮

絞帶眾主人布帶眾主人齊衰以下大斂于阼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大夫

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視斂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中庭西面位巾奠

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巾奠而室事已既殯主人說髦既殯

置銘于肂復位時也今文說皆作稅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

之髦之形象未聞三日絞垂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縪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

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衰三升衣與裳也屨外納納收餘也杖下本竹桐一

也順其性也居倚廬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寢苫枕塊苫編藁塊堛也不說絰帶哀戚不在於安

哭晝夜無時哀至則哭非必朝夕非喪事不言不忘所以爲親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不食菜果不在於飽與滋味粥糜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主人乘惡車拜君命拜眾賓及有

故行所乘也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古文惡作堊白狗幦未成豪狗幦覆笭也以狗皮爲之取其臑也白於喪飾宜古文幦爲冪

蒲蔽蔽藩御以蒲菆不在於驅馳蒲菆牡蒲莖古文菆作騶犬服笭閒兵服以犬皮爲之取堅也亦白今文犬爲大木

錧取少聲今文錧爲鎋約綏約轡約繩綏所以引升車木鑣亦取少聲古文鑣爲苞馬不齊髦齊翦也今

文髦爲毛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與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裧者車裳

幃於蓋弓垂之 貳車白狗攝服貳副也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 其他皆如乘車如所乘惡車 朔
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手卻之示未用 從徹者而入
童子不專禮事 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
內鬣從執燭者而東比猶先也室東南隅謂之窔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燕養
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
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 筮宅冢人物土
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
者皆止事畢 啓之昕外內不哭將有事爲其讙囂既啓命哭古文啓爲開 夷牀輁軸饌于西
階東明階間者位近西也夷牀饌於祖廟輁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古文輁或作拱 其二廟則饌于禰
廟如小斂奠乃啓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
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
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
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便也 燭先入者升堂
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炤正柩者先先柩者後後柩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

於此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踊如初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不薦車不從此行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爲後既正柩席升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今文無從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幦覆笭玉藻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干盾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旜旌旗之屬通帛爲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弁服者視朔之服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古文靾爲殺旜爲膳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服之也玄衣素裳稾車載蓑笠稾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今文稾爲潦凡道車稾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將於柩西當前束設之巾奠乃牆牆飾柩也抗木刊剝削之古文刊爲竿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茶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濕葦苞長三尺一編用便易也菅筲三其實皆瀹米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爲敬祖還車不易位爲鄉外耳未行執披者旁四人前後左右各二人凡贈幣無常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凡糗不煎以膏煎之則褻非敬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不敢留神也堩道也曾子問曰葬既引至於堩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稾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亦禮之宜卒窆

而歸不驅孝子往如慕反如疑爲親之在彼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爲有他故及辟忌也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摶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言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既祖祝乃饌弓矢之新沽功設之宜新沽示不用今文沽作古有弭飾焉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爲飾亦張可也亦使可張有柲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緄縢今文柲作枈設依撻焉依纏絃也撻弣側矢道也皆以韋爲之今文撻爲銛有韣韣弓衣也以緇布爲之翭矢一乘骨鏃短衛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輖摯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凡爲矢前重後輕也

儀禮卷第十三

經二千五百一十六

注五千四十七

儀禮卷第十四

士虞禮第十四　　鄭氏注

士虞禮特豕饋食饋猶歸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魚腊爨亞之北上爨竈饎爨在東壁西面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於屋宇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鬼神也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苴猶藉也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於正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藉猶薦也古文藉爲席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流匜吐水口也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門外之右門西也今文扃爲鉉匕俎在西塾之西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

臨位婦人及内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賔執事者賔客來執事也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右几於席近南也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賔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夕哭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賔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此則異於朝夕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詔主人及賔之事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縮從也古文縮爲蹙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贊薦菹醢醢在北主婦不薦衰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舉舉鼎也長在左西方位也凡事宗人詔之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載載於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卒朼者逆退復位復賔位也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亞次也今文無之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簋實尊黍也設一鉶于豆南鉶菜羮也佐食出立于戶西饌已也今文無于戶西贊者徹鼎反于門外祝

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 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戶西今文啓爲開 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 復位復主人之左 祝饗命佐食祭 饗告神饗此祭祭于苴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尚饗是也 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 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 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 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 淳尸盥宗人授巾 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 尸及階祝延尸 延進也告之以升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 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 尸入戶踊如初哭止 哭止尊尸 婦人入于房 辟執事者 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 妥安坐也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 北席北也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 下祭曰墮墮之言猶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墮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 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 佐食舉肺脊授

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邇近也尸祭鉶嘗鉶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博異味也湆肉汁也胾切肉也尸飯播餘于篚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古文播爲半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飯門啗肉安食氣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肩者貴要成也舉魚腊俎俎釋三个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肵俎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荅拜尸祭酒嘗之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古文酳作酌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柢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于味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不相爵喪祭於禮略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醋報主人坐祭卒爵拜尸荅拜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筵用萑席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

醑獻祝因反西面位 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荅拜 今文無擩鹽 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面立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 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 尚棗棗美 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初主人儀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 婦人復位 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間嫌 皆哭 文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 祝入尸謖 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古文謖或爲休 從者奉篚哭如初 初哭從尸 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 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几在南變古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

俎出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賛闔牖戶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賛佐食者主人降賔出
宗人詔主人降賔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位宗人告事畢賔出主人
送拜稽顙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賔執事者皆去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記虞沐浴不櫛沐浴者將祭自
絜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今文曰沐浴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牲
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腊用棜檀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而行事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
虞三虞皆質明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爲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孰乃體解升於
鼎也今文無廟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
肺祭一實于上鼎肉謂之羹飪孰也脊正脊也喪祭略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膉脰
肉也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殳殳矛之殳聲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差減之升腊左胖髀不升實
于下鼎腊亦七體牲之類皆設扃冪陳之嫌既陳乃設扃冪也今文扃作鉉古文冪作密載猶進柢魚進
鬐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柢本也鬐脊也今文柢爲胝古文鬐爲耆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
敦東不升於鼎賤也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
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槃以盛棄水爲淺汚人也執巾不授巾卑也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
北面當詔主人室事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室中尊不空立戶牖之間謂之依鉶芼用

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 苦苦荼也荁菫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芐 豆實葵菹菹以西嬴醢籩棗烝栗擇 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揭籩有縢也 尸入祝從尸 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 尸坐不說屨 侍神不敢燕惰也今文說爲稅 尸謖祝前鄉尸 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 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 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 降階還及門如出戶 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尸服卒者之上服 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 既饗祭于苴祝祝卒 記異者之節 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 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綏當爲墮 主人哭出復位 於祝祝卒 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 門西北面位也 男女拾踊三 拾更也三更踊 如食閒 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 祝升止哭聲三啓戶 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今文啓爲開 主人入 親之 祝從啓牖鄉如初 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 主人哭出復位 堂上位也 卒徹祝佐食降復

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宗人詔降如初初祝闔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始虞用柔日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陰取其靜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曰辭也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敢用絜牲剛鬣敢昧冒之辭豕曰剛鬣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耳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醙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今文曰古事適爾皇祖某甫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饗勸強之也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當祔於祖廟爲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者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今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今文他爲它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尸且將始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古文餞爲踐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鼏不久陳古文甒爲廡也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在門之左又少南饌籩豆脯四脡酒宜脯也古文脡爲挺

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折以為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古文縮為蹙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授乾肉之祭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尸奠爵禮有終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古文謖作休尸出門哭者止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今文說為稅入徹主人不興入徹者兄弟大

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古文與為豫婦人說首絰不說帶不脫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古文席為筵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饌明主為告祔也今文隮為齊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祔於祖母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差䟽也今文無某氏其他辭一也來日某隮祔尚饗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胖沐浴櫛搔翦彌自飾也搔當為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為蚤揃揃或為鬋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肵俎亦甚誣矣古文脰膉為頭嗌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䏶豈復用虞䏶乎其不然明矣用嗣尸虞祔尚質未暇筮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

錭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洩為醙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欲其祔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朞而小祥 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古文朞皆作基 曰薦此常事 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又復也

中月而禫 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為導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儀禮卷第十四

經二千七十九
注三千四伯四十三

儀禮卷第十五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氏注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今文諏皆爲詛

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門謂廟門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士之屬吏也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爲筮人設之也古文闑作槷閾作蹙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

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主人受視反之反還

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長占以其屬之長幼旅占之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日

宗人告事畢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

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乃宿尸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不敢南面當尊主人辟皆東面北上順尸主人再拜尸荅拜主人先拜尊尸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今文無敢祝許諾致命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古文鼏爲密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順猶從也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其西棜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主人及子姓

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初筮位也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象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爲視濯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濯溉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也今文復爲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備具請期曰羹飪肉謂之羹飪孰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孰重豫勞賓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側殺殺一牲也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炊黍稷曰饎宗婦爲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餼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亨煑也煑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初視濯也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不外鼎者異於神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

西堂如初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古文用爲于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爲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具具猶辦也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初視濯也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主婦盥盥於內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麋士腊用兔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三尺刊其本與末枇畢同材明矣今此枇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以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此無叉者乃主人不親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叉自此純吉用棘心叉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贊者錯俎加

匕（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乃朼（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為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古文鼏皆作密）卒載加匕于鼎（卒已也已載畢亦加焉）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酌奠奠其爵觶也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為主人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尚饗）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迎尸于門外（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為禮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為厭）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簞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庭長尊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妥安坐也）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饗勸強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為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為

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挼醢者染於醢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

主人拜尸奠觶荅拜 肺祭刌肺也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芬者齊敬共之唯恐不美告之美達其心明神享之 祭鉶嘗

之告旨主人拜尸荅拜 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曲禮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

稷于席上 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 設大羹湆于醢北 大羹湆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爲

神非盛者也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今文湆皆爲汁 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 肺氣之主

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 乃食食舉 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 主人羞肵俎于腊北 肵俎

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 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

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也 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

獸幹魚一亦如之 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 尸實舉于菹豆 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 佐食羞

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 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爲異味四豆者膮炙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爲上以有醢不得綪也

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 禮再成也 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

飽祝侑之如初 禮三成獸魚如初者獸骼魚一也 舉肩及獸魚如初 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

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綪而前終始之次也 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 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肵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爲改饌於西北

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者此讀然 舉肺脊加于肵俎反

黍稷于其所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俎豆主人洗角升酌酳尸酳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酳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略者今文酳皆為酌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肝肝炙也今文曰啐之古文無長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荅拜曰送爵者節主人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尸親醋相報之義古文醋作酢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退者進受爵反位妥亦當為挼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今文或皆改妥作挼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獨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于左袂挂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少牢饋食禮曰興受黍坐振祭嚌之古文挂作卦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筵祝南面主人自房還時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

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
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亞次也次猶貳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簡耳尸拜受主婦北面
拜送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於主人北西面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
兩籩棗栗棗在西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籩祭棗栗之祭其祭之亦於豆祭兄弟長以
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燔炙肉也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出者俟後事也尸卒爵
祝受爵命送如初送者送卒爵酢如主人儀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不易爵辟內子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
爵如主人儀撫挼祭示親祭佐食不挼而祭於地亦儀簡也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獻祝籩燔從如初儀
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及佐食如初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賓三獻如初燔
從如初爵止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席于戶內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主
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婦拜拜於北面也今文曰主婦洗
酌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初贊亞獻也主婦薦兩豆籩東面也俎入設佐食
設之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

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絶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冡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爲絶肺染汙也刌肺不挩手古文挩皆作說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酳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古文更爲受三獻作止爵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賓入戶北面曰皇尸請舉爵尸卒爵酢酌獻洗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酢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今文曰洗致古文更爲受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拜賓而洗爵爲將獻之如初如視濯時主人再拜賓荅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者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荅拜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卑則不專階主人在右統於其位今文無洗薦脯醢設折俎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略云折俎非貴體也上賓骼衆賓儀公有司設之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

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荅拜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

主人坐祭卒爵拜賓荅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

薦俎從設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爲之與衆賓升拜受

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荅拜焉降實爵于篚衆賓立飲

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盡人之荅拜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

之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

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主人奠觶拜賓荅拜

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

賓北面拜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荅拜之東北主人奠觶于薦北奠酬於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

於飲酒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還東

面就其位薦西奠觶薦南明將舉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

禮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于位私人爲之與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卑而必爲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

衆賓儀則如獻衆賓洗明矣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

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內賓其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略婦人者也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西面

荅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

爲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嗣舉奠

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尸執奠進

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

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焉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荅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略其文耳古文備爲復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荅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啐之者荅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嗣齒於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

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後生也宗人告祭脀脀俎

也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乃羞羞庶羞也下尸或醢豆而已此

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薦南

奠觶賓奠觶拜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

拜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位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拜亦北面長兄弟西階前北

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

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交錯猶言東西）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于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奠觶進奠之于薦右非神惠也今文曰奠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舉觶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爵皆無筭（筭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事尸禮畢）祝東面告利成（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閒之嫌）尸謖祝前主人降（謖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俎所以載肵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為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祭統曰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惠術也可以觀政矣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餕其惠不過族親也古文餕皆作餕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于俎許諾皆荅拜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餕釋辭以戒之言女餕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其坐餕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餕席南若是者三丁寧戒之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食乃祭鉶禮殺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荅拜酳下餕亦如之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舊說云主人北面授下餕爵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主人復拜為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兩餕執爵拜荅主人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兩餕皆降實爵于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下餕復兄弟位不復升也上餕即

位坐荅拜既授爵戶内乃就坐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荅拜受爵降實于
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事餕者禮畢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命
佐食阼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爲而已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俟告利成少牢下篇
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
于房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
戶降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而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
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
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也凡去者不荅拜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
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者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於祭服此也皆
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
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與主
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榮屋
翼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
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酬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宜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

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壺棜禁饌于
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
勺覆壺者盝瀝水且為其不宜塵冪用綌以其堅絜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
栗擇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烝裏之也烝擇互文舊說云纁裏者皆玄被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
葵冬荁苦苦荼也荁堇屬乾之冬滑於葵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今文苦為苄苄乃地黃非也棘心匕刻刻若今龍頭牲爨
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饎炊也西壁堂之西
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相穋在南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
縮俎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
餘在東堂東堂東夾之前近南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
沃執巾者在匜北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今文淳作激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
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宗人代授巾庭長尊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
辟位逡遁嗣舉奠佐食設豆鹽肵宜鹽也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
中庭北面當事將有事而未至凡祝呼佐食許諾呼猶命也宗人獻與旅齒於衆
賓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

上[爲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內賓立于其北東面西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爲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奠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筭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乃去之]尸俎右肩髀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膚三[爲養用二厭飫一也]離肺一[離猶痊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刌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刌爲切]魚十有五[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此所謂經而等也]腊如牲骨[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加其可併者二亦得

奇名辟左體辟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古文觳皆作穀其餘如阼俎餘謂脊脅膚肺佐食俎觳折脊脅三體卑者從正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又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殽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

儀禮卷第十五

經三千四百单五
注五千五百一十七

儀禮卷第十六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儀禮　鄭氏注

少牢饋食之禮 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 日用丁巳 内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 筮旬有一日 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 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史家臣主筮事者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日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巳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某仲叔季亦曰仲其叔某季某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尚庶幾饗歆也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 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蓍之德圓而神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 乃釋韇立筮 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 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板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 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

曰從從者求吉得吉之言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己宿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前宿一日宿戒尸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吉則乃遂宿尸祝擯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祝爲擯者尸神象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肅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不拜者尸尊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即改筮之不及遠日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言既肅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比次早晏在於子也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爲期亦唯尸不來也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旦明旦日質明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

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也尚書傳曰羊屬火豕屬水）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甗如甑一孔匕所以匕黍稷者也古文甑為烝）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凡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概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也膊骼股骨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綪也並併也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為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為尸主人主婦古文胖皆作辯髀皆作脾今文並皆為併）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司士又升副倅者合升左

右胖曰純純猶全也卒脀皆設扃冪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北面北上鄉內相隨古文冪鼏皆爲密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古文甒皆作廡今文鼏作冪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枓𣂁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改更也爲實之更之威儀多也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爲尸將盥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爲將祭也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爲右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二尊兩甒也今文啓爲開古文柄皆爲枋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助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膚爲下以其加也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肵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鼎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長朼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朼言就主人者明

親臨之古文朼作匕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 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也勿沒爲其分散也肵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今文切皆爲刌 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 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 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 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 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 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北 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 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 將納祭也 主婦被錫衣移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

人亦被錫衣移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韭菹醓醢朝士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葵菹在綼今文鬄爲緆蠃爲蝸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胥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自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胥當俎北端相助也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泗今文曰主婦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重累之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粢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祝出迎尸于廟門之

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特牲饋
食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祝入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
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
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庭南
沒霤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大祝相尸禮祝從從尸升自西階主人升
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祝接神先入宜也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
祝在左主人由祝後而居右尊也祝從尸尸即席乃御居主人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荅拜
遂坐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荅拜遂坐而卒食其間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不告旨者爲初亦不饗所謂曲而殺祝
反南面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
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
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爲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
祭之今文辯爲徧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
上右之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
北羞進也肵敬也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

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為道也）三飯（食以黍）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幹正脅也古文幹為肝）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綪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無臐膮者尚牲不尚味）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魚橫之者異於肉）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略之腊必舉肩以肩為終也別舉魚腊崇威儀）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如舉幹也）又食（不舉者卿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侑尸）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祝當贊主人辭）主人不言拜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尸又三飯（為祝一飯為主人三飯尊卑之差凡十一飯下人君也）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言受者尸授之也尸授牢幹而實舉于俎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

受主人拜送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古文酳作酌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
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羞進也縮從也鹽在肝右便尸換之古文縮爲蹙尸左執爵右兼
取肝換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
荅拜兼兼羊豕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主人西面奠
爵又拜主人受酢酒俠爵拜彌尊尸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
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綏或作挼挼讀爲隋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古文隋爲肵主人佐執爵
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右受佐食右手受墮於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
爲禮也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
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命祝以嘏辭卒命祝祝
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
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
引之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工官也承猶傳也來讀曰釐釐賜也耕種曰稼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古文嘏爲格祿爲福眉爲微替
爲袂袂或爲戴戴替聲相近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
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

拜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詩猶承也實於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納猶入也古文挂作卦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室中迫狹主人西面荅拜不言拜送下尸薦兩豆菹醢葵菹蠃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皆升下體祝賤也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殊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祭俎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不嚌之膚不盛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亦如佐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略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佐食不得成禮於室中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脅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男女不相因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俠拜也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尸拜受主婦主

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拜於主人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矣由便也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易爵洗酌授尸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主婦拜受爵尸荅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荅拜不嘏夫婦一體綏亦當作挼古文爲肵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荅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不俠拜下尸也今文曰祝拜受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荅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不言拜於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於內篚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荅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主人出立于阼階

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謖起也謖或作休］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訖於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徹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肵俎而以儐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不云尸俎未歸尸］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大夫禮四人餕明惠大也］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備四人餕也三餕亦盥升］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資猶減也減置於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今文資作齎］司士乃辯舉餕者皆祭黍祭舉［舉舉膚今文辯爲徧］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于俎皆荅拜皆反取舉［三拜旅之示徧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湆肉汁也］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荅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

荅壹拜（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荅壹拜略也古文一爲壹也）餕者三人興出（出降實爵于篚反賓位）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于户内西面坐奠爵拜上餕荅拜坐祭酒啐酒（主人自酢者上餕獨止當户位尊不酌也）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荅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送佐食不拜賤）

儀禮卷第十六

經二千九百七十九
注二千七百八十七

儀禮卷第十七

儀禮　　鄭氏注

有司徹第十七

有司徹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賓尸禮崇也賓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爾雅曰繹又祭也埽堂爲賓尸新之少儀曰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司宮攝酒更洗益整頓之今文攝爲聶乃燅尸俎燅温也温尸俎於爨亦温焉獨言温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賓尸之禮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腊爲庶羞膚從豕去其鼎者賓尸之禮殺於初如初者如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乃議侑于賓以異姓議猶擇也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必用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古文侑皆作宥宗人戒侑戒猶告也南面告於其位戒曰請子爲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俟待也待於次當與尸更入主人與禮事尸極敬心也司宮筵于戶西南面爲尸席也又筵于西序東面爲侑席也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言與殊尊卑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西上統於賓客主人出迎尸宗人擯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擯贊主人拜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主人揖先入門右道尸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没霤相揖至階又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東上統於其席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拜至喜之

乃舉舉鼎鼏也舉者不盥殺也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如初如阼階下西面北上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凡三匕鼎一匕四俎爲尸侑主人主婦其二俎設于豕鼎魚鼎之西陳之宜具也古文縮皆爲蹙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並併也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脀湆魚疏匕匕柄有刻飾者古文並皆作併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几所以坐安體周禮大宰掌贊玉几玉爵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獨揖尸几禮主於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位阼階賓階上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衣袖謂之袂推拂去塵示新尸進二手受于手閒受從手閒謙也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左之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輕主人東楹東北面拜拜送几也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侑拜者從於尸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

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降盥者爲土汚手不可酌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醓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𪏆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𪏆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昌昌本也韭菹醓醢昌本麋臡𪏆熬麥也蕡熬枲實也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亦豐大夫之禮主婦取籩興者以饌異親之當外列辟鉶也退退入房也乃升升牲體於俎也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言載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骼存焉亦著脊脅皆一骨也臑在下者折分之以爲肉湆朕也一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也必爲臑折上所折分者嚌肺離肺也南俎雍人所設在南者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今文湆爲汁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臑在下者順羊也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

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用左體侑賤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豕左肩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切肺亦祭肺互言之爾無羊涪下尸也豕又祭肺不𪔫肺不備禮俎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豕俎與尸同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涪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𪔫肺一載于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脅一膚三𪔫肺一載于一俎阼俎主人俎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肉涪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摭也阼俎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也其涪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𪔫羊肺一載于一俎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肺有𪔫肺亦下侑也祭肺尊言𪔫羊肺者文承膚下嫌也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相亞也其俎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司士杝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膴讀如殷哻之哻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卒升卒已也已載尸羊俎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抨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賓長上賓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

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桃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桃者秦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升狀如飯橾桃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注猶寫也今文桃作抗挹皆爲扱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肺羊祭肺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嚌湆者明湆肉加耳旨之以其汁尚味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旨美也拜告酒美荅主人意古文曰東楹之東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絕祭絕肺末以祭周禮曰絕祭湆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揳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燔炙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主婦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醓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

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醢在南方者立侑爲尸使正饌統焉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荅拜荅拜拜於侑之右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荅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酌者將酢主人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設籩于菹西北亦辟錋今文無二籩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湇如尸禮席末坐啐

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奠爵于左者神惠變於常也言受肺者明有授言虛俎者羊湆俎訖於此虛不復用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荅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不降奠爵於篚急崇酒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見主人不反位知將與已爲禮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崇充也拜謝尸侑以酒薄充滿尸侑皆荅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房東房戶外之東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尊南西面拜由便也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無黍稷殺也糗糗餌也腶脩擣肉之脯今文腶爲斷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

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
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荅拜執爵以
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
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
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荅拜酌獻者主婦今文無西面主婦羞
糗脩坐奠糗于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
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
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豕脀無湆於侑禮殺次賓羞豕燔
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
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荅拜主婦易位拜于阼階上辟併敬主婦設二鉶
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
如尸禮嘗鉶不拜主人如尸禮尊也其異者不告旨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
卒爵拜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將酢主婦主人
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

俟尸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易爵者男女不相襲爵主人揖尸侑將升主人升尸升
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俟尸酢尸酢
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荅拜主婦入于房司
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設席者主婦尊今文曰南面立於席西婦贊者
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豐𥁕以授婦贊
者婦贊者不興受設豐𥁕于菹西𥁕在豐南婦人贊者宗婦之少者主婦升筵
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閒
又取豐𥁕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
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挩手者于帨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說次賓羞羊燔主婦
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
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
筵出房立卒爵宜鄉尊不坐者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也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
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
之長賓奠爵爵止也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

升侑不升 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 主人實觶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 降洗者主人 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 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古文壹爲一 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 羊骼羊左骼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古文骼爲胳 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 成祭於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祭脯肺 宰夫執薦

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 既盡也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 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於尊南今文若爲如辯皆爲徧 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 徧獻乃薦略之亦宰夫薦司士脀用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亦有切肺膚今文儀皆作騰或爲議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 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 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 降反位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 宰夫授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古文酬爲酧 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 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於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暱來不以官待之 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 亦辯

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也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此薦脀皆使私人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其衆儀也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亦設薦脀於其位特牲饋食禮記曰內賓立于房中西墉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北上不敢專其位亦有薦脀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爾言繼者以爵既獻爲文凡獻位定主人就筵古文曰升就筵尸作三獻之爵上賓所獻爵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益卑可以自舉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不羞魚匕湆略小味也羊有正俎羞匕湆肉湆豕無正俎魚無匕湆隆汙之殺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荅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司馬羞湆魚變於尸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荅拜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於

胏就之 司士羞一湇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既致主人尸乃酢之遂賓意 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執爵以降實于篚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荅拜皆降三獻爵序殷勤於尸侑而禮小成使二人舉 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尸拜於阼階上酬禮殺 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言就者主人立待之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酬不奠者急酬侑也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言酌復位明授於西階上 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遂旅也言升長賓則有贊呼之 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上西階上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於下升受兄弟之爵下飲之 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其位兄弟南位亦拜受拜送升酌由西階 卒飲者實

爵于篚未受酬者雖無所旅猶飲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無房中之羞賤也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酬於內賓遂及宗婦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後生年少也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長在左辟主人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荅拜爵上拜受荅拜不北面者僎尸禮殺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涪爵不止如初如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涪爵不止別不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觶大夫尊者也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爲也遂之于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是言亦遂之于下言上無涪爵不止互相發明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筭數也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送之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從者不拜送也司士歸尸侑之俎尸侑尊送其家主人退反於寢也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若不賓尸不賓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備有似失之矣則祝侑亦如之謂尸七飯時尸食八飯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盛者盛於肵俎也此七體羊豕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肩未

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魚七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挫象脊脅而已腊辯無髀亦盛半也所盛者右
體也脊屬焉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之古文髀作脾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
于肵卒已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不言魚俎東主于尊乃摭于
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个猶枚也魚摭四枚腊摭五枚其所釋者腊則
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古文摭爲摕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腊取於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
一魚其腊主人辯主婦臑祝則骼也與此皆於鼎側更載焉不言主婦未聞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
又三飯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佐食受牢舉如儐舉肺脊主人洗酌
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
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肝牢肝也綏皆當作挼挼讀爲藏其隋之隋古
文爲挼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主婦其洗獻于
尸亦如儐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儐同者在上篇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
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
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雜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也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送爵
位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

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擩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自主婦反籩至受加于肵此異于賓）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主婦夾爵拜爲不儐尸降崇敬今文酢曰酳）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自尸卒爵至此亦與儐同者亦在上篇）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賓）主人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尸止爵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臂左臂也特牲五體此三者以其牢與腊臂而七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遂祭籩奠

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無從者變於士也亦所謂順而摭也）主婦荅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自酢不更爵殺）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荅拜（作止爵乃祭酒亦變於士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於賓）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北堂中房以北東面者變於士妻賓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荅拜（席北東面者北為下）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興受）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豕折豕折骨也不言所折略之特牲主婦觳折無脊脅下主人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立飲拜既爵者變於大夫）賓荅拜賓受爵易爵于篚

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賓以爵降奠于篚（自賓及二佐食至此亦異于賓）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内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内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内賓及私人辯（自乃羞至私人之薦脀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不儐尸則祝猶侑耳卒已也乃羞者羞庶羞）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利獻不及主人殺也此亦異於賓）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雜者也先養徹主人薦俎者變于士特牲饋食禮曰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乃養如儐（謂上篇自司宮設對席至上餕與出也古文養作餕）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

於此所以爲厭飫不令婦人改徹饌敦豆籩於始也尚使官也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餕尊也厞隱也古文右作侑厞作茀 納一尊于室中陽厭殺無玄酒 司宮埽祭埽豆閒之祭舊說云埋之西階東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闔牖與戶爲鬼神或者欲幽闇 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拜送賓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 婦人乃徹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 徹室中之饌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

儀禮卷第十七

經四千七百九十
注三千四百五十六

經共計五万六千百一十五
注共計七万九千八百二十

嚴本儀禮鄭氏注續校

余既刊嚴本儀禮并坿校語行世近同年友張君翰宣讀是書舉其誤數十條來諗于余余惟是刊悉存嚴本面目其中譌鈌斷壞之字閒據陸賈張李四家書是正完補即校語有未盡舉出之字多見芸臺侍郎儀禮校勘記及段若膺儀禮漢讀考中讀者自能得之巳於前校緣起涉及而張君精心解詁妙悟博通是有以助余不逮爲不可沒故復校讎一過續刊所舉并異世之如張君者復有以告余也丁丑仲冬望後吳縣黃丕烈識

鄉飲酒禮

注楣前東也（宋刻梁字壞刊誤東當改梁李集釋梁一）注不于主人正禮也（宋刻于字誤刊仍之于當改干李集釋干）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宋刻經文賓下衍服字李集釋同案云賓下原有服字唐石經同嚴本從唐石經也）

大射儀

注侯巾類崇高也宋刻巾李集釋巾注應䡴應朔䡴也先擊朔䡴應之宋刻先擊朔下無䡴字䡴應之上無應字李集釋多䡴應二字注令文錫或作錫宋刻下錫字不作鍚李集釋鍚注爵反注

爲一手不能正也宋刻注字誤刊仍之注當改注李集釋注注燭僬也宋刻僬字誤刊仍之僬當改燋李集釋燋

聘禮

注圭璋賈人執櫝而俟宋刻圭字壞刊誤圭當改圭經公皮并迎賔于大門內宋刻并字誤刊仍之并當改幷注曲禮曰執玉宋刻玉誤刊仍之王當改玉後覲禮王不受玉出授王人王壞作王其誤同也皆當改玉注薪從禾芻從禾宋刻上禾字誤刊仍之禾當改米李集釋米注客拜禮賜遂行之宋刻行下有之字單疏引注作行之經記

聘曰致饔宋刻曰誤刊仍之曰當改日李集釋日

公食大夫禮

注南面而左几宋刻几誤刊仍之几當改几李集釋几經洗東南西北面上宋刻北面案李集釋面北注賔

不敢俟成拜宋刻俟字壞刊誤俟當改俟

覲禮

經侯氏還辟宋刻辟字壞刊誤辟當改辟注詩曰謂子不信有如皦日宋刻子誤刊仍之子當改予李集釋予

喪服

傳持重於大宗者宋刻持李集釋持有案語云持原本誤作特今改持蓋嚴本持是也魏要義作持單疏亦作持注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宋刻降下無大功字案李集釋單疏亦無大功嚴本無大功字是也注謂老君有廢疾而致仕者也宋刻若不誤刋訛君當改若傳大夫去君埽其宗廟宋刻埽不誤案李集釋埽釋曰埽其宗廟謂拚除之也單疏亦作埽嚴本是也

士喪禮

經唯君命出升降自階西階宋刻西階上衍階字刋仍之李集釋升降自西階注設牀襢第有枕宋刻檀乃襢之壞字第乃第之壞字刋作檀作第誤檀當改襢第當改第注右菹菹在醴南也宋刻醴字李集釋醴注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宋刻此句下無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八字案李集釋亦無有案語云此下今注疏本有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八字蓋疏內所引後人誤加入注中卦中央壞也宋刻卦乃封之壞字刋誤卦當改封

既夕禮

經注脾讀爲雞脾肶之脾宋刻肶乃肶之壞字刋誤肶當改肶李集釋肶記注有其氣微難節也宋刻有案李集釋爲記注於是始去笄纚服深衣宋刻去笄連文案李集釋云去下笄上有而冠二字記注角觶四木柶二素勺爲少進醴酒兼餘之也宋刻勺下無二字少不作夕案李集釋有二字少作夕

記既馮尸主人祖髻髮宋刻祖字誤刊仍之祖當改袒記卜曰吉告從于主婦宋刻曰不作日記注凡爲矢五分其笴而羽其二宋刻笴字誤刊仍之笴當改笴李集釋笴

李集釋曰記注朝服日視朝服之也宋刻服之李集釋之服

士虞禮

注主婦不薦衰斬之服不執事也宋刻衰斬李集釋衰斬注或曰菹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宋刻何案李集釋何有案語云今注疏本訛作可蓋嚴本何是也單疏何記注郊特牲日明水涗齊貴新也宋刻日誤刊仍之日當改曰記注亡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宋刻亡乃士之壞字刊誤亡當改士宋刻王亦壬之壞字刊誤王當改壬案李集釋士壬不誤記注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宋刻衍下者刊仍之李集釋無

特牲饋食禮

注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乂以畢臨匕載宋刻乂李集釋乂作乂張翰宣曰乂字疑上畢狀如乂而誤張說是也

少牢饋食禮

注韭菹醓醢朝士之豆也宋刻士不作事案李集釋曰朝士當作朝事嚴本是也注豐大夫禮豆葵菹

在縪宋刻縪上無北字李釋北縪注啐酒而不啐爵宋刻下啐字不作卒李集釋卒釋曰啐爵當作卒爵

有司徹

注昌本麋臡宋刻麋李集釋麋注是言亦遂之手下言上無湇爵不止互相發明宋刻言上李集釋上言注立飲拜既爵者變於大夫明刻大不作丈經尸譔祀前尸從明刻祀誤刑仍之祀當改祝

宋嚴州本儀禮經注精校重雕緣起

嘉慶乙亥春宋嚴州本儀禮經注刊成將出以問世而於嚴本之是非悉校録之以質諸讀是經者因著緣起於簡端曰儀禮經注宋刻絶鮮　國朝顧氏炎武張氏爾岐祗取唐石經以校明監本余先後收得宋刻經注本及宋刻單行疏本各校副本流傳於外阮芸臺侍郎取以入儀禮校勘記中者是也後張古餘太守在江寧將此經注及疏合刊學者巳幸雙美合璧矣歲丁卯古餘又屬影抄經注本將以付刊既而調任吉安札致余曰俟抄竣即交伊友收存如言交去越歲戊辰伊友云古餘謂吳門有好事者如欲刻之當舉以贈遂從伊友處次第取刻之未及半而靳不與復商諸友人陶蘊輝補寫其様之未全者至乙亥工成是此書經注本之行世古餘太守為之倡而余與陶君輔之者也單注為宋嚴州本證諸宋張淳儀禮識誤而知之忠甫之序識誤也曰淳首得嚴州本故以為據今攷其從嚴本

者十數條皆與此本合則此本之為嚴本信矣雖然當日嚴本久行修板故不無齟齬今此本與張所見有同者有不同者有闕字未補刻者甚有不成字者抑忠甫當日取嚴本為柢而取自周廣順至宋之監本宋京之巾箱本杭之細字本正南宋嚴本之誤不足則質之疏質之釋文疏釋文又不足則闕之是忠甫固謂嚴本未盡善而校之也朱子俾其子細精密視他本為最勝今此本雖古刻乃忠甫未見未訂之本也取忠甫以諸本及疏釋文校正者校正之其能已乎况監細字巾箱今雖不可得而釋文有明葉石君影抄宋本疏有單行五十卷宋刻皆在案頭往往與所據者合是不可謂不幸也又　四庫全書聚珍板有宋李如圭集釋全載經注與忠甫所據佳處十同八九亦足相羽翼今以陸賈李張四家之書校此本刊行之不盡改其字於十七篇內者存嚴刻之舊面目也必為校語以附後者猶忠甫識誤之意也抑經注之譌闕出於嚴本張校之外者尚不

可校數段若膺先生定校勘記既臚陳之而先生儀禮漢讀攷亦將成書刊行學者合諸此本讀之落葉盡埽矣因古餘蘊輝褱余刻成此本遂為校錄一卷而記其緣起如是吳縣黃丕烈識

嚴本儀禮鄭氏注校錄





士冠禮

〔注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張淳識誤本改視為眡據陸德明釋文也李如圭集釋同案釋文云本或作視嚴本蓋用或作字〔注韇藏筮之器〕李本筮作筴案影宋刻魏氏要義筮嚴本不誤〔經徹筮席注徹去也〕張本改徹為撤據陸也李本徹案經有司徹釋文云字又作撤說文無撤嚴本蓋用正字〔注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李本歡作勸案宋刻賈氏單疏本歡嚴本是也〔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張本改再入為再染下二字同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入魏本同〔注夫玄黃者天地之雜色〕張本改色為也李本同案單疏云玄是天色黃是地色嚴本當不誤〔注足以韜髮而結之矣〕張本改韜為支據陸也李本韜案單疏韜嚴本當不誤〔注謂此上凡六物〕張本改此作以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此嚴本當不誤〔注勺尊升所以㪺酒也〕李本㪺作㪺案單疏魏氏並同嚴本㪺蓋㪺之壞字○尊升沈氏彤校正作尊斗〔注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李本琪作璂案影宋鈔釋文琪〔注匴作篹〕張本改作篹為為篹巹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為篹魏氏為篹巹〔注坫作襜〕張本改作襜為為檐據陸也李本同案影宋鈔釋文檐單疏坫作檐嚴本檐譌為襜形涉而誤〔經夫贊者盥于洗西〕李本刪于洗西三字據疏也嚴本有○段氏玉裁曰注盥於洗句西由賓階升也句賈公彥誤讀乃云盥于洗西無正文而淺人乃增經文于先西三字李本無者是也〔注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

面者李本西作東非也乃譌字耳注扱柶於醴中張本改扱為捷據陸也李本扱案釋文云本又作插亦作扱嚴本盖用亦作字注亦俠拜也李本删也字經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注摯雉也張本改摯為贄據陸也李本摯案釋文云本又作摯嚴盖用又作本經吾子將莅之注莅臨也張本改莅為涖據陸也李本莅注榭注者李本者作也案單疏者注毎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李本則作階注皆所服以行道也李本所服作所常服案單疏缺葉無攷注至其衰末李本末作未案末譌為未形涉而誤經注中如此者甚衆舉例於此概可知実嚴本之誤不辨自明注篡殺所由生又民猶得同姓以殺其君也李本殺作弑案釋文云殺本又作弑嚴本與釋文正同

士昏禮

經至于廟門張本改廟為庿據陸士冠禮也案張所見嚴本各經注從苗從朝既非一例何必盡改古字李本作庿彼案云唐石經作廟嚴本當不誤注令又阿為庪李本又作文案文譌為又形涉而誤注辟逡巡張本改巡為遁據陸也張案釋文云逡遁音旬令本乃作巡至開寶釋文之本又獨于此作巡令案影宋鈔釋文逡巡七旬反下音旬正與開寶本合李本改為遁注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張本改迎受為梧授據陸也李本作梧受案作授案影宋鈔釋文梧授○段氏玉裁曰梧是也捂者字之譌迎者梧之義也注腊兔腊也李本兔作兎案兎譌為兔形涉而誤經綌冪加勺張本改冪為鼏據陸也影宋鈔釋文浴鼏李本冪案張李二本戴氏震各有案語謂當從冪則嚴本不誤注禁所以庪甗者甗嚴闕據李本補經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李本袘作袉彼案云唐石經袘案影宋鈔釋文袘單疏袘嚴本當不誤注同注使徒役持

炬火李本徒作從注裧車裳幃李本幃作帷案單疏幃嚴本當不誤注女從者畢袗玄則此
亦玄矣張本于此下增衣字據疏也李本同案單疏有衣嚴本當誤注刺黼以爲領張本攺刺為剌據陸也彼案云引說文五經文字證剌
字之非李本刺案單疏刺嚴本當不誤注以爲行道禦塵張本攺禦為御據陸也李本禦案單疏禦嚴本當不誤經膢布
席于奧張本去布字據陸也李本同經匕者逆退張本攺匕為朼據陸也李本於經匕俎從設注執匕者及此經匕者逆退注執匕者皆作朼
案單疏匕匕嚴本不誤又案張本李本案云少牢饋食禮長朼古文朼作匕則匕乃古文也○段氏玉裁曰匕朼本二物匕以取飯朼以載牲體此注云所以別出牲體則應作朼矣而古經多通
用不可強分經皆振祭嚌肝張本攺嚌為齊據陸也并云齊嚌古通李本嚌案影宋鈔釋文齊經乃徹于房中
張本攺乃徹為迺撤李本乃徹案單疏乃徹則嚴本不誤徹正撤俗說見上篇注將見良人之所之張本攺見為覸據陸也李本見案釋文云
今本亦作見嚴盖用亦作本又案單疏引孟子注云瞯視也彼瞯爲視亦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賈所見鄭注與嚴本合經受笲腶脩升張本攺腶
爲段據陸也李本腶案釋文云本又作腶同嚴盖用又作本注若或無娣猶先媵容之也李容作客案單疏容魏氏容則嚴本不誤
注不餧敗張本出餒字于上而正文仍作餒彼案云當舉餧字表于上又所引釋文當作餧今並誤而為餒故舉說文及五經文字以正之今案釋文訛作餒嚴本餧不誤張
所見嚴本已誤矣李本餧同嚴本注以託戒使不忘李本不作勿注使人醀之李本醮則醀乃醮之壞字注勉帥
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張本勉帥道婦據陸上釋文下帥道同句也李本同道同導陸張李是也經某之子未
得濯溉於祭祀張本溉作概據陸也李本同案影宋鈔本釋文概又案詩溉之釜鬵傳云溉滌也陸釋文云本又作概舉詩證禮嚴本盖用又作字
經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張本於敢不從句上有不字從廣順本也李本同

士相見禮

經士相見之禮摯 張本改摯為贄經注揔四十有四皆改從手為從貝據陸也李本摯單疏摯案釋文云本又作摯嚴盖用又作本且張云至庶人之摯鷙本從手則通改者妄矣

注固以請也 張本去也字據疏也李本同案單疏同

注見於所尊敬而無摯 無嚴闕據李本補

注維謂繫聯其足 張本於維字下增之以索三字據陸釋文注上句飾之以布全出四字也李本同則李所據本不同嚴本

注羔取其後帥 張本改後為從據疏也并云疏引注文亦作從至其下釋乃云凡羔羊皆有引帥若鄉之後君之命者也此釋亦誤以從為後今案單疏魏氏皆作從嚴本誤

注具猶辯也 張本辯作辨出辨字于上據陸也案張所見嚴本盖辨字李本辨辨辦本無二字

注君祭先飯 先嚴闕據李本補

注食其祭食 李本食其作於其為是謂於君祭食之頃也

鄉飲酒禮

注孝友睦婣任恤 張本改姻為婣據周禮也李本同案周禮釋文出睦婣二字下云音因此不出者必姻也又案單疏引彼鄭注云姻親於外親正用姻字嚴本當不誤

注當陳揖 張本正從嚴本且據疏引爾雅陳堂塗也以證之案單疏魏氏李本同

注事同曰讓事異曰辭 張本從嚴本作曰李本同案單疏魏氏同

注古文一作壹 張本出壹字於上據經文壹故改為壹作一也李本與張改同案經士冠禮及鄉射禮注皆云古文壹皆作一此處嚴本誤也又案魏氏引注古文壹作一

注疑正立自定之皃 張本依作正立案經士昏禮注疑正立自定之皃公食大夫禮注疑正立也與鄉射禮注疑止也異○段氏玉裁曰正皆止之譌四注皆於止字斷句

注少退少辟 張本改少辟為小辟據陸也李本同

注可則傚也 大射燕禮同 張本改傚為詨據陸也李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傚嚴盖用又作本且經燕禮釋文亦出則傚字傚詨古通用

注與之燕樂也 張本

改燕為宴據陸也李本燕案單疏引詩云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可證鄭注之用燕樂字〔注葛蕈〕張本改作葛蕈據陸也與影宋鈔釋文合與嚴本宋刻異然案張引五經文字云詩葛蕈亦作蕈九經字樣云葛蕈經典或作蕈則嚴本蓋用正字也〔經執觶興盥洗北面〕張本去盥字據疏也李本同案單疏引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則經文之有盥明矣李本案云唐石經有盥字嚴本與唐石經合〔注拜賓復自屈辱也〕張本出復字于上而本文作服其所見嚴本與此異案釋文出復自字嚴本正合無庸識誤〔注先戒而又宿戒〕張本改又為復據陸上釋文而復同句也李本同案單疏缺葉無考〔注挺猶膱也〕張本僅出樴字于上而下文已闕戴氏震案語云疑張所據釋文云樴本亦作膱張氏多從釋文前一字故以樴改膱今案影宋鈔釋文猶樴音膱本亦作膱正與張所見本同嚴蓋用亦作本

鄉射禮此篇識誤闕李本亦闕而戴氏震參取惠棟沈大成所校宋本補經注

〔注猶少辟也〕案釋文少作小宋本少單疏本少〔注古文捝作說〕宋本改說為捝案單疏本說說是捝非〔經賓席未荅拜〕宋本未作末案末譌為未形涉而誤〔經采蘩〕宋本同唐石經同皆與嚴本合〔經未旅〕〔注未以次序相酬〕宋本未作末案單疏云必於未旅而射者旅則醉禮終恐不得射故於未旅而射也未譌為末形涉而誤〔注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宋本謝作榭下曰謝從謝立謝同案公羊釋文出宣謝鄭正用此謝字單疏引云及成周宣謝及此州立謝謝則有堂無室三引皆用謝字則嚴本不誤〔注及羣士未觀禮者也〕宋本未作來案單疏云言衆賓則與賓俱來者也又云直來觀禮者也足證鄭注來字來譌為未形涉而誤〔注起由中東就左獲〕宋本東作西案中西即經上文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也宋是嚴誤〔注及注如大射〕宋本及作反案單疏云反注為一手不能正也反譌為及形涉而誤〔經興適左个中皆如之〕宋本皆作亦唐石經皆〔注曰鄉言還當上耦

酉面（宋本酉作西案單疏西西譌為酉形涉而誤）注遥號令之可也（宋本令作命案單疏云遥命之也命譌為令形涉而誤）注
其他賓客鄉大夫（宋本鄉作卿案宋本是也單疏云采蘋是鄉大夫樂節此用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單
疏鄉字乃卿字之譌鄉射禮乃鄉大夫州長所行似宜用采蘋而用騶虞故注著明之曰亦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卿大夫則歌采蘋謂鄉大夫州長而外賓客雖為卿大夫祇
歌采蘋此謂觀禮之卿大夫鄉飲及此篇所謂諸公大夫也）注奄東之（宋本奄作掩案單疏云故於此時中掩左下綱如初張時也掩奄古通）注樂正
反自西階東北面（北嚴闕據宋本補案單疏本北面）注至此盛禮以成（宋本以作已）注燕設啗
具（宋本具作具具譌為具形涉而誤）注衆賓之未飲而酬主人之賛者（宋本未作末案單疏本同末譌為未形涉而誤）注
下文大夫之未飲其未若皆衆賓兩未亦皆末誤）注禮殺進受尊者之酬猶不拜（宋本進作雖案單疏本雖雖是也）注
及賓觶大大之觶（宋本大大作大夫案單疏本大夫夫譌為大形涉而誤）注賓組奠觶于其所（宋本
組作坐案單疏本坐坐是也）注組陽氣之所發也（宋本組作祖案此是引鄉飲酒義單疏云飲酒是陽故法之組字誤）注以爵
拜（以嚴闕據宋本補）注旌物名也（宋本物作總案單疏總作揔則物乃揔之壞字脫其下半也）注不待中爲備也
（宋本備作雋雋是也）注宜於躬器也（宋本躬作射案單疏本射射譌為躬形涉而誤）注半其出於射者也（宋本射作
躬案單疏本躬躬譌為射形涉而誤）

燕禮

注寢露路寢（張本改露為路據疏也李本同案單疏路露路古通）經冪用綌（張本改冪為冪識誤本文不全戴氏案語推張氏之意經及注

雨冪字並因前士冠禮等篇釋文而改誤也注鼏用綌若錫張本無識誤文李本冪案單疏引注冪則嚴本經冪而注鼏注蓋譌冪為鼏也注
宰夫大宰之屬張本從監嚴本大李本皆同他本大作人非也注君物日膳李本日作曰案曰譌為日形涉而誤注令
文從北以下李本北作此李是也嚴誤注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與張本出壹字于上其識誤文不全戴
氏案語據注文推張意據釋文改也案單疏引正作一與嚴本鄭注合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又宴
歡在於飲酒成其意張本改宴為宴據監本也戴氏案語謂宴乃筆畫之誤案此處果作異字釋文當出宴字段氏曰說文宴字林宴
見五經文字注與之宴樂也張本亦改晏為宴注退巾與筭也李本巾作中案中譌為巾脫筭也注樂
正亦學國子以舞李本學作教案單疏述注作教段氏曰文王世子篇學世子學士學干戈學羽籥大樂正學舞干戚皆戶孝反嚴本不誤注
主國君鄉時親進醴于賓張本改鄉為饗案釋文饗或作鄉非張氏從釋文也據賈疏亦當作饗鄉非也經
袒朱襦張本改襦為襦據陸也彼案據說文正之當作襦李本襦
大射儀此篇識誤鈌李本亦鈌戴氏震取惠棟沈大成所校宋本補經注
注宰於天子家宰治官卿也宋本家作家是也注成於百官宋本戒戒是也注主人
宰大也宋本大作夫夫是也注其篇工宋本工作亡案亡譌作工形涉而誤注司馬政宮宋本宮作官案官譌為宮形涉
而誤注令文於為干宋本干作于于是也經射者非其其侯衍一其字宋本不重其注揩扱
也案釋文云捷本又作扱嚴本蓋用又作字注簫弓末宋本末作末案末譌為末形涉而誤注大侯服不氏負

侯徒一人 徒嚴闕據宋本補 注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 宋本躬誤射案單疏引注作躬又云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則躬字不誤 注眙女曾孫 宋本眙作貽案釋文出貽女云遺也貽乃眙之譌字 經卒祭左个之西北 宋本左作右案作右非也上文經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疏云下文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可知嚴本作左是 經三耦拾取矢如初 宋本三作二非 注其詩有射詩侯首不朝者之言 宋本詩侯作諸侯案諸譌為詩形涉而誤 注後出失之 宋本出作世是也 注或有缹鼈膾鯉 宋本缹作炮案釋文云或作缹無同音缶單疏本魏氏本皆作缹可見儀禮古本不作炮者段氏曰炮與缹音義皆異炮者連毛燒之缹者爆煑之也詩韓奕正義可攷鼈非可毛炮者 注以口齒受獻 宋本以齒連文案此口衍不當有 經洗象觚 宋本觚作觶案注云觚當為觶則經文不應改字釋文云音觶則但當讀如觶音不得改從觶文也嚴本不誤 注又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宮也 宋本宮作官案官譌為宮形涉而誤下注后夫人之宮也宮亦當作官

聘禮

注諸侯謂司徒為宰 又 宰夫宰之屬也 張本於宰字上皆增大宰據陸也李本宰為大宰同案單疏述注云諸侯謂司徒為宰者也賈所見鄭注亦無大字 注天地配合之象也 張本改配為妃據陸也李本妃案釋文云本亦作配則此蓋用亦作字 經司馬執策立于其後 張本改策為筴據陸也戴氏案語據說文及五經文字證改策為筴之誤李本筴 經末入竟壹肆 張本改壹為一據陸也李本一段曰一是 注以譏異服 張本改譏為幾據陸也李本幾案單疏述注云關譏異言是鄭注本用譏字其釋又引王制注亦云幾異服異言又引周禮司門云云幾出入不物者則鄭注周禮多用幾字此儀禮自用譏字釋文云本又作譏嚴本蓋用亦作字 注其有來者者 張本改下者字

為與據陸也李本同則此當誤〈經竹簋方〉張本改簋為簠據陸也李本簋戴氏案語據唐石經及注以作簋為正案釋文云本或作簋嚴本盖用或作字且單疏本

作簋則此不誤〈注六鉶〉張本改鉶為鉼據陸也云此卷經注凡六其二作鉼其四作鉶釋文不及鉶字必皆鉼也戴氏案語訂張盡改鉶從鉼之非案釋文首出六鉼嚴

本正與之合單疏云故鄭言簋鉼之等也則此鉼字當不誤〈注俟辨也〉張本出辨字于上以正監杭本之誤據陸也其所見嚴本原作辦李本辦作辨案辦

辨古無二字前士相見禮嚴本亦作辨〈注少進於土〉李本土作士案士譌為土形涉而誤〈注賈人鄉入陳幣東面

俟〉張本改鄉為鄉後鄉公鄉將鄉時鄉以皆同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亦作鄉〈注凡襢裼者〉張云獨監本以襢為禮今從諸本并據陸

也〈經自後古客〉李本古作右案右譌為古形涉而誤〈注若有所問也〉張云監本無有字令從諸本李本同〈注來

言文陽之田〉李本文作汶案文誤〈注几賔左几〉張本改上几字為凡據疏也李本凡案單疏凡云賔左几者對神右几也盖釋注賔

左几如張所云盖見疏文作云凡段曰單疏宋刻作凡云自是誤倒〈注不敢冨公禮也〉李本冨作當案當譌為冨形涉而誤〈注几

取幣于庭北面〉李本几作凡案單疏云凡取幣于庭北面者言凡非一又曰故云凡以廣之也則几乃凡之誤〈注嫌擯者一

一授之〉張本從嚴本案單疏云明不一一授同時訝受可知也則一一為是〈注執皮者奠皮〉李本執皮作執介誤〈注小休

息也〉李本小作少案單疏小休〈注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李本臛作膗案釋文出牲膗李當據此嚴本自

作臛字與說文合〈注唯燖者有獻北饌先陳其位〉李本獻作膚北作此案膚此譌為獻北形涉而誤〈注

有腊者所以優賔也〉張本改腊為腥據疏也李本腥案有腥者釋經文腥字也單疏腥腊誤〈注酒不以雜錯為

味〉李本作醋雜李誤也〈注豕束之〉張本出束字于上而原文作豕束之是張所見嚴本為束也故引疏云豕束縛其足是張改束為束者據疏也李本束

令嚴本宋刻未誤注中夫之西張改夫為央者據監本也李本央夫乃央之誤注凡賔客之治令訝聽

之李本令作令單疏同令字誤注主人與辭於客李本與作固注令之縛也張本改縛為縳據陸也李本縛案釋

文不以縛讀同絹者為正字而以縛音須者為正字以縛為一作字此大誤也張不能正而從之注凡君有事於諸侯臣之家

張本去侯字據疏也李本同案單疏述注無侯字段曰侯字有者是也對己臣之家言之注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張云監本已作已令從諸本作

已李本同己是也注明去而宜有已也張本改已為巳據疏也李本同案巳譌為己形涉而誤注鄭伯惡其大

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盖請而不得入張本改逐為遂據監本也李本逐案單疏引公羊

傳何休注云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則此逐字不誤注士隨自後李本士作土士譌為土形涉而誤注王于闈張本改于為於據陸也李

本于注夫人出子死李本出作世案世譌為出形涉而誤注宜清淨也李本淨作靜靜是也注雖有臣子張本

親因李本因作姻案單疏述注親因因是也注以巳至朝張本改巳為己李本同案己譌為巳形涉而誤注方板也張本

改板為版據陸也李本版注少退別其處張本去其字據陸前釋文注別處同句也李本同單疏同注軷涉山川張本

改軷為跋據陸前釋文注跋涉音同句也李本軷單疏軷經又齎皮馬注齎猶付也又馬云齎張本悉改

齎為賫據陸也案戴氏案語據說文證改賫之非李本齎案單疏述注馬曰齎則經注之齎皆當作齎矣嚴本是經辭曰非禮也敢對

曰非禮也敢辭張本去末辭字據注與疏也李本同案段氏玉裁經韻樓集曰此經辭曰與上文三辭字迴別上文為文辭之辭此為不受之辭

於說文為辤字故注別之曰辭不受也對則訓答問又云二者皆卒曰敢則敢下之無字可知矣二者證諸左傳若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

于之二守國高在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此辭曰非禮也敢之證也宴甯武子賦湛露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諸侯朝正於王王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此對曰非禮也敢之證也凡敢下有辭之本非也〈經又見之以其摯〉張本改摯為贄據陸也李本摯案說見士相見禮篇〈注鞠躬如也〉張本改躬為窮經鞠躬焉同據陸也李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躬嚴同亦作本〈注舉足則志趨卷遯而行也〉張本改遯為豚據陸也李本豚案單疏述注卷遯〈注舒鴈鵝〉張本于末增也字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標注起訖威儀至鴈鵝嚴本無也字與賈本合〈注此謂重賄反幣者也〉李本重作厚案單疏引重賄疏用注注用經重字不誤〈注若今萊易之閒〉李本易作陽案影宋鈔釋文陽字無有作易者嚴本與釋文合萊易二水名漢書故安易水東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淶此萊字當即淶也

公食大夫禮

〈注問所以來事〉張本于以字下增為字據陸也李本增同案單疏述注云問所以來事釋云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賈蓋以為字釋以字〈注楣謂之梁〉李本梁作粱案粱譌為梁形涉而誤〈經士舉鼎去冪於外〉張本改冪為鼏李本同案單疏冪段氏云凡器云冪鼎云鼏經之例也而亦有鼎云冪者〈注謂精理滑脃者〉李本脃作脆案釋文滑脃脃字不誤〈注其故處〉張本于末增也字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標注起訖東遷至故處處蓋無也字不誤〈注不言綪錯俎尊〉張本去言字據陸也李本言案單疏述注有言字〈注古文簋皆作軌〉李本軌作軓案軌譌為軓乃軌之誤字〈經寶于鐙〉案當作實各本不誤〈經宰夫設鉶四于豆西〉張本改鉶為鈃據陸也李本鉶案說見前聘禮〈注燕禮記曰凡

奠者於左張本從嚴本有燕禮字李本同案單疏述注有燕禮字釋曰經三按燕禮無此文此必傳寫者誤盖疑鄭注之衍此二字也牲之肺李本性作牲案性乃牲之誤字注扱其菜鉶也李本菜鉶作鉶菜李是注雖加目是一禮李本目作自案目乃自之誤字注令時臛也李本臛作膗案說見前聘禮注內則謂鮨為鱠張本改肉為內據監本也鱠為膾所見嚴本異李本肉作內同鱠不作膾案內譌為肉形涉而誤鱠當作膾從魚誤也注不於豆祭李本於作以案單疏於於是注目閒坐由兩饌之閒也李本目作自案目乃自之誤字注北面於階上張本于於字下增西字據疏也案單疏西階上注今文曰梧受李本梧作捂案梧從木是也單疏標注起訖從者至梧受注未經所終李本未作末案末譌為未形涉而誤注皆為莞張本改為為作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標注起訖司宮至為莞注今文苦為芐案苄乃芐之誤注巳有鹹和張本于末增也字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述注無也字

覲禮

注小行人職曰張本改日為曰據監本也李本同案嚴本宋刻曰字未誤張所見微異注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張本改已為巳李本巳案單疏述注作已又釋云則已布席者以其素不云布席而云設几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席之所設惟在此時推賈之意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已者侯氏也授几者侯氏布席者亦侯氏也嚴本作己義較勝段氏曰作已為是上公九介侯伯七介上介出他介可為不必侯氏自布注大夫者卿為訝者也張本從嚴本作卿并據陸也注今文王為圭李本圭作璧圭是注不敢由賓客位也張本改客為之據監本也李本同注畢者見尊張本去者字據陸前釋文畢見同句

也李本同案單疏引注有者字注王不使人受馬者主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張本改主為至據疏文義當作至也李本同案單疏文有至于字注官謂壝土為埒張本改官為宮據諸本也李本宮案下注有為宮者三字則此官字誤注以象牆壁也李本牆作牆牆乃誤字注所謂神明也李本作明神案單疏述注明神出周禮則神明誤倒注王官之伯帥之耳張云吉觀國所校監本改王為曰今從諸本作王并據篇末之注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也經天子乘龍載大旆張本改旆為旂據諸本也李本旂案注及單疏皆作旂旂是旆誤注縿籍尺有二寸李本藉案藉譌為籍形涉而誤注其盟愒其著明者李本愒作揭案單疏述注愒影宋鈔釋文同段氏曰字作愒從心義作揭從手揭者舉也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其就祭之所日山川月寂著明者也愒盖揭字之假借應基竭切而陸氏乃苦盖反賈疏亦不定愒字之義皆其疏也

喪服

注搹扼也張本改扼為阸據陸也李本同段氏曰作扼為是說文搹把也或從戹作扼扼即今之扼字也鄭以扼釋搹者以今字釋古字之例注屋下壘墼為之李本改壘為纍案釋文壘單疏述注壘按當作墼注不言適子張本改適為嫡據陸也李本作適案釋文云本又作適嚴同又作本單疏作適注別然男子也張本改然為於據監本也李本于案單疏述注於注言在室者謂已許嫁張云按監巾箱杭本謂作闕今改謂為闕據諸本及疏也李本闕案單疏述注闕闕是也注如著幓頭焉張本云監本幓從諸本幓案監本幓下戴氏云案此下有脫文當是言監本幓作幧據此則作幧者惟監本矣李本幓單疏幓段氏曰幓非幧是注凡女行於大夫以上

日嫁張本改日為曰據諸本也李本曰注始祖者感神靈而生張本改感為咸據監本也李本感案單疏述注感釋云謂祭所感帝還以始祖配之又云是后稷感東方帝靈威仰所生契感北方黑帝汁光紀所生則嚴本感字不誤張氏誤注若稷契也張本改契為㪍據陸也戴氏案語已證作㪍之非李本契案單疏述注契注繼之以姓而弗別李本繼作繫單疏謂殷家不繫之以正姓貫自釋作繫字案繼乃誤字經女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張本第二女字作子據前章云女子子也李本同注天子畿内之民張本改畿為圻據陸也李本畿案釋文本又作畿嚴本同又作本注止者不降李本止者作此著案單疏述注此著嚴本止者乃皆誤字經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張本改嫂為㛮據陸也李本嫂案釋文云本亦作嫂嚴同亦作本注嫂猶叟也張本改叟為傻據陸也李本叟注當言其以明之又足以明之矣張本改明為見據陸前注云下以見同句也李本明注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又不得祀別子也張本改得為復據陸也李本得經以小功之繐也段氏曰繐乃縷之誤玩疏文本作縷唐石經而下無不誤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尊四升半又以服至也張本移尊字在至字下謂上句多一尊字下句少一尊字據疏也李本尊字未誤案此嚴本誤注此主謂大夫之為殤者服也張本改大為丈據疏也李本大注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張本改此無服之無字為庶字據疏義李本無段氏云作庶者是也通典作此無母服無所見也亦通經為從父昆弟李本父作婦誤注父之適妻也李本父作君案父是注異爲孺子室於宮中張本改孺為㒉據陸也戴氏案語已正改孺為㒉之誤李本孺注而甥服之也李本甥服之作服緦李本非甥服之謂以服甥者服之也注將亡失尸柩也張本改尸

為屍據陸也李本尸注其奠如大斂張本出斂字於上而原文作其奠如大奠據陸改大奠為大斂李本同嚴本案嚴本不誤注禮宜同

也李本禮作理嚴本是注士雖當事皮錫衰而已張本于皮字下增弁字據監本也李本弁有弁者是注燕尾

二尺五寸李本改二作一案一是也各本皆誤二

士喪禮

注疾時處北墉下張本改墉為庸據陸也李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墉嚴同亦作本經受用簋張本改簋為簠據陸

也李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簋嚴同或作本注恐其辟戾也李本辟作辟案辟乃辟之誤經書銘于末曰張

李本未作末案末譌為未形涉而誤注槃承溴濯張云監本溴誤作溼從釋文及諸本作溴注鬲將縣重者也張本

于重字上增於字據陸前注於重同句也李本有於字疏亦曰注云鬲將縣於重者也案有者是注及其巾而已張本改及為反據疏也李本反

案反是謂既含而仍蒙布巾也注又還結於項巾張本改巾為中據監杭本也李本中案中是注決拾既次李本

次作佽注令不挈也張本于挈下增指字據陸也李本有指注令文澤爲也張本改澤為擇也為澤據杭本也李注黑衣裳

本同張是也注大夫玄冒黼殺張本改黼為黻據監杭本也李本同張李是也此注喪大記三字當作禮器二字

赤緣謂之縁張本于緣下增之字據陸也李本同注天子以球玉張本改球為璆據陸也李本璆注天子搢

珽張本改珽為珵據陸也李本珽案釋文云本又作珽嚴同又作本經皆繶緇約純張本去約字據陸也李本同去者是也注比

皮弁之屨張本改比為此據監杭本也李本此案此譌為比形涉而誤注皆者皆具以下張本改具為貝據上經云貝三

也李本同案貝譌為具形涉而誤注復於筐處張本于末增也字據陸也李本無注造水焉李本水作冰案釋文造冰
水乃誤字注第有枕李本第作第案釋文第第譌為第形涉而誤注象平生沐浴倮程張本改程
為裎據陸也注主人出而襢第李本第為裸誤案李釋云襢第注古文澳作緣李本緣作彖李是
注送終之禮張本于末增也字據疏也李本同經受具奠于尸西李本具作貝案貝是也注如
商祝之事李本祝作祝案祝不成字注不在數明衣張本去在字據釋文也李本同案經文不在算則在字當有注
搢插也李本改插為捷當據陸也下插於帶之右旁同注決以韋爲之藉張本去之字據陸也李本同注析其
末者李本末作末案末譌為未形涉而誤注紞被也張本於被下增識字據陸也李本同張李是也注袍繭之屬
張本改繭為襺據陸也李本同張李是也注又將初喪服也張本改喪為變據監本也李本同注狀如今之著
幓頭矣張本去之字據陸也李本同注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李本縚作韜注古文予
爲與李本與作于注今文胉胉爲迫張本去一胉字據監本也李本不重胉字案嚴本衍注柢皆爲眂
張本改眡為眂據陸也李本眂張李是注禮防其以死傷生張本改防為坊據陸也李本防案釋文云本亦作防嚴同亦作本注
帛爲褶李本為作謂誤也注燎火燋張本改火為大據陸也李本大案影宋鈔釋文火燋段氏云大是也注橫者三沈氏彤校
正三作五注盛之也段氏校正盛當作神下節注彌神之可證注君殯用輴張本改輴為楯據陸也李本輴案李釋引檀弓龍輴為證注
軜輁軸也張本改軜為軸據監杭本也李本軸案軸是注謂豚體及上俎之陳張本改上為匕據監杭本也李本匕張李是

注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 李本凡作凡案作凡是 經君若有賜焉則視斂 張本改斂為歛據注及監本也李本斂案注云君視大斂則斂譌為斂形涉而誤 注巫掌招弭 張本改弭為彌據陸也李本弭案釋文又作弭嚴同又作本 經用瓦敦 李本用作有李誤 注常簋位 張本改常為當據監本也李本當案當譌為常形涉而誤 注中央壤也 張本從嚴本中李本中 注掌共燋契 張本改契為挈據陸也李本契案釋文云本又作契嚴同又作本 注遂灼其焌契 李本灼作歛合周禮 注示高揚火 李本示作眂合周禮 經卜宅如初儀 張本改宅為擇據上文筮擇如初儀句改也李本擇案自唐石經譌宅而嚴本仍之

既夕禮

經夷牀饌于階閒 張本改夷為侇據陸也李本侇案釋文云本亦作夷嚴同亦作本單疏述注夷 注朝正柩用此牀 張本去正字據陸也李本有正案單疏述注有正 注燭用烝 張本出蒸字于上而原文用蒸字盖其所見嚴本蒸改蒸為蒸據陸也李本蒸案單疏述注蒸葉石君所抄宋釋文作蒸蒸見說文今人知蒸而不知蒸矣 注此不象如初者 張本改象為蒙據疏也李本蒙單疏述注蒙案蒙是也 注為有所拂扐也 李本扐作扐案單疏扐扐同仂扐不成字 注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軹焉 張本改程為程改軹為軸據疏及監本也李本程軹案單疏述注程軸段氏玉裁曰軹軸皆通著金關軸與車轊同制 注車當采榮 李本采作東案單疏述注東采誤也 經御者執策立于馬後 張本改策為筴李本策 注士不愉綏 李本愉作揄案單疏述注揄賈所釋皆作揄案揄是其餘非也 注披輅 李本輅作絡案單疏述注輅案輅是絡誤 注抗禦也所以禦止

士者 張本改禦爲御據陸也李本禦案釋文云本亦作禦嚴同亦作本張所見嚴本作禦土李本同案此宋刻嚴本土譌爲士形涉而誤

注茵在

杭木上 李本杭作抗單疏述注抗案杭見說文經文抗木亦當作杭木

經甕甾三 張本改甕甾作甕瓦據陸也李本甕案單疏述注甕甾說文字從缶

注令文杅爲桙 李本杅作杅案注杅盛湯漿作杅杅卽盂作杅非也

經杖笠翣

注翣扇 張本皆改翣爲箑據陸也李本翣案單疏述注翣釋文亦作翣未知張所見何本

經祖 李本祖作祖此祖譌爲祖形涉而誤

注爲將祖變 張本出祖字于上而本文作祖故改祖爲祖據疏也案張所見嚴本誤祖而此不誤單疏述注祖釋云下經商祝御柩乃祖是將祖故此主人袒祖卽變也據此則嚴本于經則譌祖爲祖于注則未譌祖爲祖也

經及衆主人祖 李本祖作祖案單疏亦釋作祖此亦形涉而誤

注參分庭之此 張本改此爲北據監杭本也李本北案單疏述注北其釋亦作北

注無漆飾 李本漆作漆案單疏漆

注離挂 張本于末增也字其所見嚴本挂有二點者誤李本挂案單疏述注離挂無也字

注燭俠路 李本路作輅案單疏作輅

注若親受之然 李本受作授單疏授案授是

注君容祝 張本改祝爲祝據陸也李本同案祝是也

經婦人入大夫踊 張本改大爲丈據監本也李本丈案丈譌爲大形涉而誤

注不忍一日離 張本于末增也字據陸也李本有案單疏無

經主人啼 張本改啼爲諦據陸也葉抄釋文如是李本啼案單疏啼

經楔貌如軛 張本楔作楔其所見嚴本異楔是也改軛爲軛據陸也李本軛單疏軛軛軛古今字

注盂水便 張本于末增也字據陸也李本有

注若令之

禪縿 張本改禪爲襌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述注襌禪是禪非也

注短無見膚 李本無作不案單疏述注無

注爲少進

醴酒 張本改少爲夕據疏也李本同案單疏夕夕是也

注苫編藁 張本改藁爲稾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藁

注古文幦

爲冪 張本改冪爲幕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標目冪用冪代幦古文假借也陸本非

注令文犬爲大 李本改下犬爲大案單疏標目大

經垂末內髺亂張本改末為末據監巾箱杭本也李本末末是注室東南隅謂之窔張本于室下增中字據疏也李本有案單疏述注有中字

經燕養饋羞李本饋作餽案單疏饋注古文𩝐或作拱張本改作為為據監本也李本作案單疏為注玩好日贈張本改玩為翫改日為曰李本玩日作曰案單疏曰曰是注今文柲作柴張本出為柴二字而本文作柴是所見嚴本誤柴為柴張改據陸也李本為柴案單疏標目作柴嚴本正合段氏曰柴乃柴之譌葉抄釋文正作柴

經猴矢一乘張本于首增矢字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標經起訖猴矢上無矢嚴本正合注輖摯也張本改摯為摯據陸也李本同案單疏述注摯并釋云故讀從執下至

士虞禮

注今文扃為鉉張本改為為作據陸也李本為案單疏為注如今擐衣也張所見嚴本擐作擐改擐為擐據陸也李本擐案單疏擐釋文云又作擐嚴同又作本注隋之猶言墮下也張本改墮下之墮為隓并移猶字在言字下據陸也李本墮下言在猶上案單疏述注同嚴本則嚴本當不誤注飯門啗肉安食氣張本改門作閻據監巾箱杭本以正嚴本之謬也今轉刻識誤者門閻倒亂不可讀李本單疏皆閻注喪祭進柢右鹽於俎李本柢作柢案單疏亦柢柢是也注文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李本文作丈案單疏丈注几在南變古文張本改古為右據疏也李本右案單疏釋仍作右右是也注或者遠人乎張本改者為諸據疏也又引特牲饋食禮注為證李本者案單疏述注者注卽徹室中之饌李本卽作則則是注今文或作苄張本改作為為據陸也李本作案單疏述注作芐張本所見作苄不誤從卞者誤也注記異者之節張本從嚴本記李本記案單疏述注記注今正者自相亞也張本出令字于上而本文作令是所見嚴本與此異也李本令注卒哭日成

事張本改日為曰據檀弓也李本曰

注尸且將始祔於皇祖張本改且為旦據疏也李本旦案單疏述注旦其釋云是明日之旦也是足

經不說帶李本說作脫案單疏述注說說是

經沐浴櫛搔翦張本出揃字于上而本文作鬋是所見嚴本不作揃也改鬋為揃據陸也李本刪沐字翦作揃案單疏標經同嚴本

注搔翦或為蚤揃李本作搔或為蚤

注揃或為鬋張本揃作揃李本同揃乃誤字

注古文脰膉為頭嗌也李本嗌作膉案單疏述注葢李及單疏皆誤

注古文常為祥張本從嚴本古李本古

注古文禫或為導張本改導為道據陸前注為道同句也李本導案單疏導

特牲饋食禮

注閾作蹙張本改作為為據陸也李本作

注士祭曰歲事張本從嚴本曰李本日

注以其屬之長幼旅占之李本屬作年案屬是

注如今大木轝矣張本改轝為轝據陸也李本轝單疏述注轝案轝正轝俗

經豆籩鉶在東房張本改鉶為鈃據陸也李本鉶案說見前

注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張本去室字據疏也李本同案單疏述注無室字

注不象如初者張本改象為蒙據既夕禮之疏也李本蒙

注謂明日質明時而日肉孰張本改而日之日為曰據監本也李本日案曰是

注齊于坫張本去于字據陸也李本有案單疏述注有于字

注溉之釜鬵張本改溉為溉李本溉案說見前

注比衣染之以黑張本改比為此據諸本也李本此案單疏述注此則比乃此之誤字

注宗人則執畢導之張本改導為道據陸也李本導案單疏述注導道導古今字

注臨匕載張本云監本匕誤作上今從諸本匕李本朼案單疏述注朼

注批用桑李本批作朼下批畢同材明矣同案單疏述注匕則批乃朼之誤字而朼又匕之異文也說見前

注主人未執事張本云監本未

誤作求今從諸本未李本末案單疏述注末 注加匕東柄 張本改柄為枋據陸也李本改同案單疏述注柄枋柄古今字 經及兩鉶

芼 張本所見嚴本鉶作鈃云監本多一鈃字張本從諸本作及兩鈃鈃芼李本增一鈃字案嚴本宋刻鈃作鉶鉶字不重 注饗食勸強之也 張本改強

為彊據陸也李本彊 注主爲孝薦之饗 張本改主為圭據監本也李本圭案單疏述注圭釋云引舊說者證圭為絜明之義也則圭譌為主形涉而

誤 經右取菹擩于醢 張本去于字據陸也李本同 注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

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 張本改墮為隋據陸前注後隋祭皆放此句也李本同 注祭酒穀味之

芬芬者 張所見嚴本芳芳改芬芳為芬芳李本芬芳 注大羹湇自門入 張本云巾箱本大誤作六今從諸本大李本大案單疏述注大

注三者士之禮大成也 李本士作土案士譌為土形涉而誤 注肺脊初在俎豆 張本改俎為菹據疏也李本菹案單

疏述注菹菹是也 經佐食授挼祭 張本改挼為妥據注也李本同 注季小也 張本改小為少據陸也李本小案注挂祛以小指者則小字不

誤 經佐食北面拜受角 張本云巾箱本拜誤作和從諸本拜李本拜 注豕亦然 張本云巾箱本豕誤家從諸本豕李本豕

經獻洗及佐食 張本改洗為祝據監本也李本祝案祝是 注火夫之胹子 李本火作大案大譌為火形涉而誤 注

古文備爲復 張本從嚴本復 經降實散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 張本改南為面

據下文經有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句也李本面案面是 注赤當三也 李本赤作亦案單疏述注亦亦譌為赤形涉而誤 注大宗巳

侍于賓奠 張本云監本巳從諸本巳李本巳案單疏述注巳 注祭之未也 李本未作末案末譌為未形涉而誤 注司以

觀政矣 李本司作可案可為為司形涉而誤 經酳下蕢亦如之 張本云巾箱本亦如誤作交加從諸本亦如李本同 經

閨牖戸降 李本牖作墉案墉誤

注唯實俎有司徹歸之 張本改實為實據監本也李本實案單疏述注實案實是實誤

經冪用綌 張本改冪為鼏據注也李本冪注亦從冪案鼏用鼏壺用冪大例如此而亦通用

注可烝裏之也 張本改裏為裹據陸也李本裏裹案裹是

經饎爨在西壁 張本改壁為辟據陸也李本壁案以辟代壁古文假借

注立縮順其牲 李本牲作性案性是也心宜立舌宜縮

經内實立于其北東面西上 張本改西為南據諸本也李本南南是○案冪用綌巳下五條單疏缺葉

注辟大夫妻 張本云監本誤作臂從諸本辟李本辟案單疏述注辟辟是也讀同避

注爲其巳甚卑而全之 張本云監本巳作己從諸本巳李本巳案巳是也

少牢饋食禮

注禮將祭礼 案礼李本作祀此礼乃祀之誤

經日用丁巳 案釋文巳音紀注皆同凡作巳者誤也嚴本亦誤

注某仲叔季 李本某作其李是也

注亦曰仲某叔某季某 李本其作某李是也

注書於板 張本改板為版據疏也李本板單疏述注版案版板正俗字

注爲期肅諸宮而皆至 李本宮作官案單疏述注官官是

經凡洗篚于東堂下 李本凡作几案單疏釋云則凡洗篚三者凡譌為几形涉而誤

經肩臂臑膊骼 李本骼作胳案單疏胳胳是

經同棜皆有冪 張本改冪為鼏據注也李本冪注文冪作鼏乃冪作鼏之誤案單疏標注起訖出作冪二字蓋嚴本與之合

注古文朼作匕 張云監本匕作上從諸本匕李本匕

注不敢以食道 李本不作下案單疏述注不釋引檀弓下誤

經主婦被錫衣移袂 張本改移為侈據陸也李本侈案影宋鈔釋文云本又作移嚴蓋同又作本單疏釋移

注韭菹醓醢 李本上醓字作醢案單疏述注醓并

引周禮為豋醯是也經羊在自東李本自作豆是也自乃誤字注龜有上下泗李本泗作甲案單疏述注甲甲是也

注今文辯為偏張本改為為作李本為案單疏標注起訖出為偏二字經置于膚北張本改置于為直於據陸也李本直于李是注先飲啗之張本改飲為食據陸也李本食案單疏述注食食是牢肺正脊不得云飲注尸授牢幹而實舉

于俎豆張本改俎為菹據疏也李本菹菹是經祝酌受尸張本改受為授據經上文也李本授授是注古文墮為肵張本改墮為綏據經文綏也李本同經主人佐執爵張本改佐為左據經前後文也李本左左是注替為抶抶或

為戴李本抶皆作袂案影宋本釋文抶則抶乃古本經主人嘗之納諸內張云巾箱杭本嘗誤作當從監嚴本嘗注

不啐而卒爵者張云監本啐誤作卒從諸本啐李本亦啐經坐授主婦李本授作受李誤

有司徹

注汎埽張本改汎為氾據陸也李本汎注戒日請子為侑張本改日為曰李本曰曰是注几所以坐安體張云巾箱本几作凡從諸本几李本几注賛王几王爵李本王作玉案王乃玉之誤注臬實也張本去實字據陸也李本有單疏述注有實字案有者是注辟鉶也張本改鉶為鈃據陸也李本鉶經肩臂肫骼臑張本改骼為胳據陸也李本骼案釋文云本亦作骼嚴本蓋同亦作本單疏骼依字胳是也注上所折分者張云巾箱所誤作析從諸本所李本所案單疏述注所注

今友湆為汁李本友作文案文譌為友形涉而誤經尸卻手授匕枋張本改授為受據經文次第也李本受案受是注

絕肺未以祭張本改未為末從諸本也李本末案末是經主人其祭糗脩張本改其為共據上下文兼同之義也李本

共段氏曰作共者誤也嘉定金氏曰追儀禮正譌曰案下經云其受冡蒸受冡燔後經云其綏祭其嘏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主婦其洗獻于尸並可證此經用其字之例錢氏辛楣亦云張改非也

經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張本改肺為脯當是改右取肺之肺為脯據注及疏也李本脯案單疏標注起訖出脯肺二字述注與張所引同

注今文儀皆作⿰月義李本⿰月義作⿰月義案影宋本釋文⿰月義⿰月義是也

注未受酬者李本未作末案單疏釋文云此私人未受酬者則未字為是

注婦舉酬於內賓李本酬作觶酬是

經舉觶于其長張本改觶為爵據注也李本觶案注則經文當作觶字

經荅拜爵上李本上作止案單疏止止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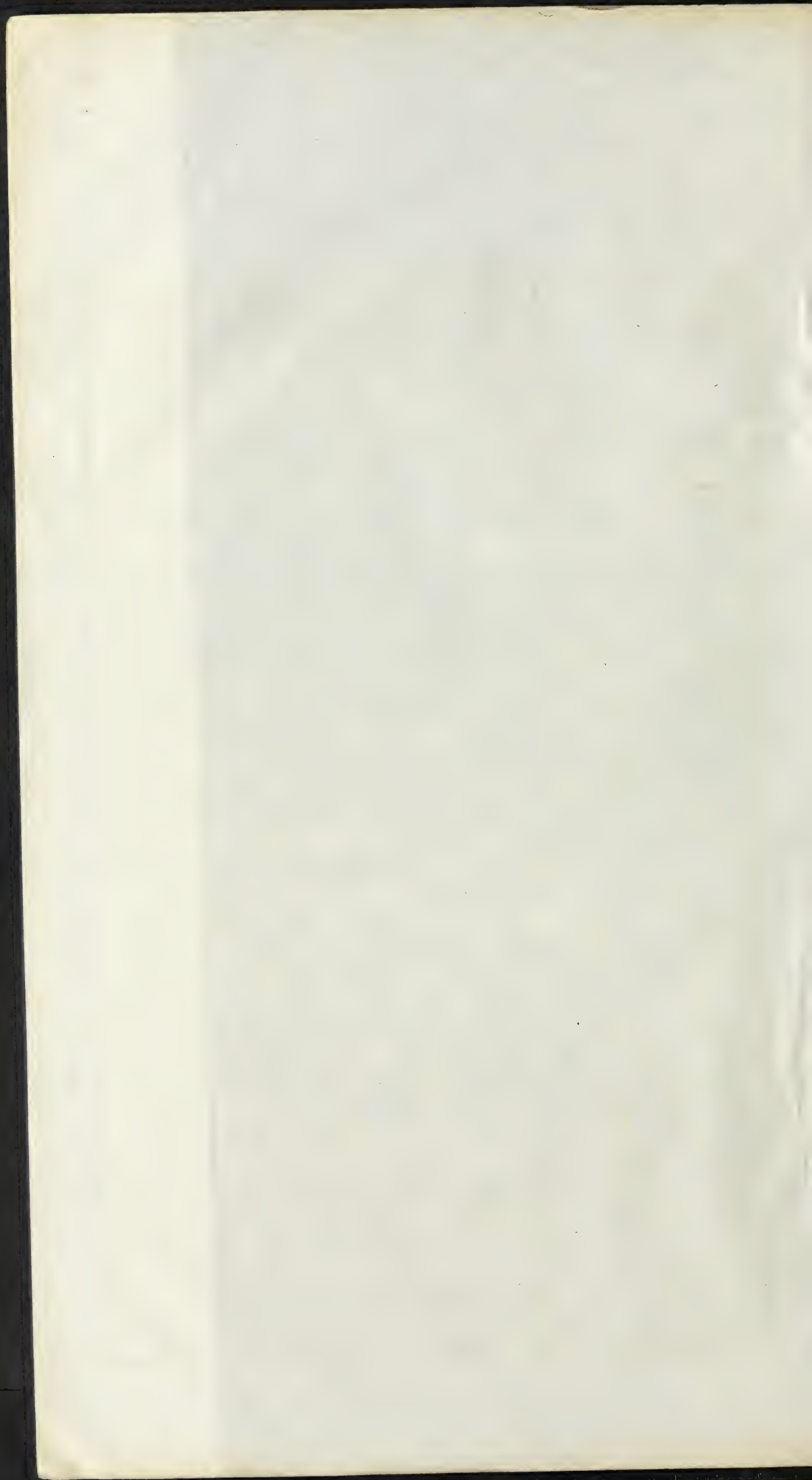
經祝易爵洗酌授尸李本授作受非也此葉嘉靖本補

注自尸卒爵至此亦與賓同者張本改賓為儐據疏也李本儐儐是此葉嘉靖本補

注變於士也張云巾箱本士誤土今從諸本士李本士案單疏述注士此葉嘉靖本補

嚴本儀禮鄭氏注校錄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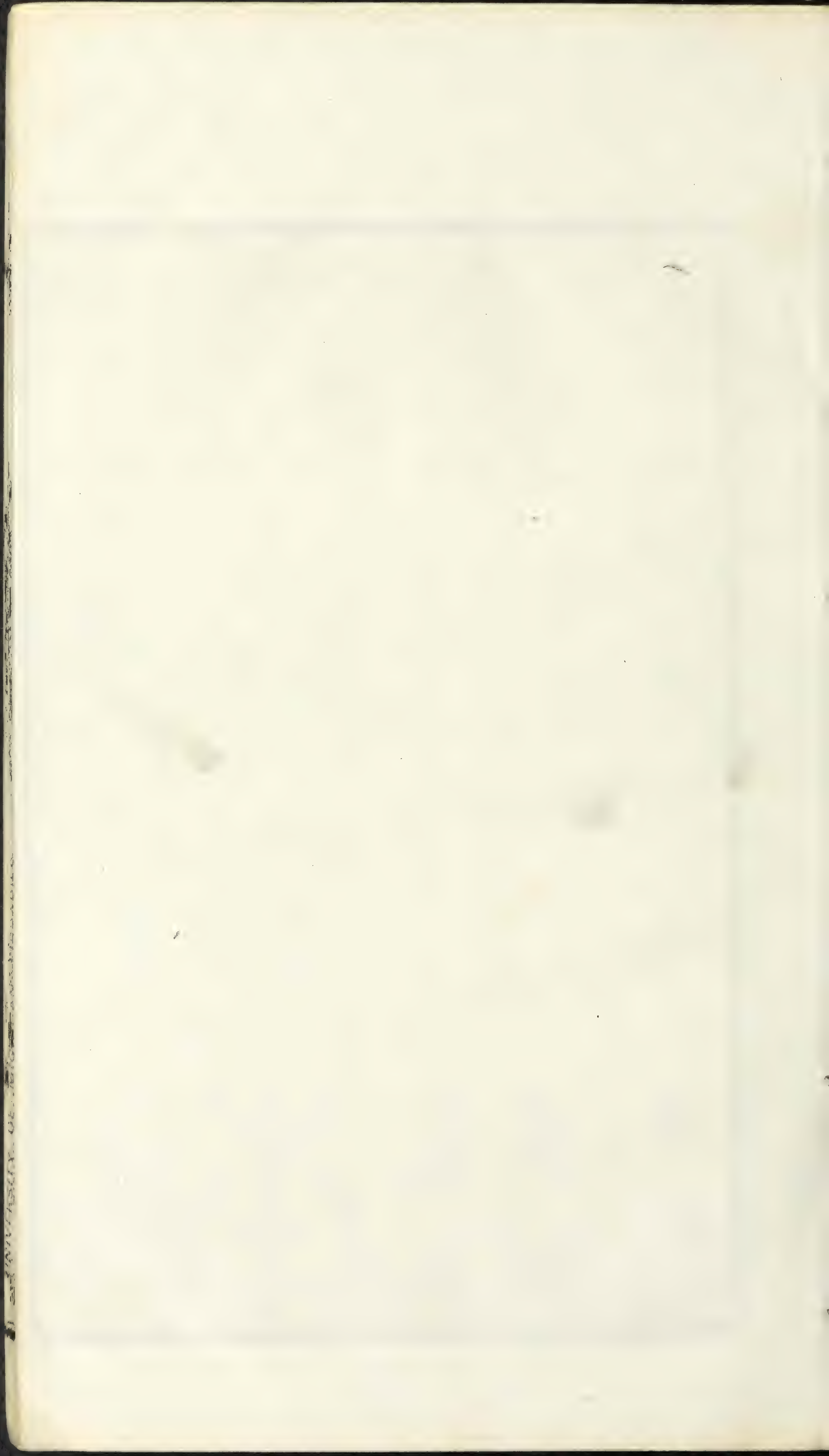
嘉慶乙亥歲吳門黃氏讀未見書齋開彫同邑孫保安書





士禮居叢書

九



Li Chi. Fu Sung-ch'ing pen Hsia hsiao cheng
Li Chi. Hsia hsiao cheng ching chuan chi chieh
Leang Kung Chu Chien

道光紀元孟夏

傅崧卿本夏小正

袁本重刊

附集解四卷

士礼居藏版

夏小正戴氏傳序

山陰傅崧卿

崧卿少時讀禮記著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如注孟春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上冰云夏小正正月啓蟄魚涉負冰注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云夏小正農率均田注仲春上丁命樂正昌舞釋菜云夏小正日丁亥萬用入學注季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云夏小正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注孟夏王瓜生云夏小正曰王萯莠注

仲夏令民毋艾藍以染云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注季夏鷹乃學習云夏小正六月鷹始摯注仲秋群鳥養羞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甚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凡引夏小正以注月令者八

辭大氏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顧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聞外兄關澮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氷雪雨旱之節草木稊莠之候羽毛鱗贏蠕動之屬蟄興粥伏

鄉遷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
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往
往以見言之豈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
闕本合傳爲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
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
卷戴德撰疑澮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
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
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

漢唐志旣録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務多以徼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有司受之旣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謂踈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受禮后蒼號大戴嘗爲信都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林傳考之爲

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蓋久卒無有正其訛謬者使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渠復有知德爲信都太傅者與縣是知前代書因陋承訛流傳及今不可復辨者蓋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闕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之書雜以漢儒文辭醇駁弗類且所訓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

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闕本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大戴禮無注釋闕本注釋二十三處懼與今注相揉則云舊注别之來者宜詳焉

宣和辛丑九月一日序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一

春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闕本脫呴字魚陟負氷

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闕本作暢舊注音韔按暢不生也暢訓達作暢爲是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

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獸祭魚戴禮作獺祭魚以傳考之當作獺獸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耒芸

鞠則見初昏參中柳梯梅杏杝桃則華闕本杝作

椸非是杝杝音移木名也緹縞雞桴粥粥舊注音育

傳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戴孔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遰音遞按唐韻迢遰去也避也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也舊注而一作如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圓東數作如令以上文正其誤與大戴合何不謂之南鄉也戴禮何不謂南鄉曰非其居也故不謂

之南鄉大戴無之字記鴻鴈之遰而舊注作如一不記其何鄉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必者也戴禮無下必字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闕本雉震雉震震也者鳴也大戴禮雉震呴震呴震也者鳴也今依大戴禮增呴字下震二字蓋衍文宜删正月必雷雷不必聞闕本聞作同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闕本何必謂之雷則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

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闕本作見君子之亦有束也初歲祭耒始用暢闕本作暘舊注音韔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闕本初歲祭耒始用暢暢者其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初者始也大戴禮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月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見韭囿也者園之燕也大戴禮囿也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闕本俊也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

氷必於南風闕本合氷作合水解氷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闕本收作殺故大之也寒曰滌凍塗舊注滌一作涂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大戴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獸祭魚大戴作獺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闕本善作美十月豺祭

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大戴及關本作謂之獸何也舊注一作謂之祭獸以上文考之當作謂之獸祭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采芸舊注芸似

邪曰可食爲廟采也闕本一爲廟未也鞠則見鞠也者何也大戴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也闕本無鞠字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舊注一作斗杓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闕本稊者發字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闕本杝作拖緹縞縞也者莎隨也闕本縞也者莎隨也舊注緹莎隨莎草也爾雅縞侯莎大戴禮緹縞也者莎隨也以下文及正文考之當作緹者莎隨也縞也者舊注縞一作緹大戴作媞其實也先言得而

後言縞何也縞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大戴以著名也雞桴粥粥也者關本元下粥字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舊注音育崧卿按記嫗伏嫗音於具伏伏

二月往耰黍關本黍作汖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關本作綏綏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采蘩昆小蟲抵蚳耒降關本小虫傳自昆簡誤列於五月以下脫承賁梅之燕乃睇剥鱓大戴鱓作鼉下有鳴倉庚榮芸時

有見稊始收

傳二月往耰黍(關本黍作柔)禪禪也初俊羔助厥母粥(音育)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羊羔關本作羊盖舊注盖一作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煑祭(大戴夏作憂)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關本不足善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舊注一本作羔羊)腹時也綏多女士(關本綏作緌)綏

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者太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關本脫之字）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堇菜也（大戴菜也作菜色）采蘩（大戴采作菜）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猶魂（大戴猶作由）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

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大戴脫至字

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

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

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

始出也關本作莫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

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大戴作也者百鳥

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關本作取與室何也摖泥而

就家人人內也關本作就家入人內也剝鱓以爲鼓也

闕本鸆作鶊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闕本倉庚商庚也脫者字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大戴小正序也作小其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闕本自也皆豆實也以下脫簡在五月承又言之時何也之後也

三月參則伏攝桑萎揚舊注萎一作苑䍧羊螜則鳴頒冰采識妾子始蚕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鶩拂桐芭鳴鳩

傳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大戴禮亡作忘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舊注一作苑揚揚則花舊注一作苑而後記之䍺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䍺䍺然舊注䍺䍺一作羶羶記變爾或曰䍺羝也螜則鳴螜天螻也須冰須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關本以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大戴草作早妾子始蠶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大戴

禮作言自毕事者始無也字以義權之當云言事自毕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事恒有小旱田鼠化爲駕鴽駕鴽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駕爲鼠變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桐芭之時也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關本

自鳩言始相命以下脫簡在二月傳
承由胡者緐毋令以大戴禮正其誤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一

皇明嘉靖丙午孟夏吴郡袁氏刊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二

夏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萯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傳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鳴蜮也或曰屈造之屬

也王萯莠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闕本無以字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闕本作始執駒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敎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舊注一作乃衣衣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或曰種黍菽糜以心中爲節傳因大火中而及之非小正文煑梅

蓄蘭須馬

傳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舊注一作牧）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鳩則鳴（大戴禮關本鳩作鳩以下又考之當作鳩）鳩者伯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之也（大戴禮曰之作日之舊注其紀日有養日云也）

乃衣瓜瓜者急瓜之辭也瓜者始食瓜也舊注一本乃衣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戴禮入作人闕本無也字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

也者聚生者也戴禮灌也者作灌者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煑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短閔而記之頒馬分大夫卿之駒也戴禮脫大字將間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關本自是食短以下止則法也脫簡在三月拂拂然也鳴之後

六月初昏斗柄關本舊注柄一作杓正在上煑桃鷹始

摰

傳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煑桃桃也者梔桃也梔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爲豆實也大戴禮梔作杝按爾雅樹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杝而無梔釋云木名亦無有訓山桃者爾雅褫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云梔桃也者山桃也梔當作褫蓋傳寫之訛鷹始摰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摰云大戴作放摰云

卷終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三

秋

七月莠雚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

爾雅苹藾蕭又曰萍蓱其大者蘋又曰荓馬帚據此則上苹當作蓱下苹當作荓傳同

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

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傳七月莠雚葦未莠則不爲雚葦莠然後爲雚葦故先言莠狸子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

遂也其或曰肆殺也其或曰其字疑衍湟潦生苹湟潦生苹也者大戴禮無湟潦生苹者五字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舊注潦一作瀆潦而後有苹草也大戴禮潦而後有苹草也苹作萃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大戴禮無者河也三字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舊注南或作爲大戴禮作爲北也寒蟬鳴蟬鳴也者蝭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聚也荼藋葦之莠也大戴禮無也字爲

蔣楮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大戴禮莠皆作秀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㮚零大戴禮㮚作栗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鴽爲鼠參中則旦

傳八月剝瓜剝瓜者也大戴禮無剝瓜也者四字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大戴禮玄作五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㮚零大戴㮚作栗零也者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

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關本無也字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大戴禮無者字謂星也伏也者大戴禮作伏見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群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大戴禮作鹿人鹿人從者從群也鹿之養也離郡善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

從也者大戴禮作或曰人人從大者於外小者放於內

率之也大戴禮無放字鴽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遰鴻鴈主夫出火夫當作火傳同陟玄鳥

蟄熊羆豹貉鼬鼪則穴大戴禮貉作貉穴則大熒鞠樹

麥或曰樹麥傳文王始裘雀入于海爲蛤

傳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

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關本升作并盖誤玄鳥也

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熊羆貊貉鼬鼪則穴若蟄而大戴禮貉作貉穴則大榮

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

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三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四

冬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傳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大戴禮脫見字）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大戴禮作黑鳥浴者何也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今從關本）時有養

夜者養長也大戴禮云時有養者長也今從闕本若日之長也

云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織女正北鄉

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傳十有一月大戴禮脫有字王狩王狩者言王之時

田冬獵爲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

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

墮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

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大戴禮云記時時焉爾衍一字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又記之盖衍文戴氏囙誤爲之傳失之矣

傳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闕本玄駒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

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
也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四

男右通直郎知泉州晉江縣事　賴　刋版

孫右迪功郎前靜江府脩仁縣　檜　校勘

至大元年二月十一日校錄

袁本傅崧卿本夏小正校録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宋給事中傅崧卿注見馬貴與經籍考　國朝四庫全書亦錄之以大戴禮本所脫誤者此書猶存其字故可貴也傅所審定即不盡然而讀小正者要莫不取證於是是書世鮮刻本惟見通志堂經解中丕烈向收得明袁尚之重刊宋本適余姻家袁君壽階重其爲先世舊物意欲重雕故

輟贈之會因病歿此志不果後顧梧生孝廉館余家究心夏小正一書廣搜各本余復從五硯樓乞得袁本原書其時同郡江君鐵君亦以惠松厓先生手鈔本見贈因取經解本與惠鈔本並校袁本異同錄得若干條以備參攷越歲辛巳梧生慫恿開雕遂用袁本影寫付梓其中字畫鈌誤前後歧出悉仍其舊不敢添改于校錄中但正袁刻之誤而不正

傅氏之失者蓋是書之刻意在流傳舊本餉
世至於旁引曲證審厥從違有梧生之著述
在俟其脫藁急爲刊行此表本之刻若爲之
擁篲先驅也道光紀元孟夏月望後二日吳
縣黃丕烈識

序

注蟄虫虫誤字經解本惠本蟲注魚涉涉誤字經解本惠本陟注
昌舞昌誤字經解本惠本習注甚謂甚誤字經解本惠本其注月

令 令誤字經解本惠本令 睹其全 睹誤字惠本睹 聞外兄 聞誤字經解本惠本閎 相揉 揉誤字經解本惠本糅

卷第一

經注闕本作暢 暢誤字以下文及傳注攷之當作暘 經注按暢 暢誤字經解本惠本暘 經未芸 未誤字經解本惠本釆 經柳梯 經解本惠本稊此本傳亦作稊 傳注戴孔 孔誤字經解本惠本禮 傳注遰 音遰序曰闕本注釋二十三處令檢止二十二處此下有案字疑亦舊注 傳注 圓東 誤字經解本惠本作闕本 傳何鄉 誤倒惠本鄉何 傳注闕本

初歳祭耒始用暢暢者其曰初云爾暢也者

三暢字俱誤惠本暢傳注悆悆誤字經解本惠本絛傳田也□空格經解本惠本不空傳注邪曰曰誤字經解本惠本作曰疑亦誤初學記引此文作蒿傳注廟未未誤字經解本惠本采傳見也也誤字惠本者

傳注發字字誤字經解本惠本孚傳注舊注緹莎隨緹疑縞之誤傳注作媞媞經解本惠本緹傳先言得得誤字惠本緹

傳縞先見縞誤字惠本緹傳注元下元无之誤經解本惠本無傳

注伏□墨釘經解本惠本有音扶又三字經注作繏綏

誤倒傳注綏作緌經耒降耒誤字經解本惠本來經注闕本小

虫至賁梅之下此注當在時有見稊始收下當作闕本自昆小蟲以下脫

簡誤列於五月承賁梅傳之下賁梅字疑亦誤經注大戴鱓作鼉大戴

傳注作闕本傳太學惠本大學傳繁母也此下惠本有繁母旁勃也

五字傳盼也盼者當爲眄傳注之後也也疑衍經萎

揚當爲楊經始蚕蚕誤字經解本惠本蠶傳同傳注羼羼羼經

解本惠本羼傳天婁婁誤字當爲螻

卷第二

經種黍菽糜糜傳作蘪傳注下又經解本惠本下文傳注

其紀曰紀誤字經解本惠本記傳注乃衣瓜瓜經注衣傳經

中經解本惠本經上有纏字疑衍傳將間間經解本惠本間傳注放

摯云放誤字經解本惠本故

卷第三

經注蘋肅肅誤字經解本惠本蕭經注作茾茾當爲荓經解本惠

本荓經注作幷幷經解本惠本荓傳狸子此下當有肇肆二字經文

不脫傳注大戴無湟潦生苹者五字據傳當作無湟潦生

苹也者六字傳案戶也者經解本戶下有漢字疑衍傳灌聚也此上當有灌荼二字經文不脫傳剝瓜者也誤倒經解本惠本也者傳注作五五經解本惠本立傳若緣色然此下惠本有注云緣大戴禮作祿祿當爲褖褖衣黑古褖緣通周官內司服鞠衣展衣褖衣詩綠衣箋綠當爲褖凡三十六字傳注栗經注栗傳注離郡郡誤字經解本惠本羣經注穴則大則誤字當爲作傳注穴則大則誤字惠本作

卷第四

經初昏南門見惠本無見字以傳及傳注攷之惠本誤脫傳見矣

口空格經解本惠本不空傳注困誤爲之傳困經解本惠本因

傳元駒也者經解本惠本脫上一字作駒也者誤傳咢呂經解本惠本呂咢疑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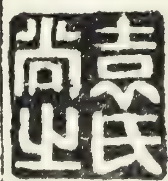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書目夏小正四卷陳氏曰漢戴
德傳宋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
大戴禮鄭玄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
其存者有小正後人以大戴禮抄出别行
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氏經傳列正
文其前時附以傳且為之注



按班固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顏師古注云出于后氏戴氏固云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所謂魯淹者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余家曩秉刻大戴禮茲以旁

蓋宋本夏小正鋟梓嘗知小正之書出于
大戴氏無疑也辭義古雅真先秦文字夫
古書之存于世者今罕矣若三墳汲冢周
書之類是也世代寖遠轉相傳布讀古者
開卷知有益也

皇明嘉靖丙午孟夏吳郡袁褧堇志



夏小正經傳集解

道光紀元辛巳士礼居刊

序

禮運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云存者有小正明夏四時之書實不止有小正也戴延君傳有大正之文以此推之夏時之等其即此小大之等乎或者不察別求所爲等而於此篇務恢廓言之竊恐於當日名篇之義弗合又安所謂等也梧生裒集諸家之註用何平叔論語范武子

穀梁之例名曰集解仍各標姓氏擇善而從
要於不失小正本旨而後傳云大正所取法
者其義可通且孔子所謂等者亦於是思過
半矣傅崧卿得外兄關澮本傳之至今梧生
爲先妣外祖之曾孫歐陽夏侯說書九族母
之母姓爲一族予年長於梧生今亦稱外兄
又嘗負篋從予游顧不能如關之蓄善本以
相畀而輒爲弁語於首予胡得不恧重光大

芒落歲五日吳縣夏文燾序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一

長洲顧鳳藻

春

正月北極璿機夜半建寅之月啟蟄詁志曰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鴈北鄉鴈隨陽之鳥時始煖北反其居雉震呴呴依字作雊鴻範五行傳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魚陟負冰金氏履祥曰月令魚上冰是也案孔穎達云魚當寒威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遊於水上近於冰若負然農緯厥耒緯讀若皮韋之韋凡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違背耒手耕曲木也緯耒者修耒耜詩曰三之日于耜初歲祭耒金氏履祥曰祭始爲耒耜之人今案此說是也謂郊後始耕而祭先嗇於藉先嗇神農始爲耒耜教民耕耨者囿有見韭春秋繁露曰春尙豆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韓本脫見字从傳本增時有俊風俊風條風也通卦驗曰東北曰條風淮南子曰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高

誘注艮卦之風一名融**寒日滌凍塗**塗凍釋也秦氏蕙田曰日之寒者變而煖土之東者融而釋二者陽和之應也**田鼠出**莊氏述祖曰鼠上應元枵正月虛朝見故出**農率均田**月令仲春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獺獸祭魚**許慎曰獺如小狗水居食魚高誘曰獺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韓本脫獸字从傅本增**鷹則爲鳩**鳩鳴鳩也亦謂之布穀鷹鷙擊之鳥春時仁氣盛故化爲鳩許慎曰其喙正直不復鷙搏也**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澤讀爲釋古通用管子曰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采芸**舊說芸似邪蒿可食汪氏照曰芸茈胡葉也本草經茈胡名醫曰葉一名芸蒿辛香可食陶氏引博物志云芸蒿葉似邪蒿春秋有白蒻長四五寸香美可食**鞠則見**鞠當爲匏篆書匏鞠形相似虞夏冬至日在虛以蔡邕所說十二次宿度按之正當元枵之中則正月日躔當在降婁虛危內有匏瓜在日後朝見東南隅**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初昏謂日入時也月初之氣日在降婁之維首日入加酉位之

末故參中王者南面而仰視中星南爲上北爲下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柄北下柳梯柳小楊也蓋楃旄之屬梯古稊字與荑通易曰枯楊生梯通卦驗曰立春楊柳擇鄭康成注擇讀如柘楊梯狀如女桑秀然也梅杏柂桃則華梅某借字柂當爲櫨爾雅曰木謂之華緹縞縞莎草也其根生塊似實謂之緹郎今香附子王氏廷相曰縞者其苗此時成實也雞桴粥桴孚借字卵孚也粥與鬻通讀若祝傳相粥同淮南子曰雞呼卵

傳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咸動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數計也詩曰心焉數之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孔氏廣森曰北山經有鴈門鴈所居也爾雅以爲北陵案孔氏本郭璞今山西代州北三十三里鴈門山即是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遰與逝通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

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彭蠡非其居故不曰鴈南鄉記鴻鴈之遰而不記其鄉何也言遰則先有鄉之時矣不記者何〇韓本遰下有也字而作如从傳本刪改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孔氏廣森曰鴈南鄉時不在中國小正見其遰不見其鄉鄉不必當遰之月故不記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據初學記當讀作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案雉陽也先鼓翼而後鳴故先言震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休曰夏之正月雷當聞於地中蔡邕曰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何以謂之曷言正月必雷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雉應而雊知有雷也魚陟負冰陟升也爾雅釋詁文負冰云者言解蟄也易本命曰介鱗夏食冬蟄則魚亦蟄物故曰解蟄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此釋經厥字義

厥其也其耒農之耒也不曰農緯耒而曰農緯厥耒是可見君亦有耒也或以農爲農官者非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此釋祭耒也暢與鬯通以秬釀鬱草灌地以降神者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夏曰清祀天子祭以鬯今亦祭先嗇故知用暢也郊祀上帝天神至尊不用暢今郊後祀八神得用之故知始用暢也其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此釋初歲也司尊彝之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斚彝黃彝是暢爲終歲所用今以祭耒是用暢之始故係之初歲初者始也爾雅釋詁文○其曰韓本作其用从傳本改或曰祭韭也孔氏廣森曰記別家經文或作初歲祭韭案祭韭是二月事作祭耒爲正囿有見韭○見經注囿也者園之燕者也王者燕游之所○囿也下韓本脫者字从傳本增時有俊風俊者大也俊與駿通爾雅曰駿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

也良爲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故冰之解合物之生殺
皆以其風其謂之南風者南山經曰令邱之山其南有
谷曰中谷條風之所自出蓋本其所出之方而
名之也○殺韓本作收从傳本注引關本改　寒曰滌凍
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澤亦當讀
爲釋孔氏廣森曰管子曰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
陰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下者陰凍也時猶未釋
也　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嗛與鼸通爾雅鼸鼠郭
曰鼸鼠藏蓋鼸鼠冬藏穴中此璞曰以頰裏藏食墨子
時始出以其害稼故謹記其時　農率均田率者循也爾雅釋詁
文　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除田所謂拔去陳
草謂之均者言率
循準直○見
以除之　獺獸祭魚經注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此釋
獺獸也獺雖水居不與魚爲類故曰獺獸與　祭也者得多
者許而謂之之辭○獸韓本作獻从傳本改
也善其祭而後食之此釋祭魚也所得已多而不遠　十月
食知有先也善之故曰祭魚

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此釋與豺祭獸異例也同類相食君子惡之獺祭非其類大之故不曰瀨祭魚而曰獺獸祭魚○謂之獸何也故謂之獸兩獸字韓本作獻从傅本改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則字句絶凡言則者是盡其辭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凍塗釋上多而下猶凍至此盡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孔氏廣森曰公田藉田也先服公田謂庶人終於千畝采芸爲廟采也廟采之采讀爲菜古通用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陽華之芸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再見者一朝見一昏見也參昴等宿皆然初昏參中蓋

記時也云中星所以殷正四時故謹記之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明與初昏參中爲一事柳梯梯也者發孚也孚甲也謂甲坼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爾雅榹桃曰山桃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爾雅曰薃侯莎其實媞案莎草其根周匝多毛一名地毛廣雅曰地毛莎蓨也○韓本脫重縞字从傳本注引闗本增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今此草由根實而轉相延生五六月中抽莖作葉故曰緹先見何以謂之何以先見則先言之小正以著名也著猶見也其時緹著而縞未著故不曰縞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縞耳是小正立言之體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或說謂雞乳也樂記曰羽者嫗伏粥讀爲鬻詩曰鬻子之閔斯

二月北極璿機夜半建卯之月往耰黍禪往往于田也覆種曰耰邵編修曰黍卽今高粱種有早晚

早者二月種晚者不過五月此黍謂早黍也案二月種者五月熟月令仲夏農乃登黍蔡邕以爲蟬鳴黍卽此禪單衣也金氏履祥曰二月漸煖穀黍者可單衣也**初俊羔助**孔氏廣森曰農術春耕尋于穀秋耕待白背穀**厥母粥**粥讀爲鬻依字作鬻羔羊子羊陽也二月陽氣盛故大**綏多女士**周禮仲春令會男女**丁亥萬用入學**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入學習舞釋菜**祭鮪**鮪鮥也似鱣大者曰王鮪小者曰叔鮪出河南鞏穴春時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榮菫**爾雅齧曰苦菫郭璞注今菫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榮華也爾雅曰草謂之榮言榮不言采記候也古者冬用菫○菫韓本作黃**菜色**據初學記當作采芑舊說芑藘也案藘卽从傳本改今苦蕒陸機云采采芑似苦菜也肥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采蘩**蘩皤蒿也今俗呼蓬蒿陸機云凡艾白色爲皤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亦可烝爲茹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本草經白蒿名醫曰生中山川澤二月采○采韓本作菜从傳本改**昆小蟲抵蚳**昆兼衆動二義正月始發蟄至此咸動而出戶

于是取蠭蚳來降燕乃睇燕司分之鳥春分來秋分去月令仲春元鳥至剝鱓顧氏起經曰鱓與鼉通詩曰鼉鼓逢逢李斯書云樹靈鼉之鼓攷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謂此時也有鳴倉庚許慎曰倉庚離黃鳴則蠶生榮芸正月葉可采至是而榮矣時有見稊始收管子曰春三月草木黃生可食收蕭也二月是始收時也

傳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謂不食母乳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黃氏叔琳曰他獸非其子不乳之獨羊有乳鹿者是非其子亦乳之也孔氏廣森曰羔長大不食於其母母乃有餘乳養非其子者若羔能助母養然故善而記之○蓋韓本作羔从傳本注引舊本改或曰夏有羹祭祭也者用羔羹祭薦熟也豳風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是其事也○夏韓本作憂从傳本改是時也不足喜樂日初俊日

助粥是喜其長養之辭此時方用以祭不足爲喜樂也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腹生也謂羊牛孕字時在腹之羔始大於腹中於時犧牲不用牝以子故全其母故曰初俊羔助厥母粥是喜其爲生也與者疑辭傳以又一說故著疑辭也綏多女士綏安也爾雅釋詁文冠子取婦之時也賈公彦曰冠禮筮日不筮月冠亦有常月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孔氏廣森曰丁不必得亥亥爲天門先王吉焉故舉以言之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干舞曰萬小舞以干配戈大舞以干配戚年二十升大學者樂正斅之謂今時大舍采也此舉時禮以曉人舍采卽釋菜字古通用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至既有時而夏祭鮪以仲月周以季月者凡薦魚所取宜近京邑周取魚必於漆沮故詩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夏都平陽鮪從河西上時便可取之故校一月也滎堇○見經注菜

芑采蘩。○見經注蘩由胡爾雅釋草文○韓本由作用蘩倒在胡下从傳本改春秋疏引此文亦作蘩遊胡惟遊由字異耳由胡者蘩母也蘩萬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萬當爲旁黃氏叔琳曰蘩始生一莖耳采食其上體畱下體寸許四旁皆勃然生又采其上食之則旁生彌衆故謂之旁勃謂其母曰由胡皆所以爲豆實詩箋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由與猶通太元解曰魂魂衆多之貌也魂也者動也孝經說曰魂芸也芸動也○韓本作螺也者勤也从傳本改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動而後著是著於動也故先言動抵猶推也謂以手擠排之○抵韓本作括从傳本改蚳螘卵也爾雅螘子曰蚳爲祭醢也周禮饋食之豆有蜃蚳醢取之則必推之取必以手擠排之推之不必取螘子形微手所擠排不必盡取也○不必韓本作必不从傳本改取必推而不言取戴氏震曰取必當讀作故言今案此說是也魯語曰蟲舍蚳蝝

爲祭醢略取之故其辭如此來降燕乃睇燕乙也爾雅燕燕曰鳦許慎曰乙元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降者下也爾雅釋言文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鄭康成曰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孔穎達曰燕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所常見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許慎曰眄衺視也南楚謂眄曰睇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突穴窟穴也百鳥猶言凡鳥獸耳曲禮以猩猩爲禽獸山海經以虎豹熊羆爲四鳥古人語如此取與之室何也取有所取意也與亦許而謂之之辭摻泥而就家入人內也爾雅其內謂之家其牖戶閒也易釋文人所居稱家孔氏廣森曰內房室也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入韓本作人从傳本注引關本改剝鱓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爾雅釋鳥文商庚者長股也未詳榮芸時有見梯始收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

皆若是也梯者所爲豆實張氏爾岐曰草木之萌蘖可爲豆實者若筍蒲椿楷之屬

三月北極璿機夜半建辰之月參則伏夏時三月日躔實沈故參伏攝桑孔氏廣森曰攝讀如爾雅葉畫聶謂桑葉始生未舒之貌委楊楊蒲柳也可以爲箭委委隨也枝葉茂菀阿那垂條也䍧羊䍧音韙羊相逐貌三月五陽決一陰故羊感而相䍧螜則鳴螜螻蛄月令所謂螻鳴頒冰參伏則火出矣火出而畢賦故頒冰采識金氏履祥曰識當作藏爾雅藏黃蒢案識草葉似酸漿河北謂之龍葵味苦亦名苦菜與荼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皇侃曰妾外內命婦子外內子女宮事蠶宮之事祈麥實月令季春天子乃爲麥祈實越有小旱三月五陽用事陰將息故小旱田鼠化爲鴽爾雅鴽鴾母曰鴾母拂桐芭芭葩省字月令季春桐始華鳴鳩鳩鶻鳩也司事之鳥春來冬去爾雅謂之鶻鵃月令季春鳴鳩拂其羽鄭康成曰趨農急也

〔傳〕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

見之時故曰伏云○亡韓本作忘从傳本改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苑苑省字茂也詩曰菀彼桑柔菀彼柳斯孔氏廣森曰桑所急也故始生而記之楊非所急也故苑而後記之○苑韓本作花从傳本注引舊本改韓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韓韓然記變爾據集韻還當作逐羊性羣而不失其類今其類相斥逐是變也○爾韓本作耳从傳本改或曰韓羝也羝與牴通相牴觸螿則鳴螿天螻也爾雅釋蟲文頒冰頒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時始頒賜羣臣若君則仲春獻羔開冰已用之矣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婦人卑事人者也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操持長養言不易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麥爲接絕續乏之穀古人九重之越有小旱越于也越與粤通爾雅粤于也記是時

愜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鴽鵪也（鵪依字作鶕鶉屬與鶉異公食大夫禮有鶉鴽內則鶉羹雞羹鴽釀之蓼爾雅鶉子鳼鴽子鶉皆以鶉鴽爲二物蔡邕高誘以爲一物者誤邵編修曰蝦蟇化者爲鶉田鼠化者爲鴽孔氏廣森曰無斑者爲鶕有斑者爲鶉鶉有後趾鶕無後趾愜以是別之）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田鼠害稼鴽性馴）

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拂猶發也言發華也蓋當時易曉語猶孟子言徹者徹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桐木之後華者故或云狀其始生）

鳴鳩言始相命也（謂呼其雛侶）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以其多聲）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一

門人　黃美鏐　校字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二

長洲顧鳳藻

夏

四月 北極璿機夜半建巳之月 昴則見 夏時四月日躔鶉首昴在日後朝見東南隅 初昏南門正 月初之氣日在鶉首之維首日入加酉位之末角亢在午南門在亢星南故正 鳴札 札蚻省字如蟬而小廣額而方有文其色青青其鳴蚻蚻詩人謂之蟟爾雅謂之蜻蜻方言其雌蜻名心 囿有見杏 正月華此時實矣 鳴蜮 蜮古蟈字蛙也月令所謂蟈鳴 王萯秀 萯秀借字莊氏述祖曰王萯大萯白莖青秀以蔓令案此說是也蔡邕月令孟夏王萯生本草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則四月秀者非實也 取荼 莊氏述祖曰荼當爲筡孫氏星衍曰隸書竹皆从艸篆變爲隸而訛也案說文筡析竹筤也方言析竹謂之筡郭璞注今江東呼茂蓋取之爲竹席所以備暑 莠幽 莠如字莠草似稷而無實幽言其色茂魏策幽莠之幼也

似禾或曰卽詩四月秀葽越有大旱四月純陽用事故大旱執陟攻駒馬二歲曰駒春在牧此時執之升於廏教之服車備君駕此王馬之政也與周制小異

傳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南門天之外門明堂之南門象之古者天子受朔於南郊聽朔於南門之外故曰大正所取法惠氏棟曰大正疑卽周語所引夏令等篇孔氏廣森曰此篇之文對彼爲小故以小正名鳴札札者寧縣也寧蠭省字郭氏爾雅注引作虎縣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畢氏沅曰正月傳云囿者園之燕此傳曰山之燕蓋類物釋義非應生於園杏應生於山故耳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或曰字蓋衍文屈造鼀鼁之轉聲一名詹諸蛙類也其形醜惡詩人謂之戚施云屈造之屬也者明蜮爲蛙也王萯莠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薦蔣謂席釋名薦所以自薦藉也晏子春秋布薦席陳簠簋拾

遺記西王母來獻碧蒲之席黃莞之薦韓非子禹縵帛爲茵蔣席頗緣王褒僮約編蔣織薄薦又通作荐說文荐薦藉也蔣又通作篘廣雅薦篘席也

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爲雩祀謹記其時

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謂即周禮始牧執駒明非執騰駒

執而升之君也釋經陟字義

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舍休也駒弱雖教之服車猶數舍之以息其力所謂攻駒蓋兼佚特教駣而言也明非夏攻特

五月北極璿機夜半建午之月

參則見夏時五月日躔鶉火參在日後朝見東南隅

蜉蝣有殷蜉蝣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詩曰蜉蝣掘閱

鴂則鳴鴂鶪借字其聲鳴鶪鶪故以其音名春秋傳謂之伯趙司至之鳥以夏至鳴冬至止月令仲夏鶪始鳴

時有養日養與羕通蓋古文月令仲夏日長至○日韓本作自从傳本改

乃瓜玉藻有瓜祭盧諶祭法曰夏祀秋祀皆用瓜瑒八職日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古八重之故小正以記候焉

良蜩鳴蜩蟬也翼有采色者爲良蜩月令仲

夏蟬始鳴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匽亦蟬也字又作蝘一名蝘蚓即下唐蜩也五日疑即五月之望漢書音義五月五日爲梟羹以賜百官高誘淮南注五月望作梟羹文子上德篇蟾諸辟兵壽盡五月之望今人五日取蟾蜍猶沿其制是古以五月望爲五日節故傳訓十五日云五日翕望乃伏者謂至望而翕望後漸伏蓋記夏至之氣也 **啟灌藍蓼** 藍染青草也蓼藍屬不可染青唯可染碧張氏爾岐曰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所謂啟也 **鳩爲鷹** 鄭司農謂八月鳩化爲鷹以王制設尉羅是秋時事故據其正鷙之候言之實則鳩化有漸五月始爲鷹故六月而摯秋乃祭鳥季冬則厲疾矣春復化爲鳩也列子曰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又復爲鷂以此推之五月爲鷂八月爲鸇春爲布穀也 **唐蜩鳴** 即上匽也郭璞曰俗呼胡蟬江南謂之蝳蛦孔氏廣森曰既記其興矣鳴又言之何也一則目治一則耳治 **初昏大火中** 月初之氣日在鶉火之維首日入加戌位之初故火中堯典日永星火謂夏至日躔鶉火之中日加酉之時星候相同體例實異 **煑梅** 梅似杏實酢正月華此時實熟可煑 **蓄蘭菽糜** 據藝文類聚舊本蓄蘭上有五

日字說之者曰此日蓄採衆藥以蠲除毒氣今案蘭香草菽當爲叔拾也採也蘪依字作蘼許愼曰蘼蘼蕪也齊謂之茝郭璞曰茝香草蘭之類也本草經蘼蕪名醫曰四月五月採○蘪韓本作麋从傳本改**頒馬將閒**

諸則頒分也比其毛物也閒當爲閑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比其毛物而頒之遂閑習之此國馬之攻也

傳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伐爲大星與參連體統名之○伐韓本作牧从傳本改

蜉蝣有殷殷衆也畢氏沅曰殷作樂之盛稱故亦曰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不必五月有五月殷耳**蜉蝣者渠略也**爾雅釋蟲文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閒曰渠略**朝生而暮死**朝暮言其速淮南子曰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稱有何也有見也者**朝生暮死之蟲亦稱有殷之時有可見耳

鴂則鳴鴂者伯鷯也鷯爾雅作勞釋鳥曰鶪伯勞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辜之句絕辜臯也伯勞惡鳥五月應陰而鳴殺蛇於木君子宜惡之而小正盡其辭不臯之者

以其知時○韓本作事从傳本改時有養日○見養長也爾雅曰羕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戴氏震曰本末猶初終鄭氏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孔氏廣森曰一猶或也如春秋傳一有一無之一言夏至之氣或在月初或在月終故但以有言之○有養日云韓本作時養白之从傳本注引舊本改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詩曰七月食瓜月是始食時也五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別下匽也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邵編修曰論衡云螃蠐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是蟬以化轉而生故不知其生之時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莊氏述祖曰辭匽與不必在五月故數往言之之者數往之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而猶乃也乃者難辭乃伏者時猶未死也不知其生故亦不知其死五日也者

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爾雅釋詁文）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蓋是蟲之壽大抵一月氣候耳）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陶除也疏稀也聚生猶叢生熊安生曰開闢此叢生之藍蓼分移使之稀散案月令仲夏令民毋刈藍以染以是養藍之候也）記時也（重養藍謹記其時）鳩爲鷹唐蜩鳴唐蜩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糵時也（糵涉下而衍尚書考靈耀曰主夏者火星昏中可以種黍菽故釋火中而及之明二月糵黍爲早黍也。糵韓本作糜从傳本改）煑梅爲豆實也（內則有梅諸周禮籩實有乾橑籩竹豆也）蓄蘭爲沐浴也（九歌曰浴蘭湯兮沐芳）菽糵。（見經注）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以輿已通時是也食當爲拾聲相近矩關當爲莤蘭形相似糵與蘭爲類。經言蓄蘭又言叔糵者以蘭是蘭艸糵是莤蘭二物故並記之）頒馬分夫夫卿之駒也（大

夫卿韓本作夫婦二字从傳本增改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離駒卽上離母之駒納納於則也將大也云大閒諸則大夫卿之駒固閒之矣王馬亦在所當閒但四月已教之服車故云或以疑之也或者疑辭則法也爾雅釋詁文

六月北極璿機夜半建未之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夏時六月日躔鶉尾月初之氣日在鶉尾之維首日入加戌位之初箕在午參在子斗魁北向則柄南指故正在上蕡桃正月華此時實熟可蕡鷹

始摯月令季夏鷹乃學習

〔傳〕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

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不在之在疑當作正斗柄南值心尾之閒維時火已過午故曰不正當心蓋當尾參心不相比魁枕參則嫌於柄指心故傳於此發之依依未詳

蕡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杝亦當爲榹蕡以爲

豆實也內則有桃諸周禮籩實有桃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鷹爽鳩司寇之鳥主殺黃氏叔琳曰於此一言之而後祭鳥行戮皆不言諱殺不忍盡其辭故但言摯○殺韓本作煞从傳本改韓本故摯云脫言字从傳本增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二

門人　黃美鏐　校字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三

長洲顧鳳藻

秋

七月 北極璿機夜半建申之月 秀雚葦 秀秀借字下同毛詩八月雚葦傳曰薍爲雚葭爲葦 狸子肇肆 狸依字作貍貙虎之屬也貙常以立秋日殺物故漢有貙劉之祭 湟潦生苹 湟潢借字苹與萍通許慎曰潢積水池也潦雨水苹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蔡氏德晉曰月令季春之月萍始生至此則湟潦皆生萍也 爽死 死當爲起篆變爲隸而譌也爽涼風也月令孟秋涼風至 苹秀 苹當作荓荓郭璞曰荓似蓍可作帚彗 漢案戶 漢者金氣之精至秋有光 寒蟬鳴 爾雅蜺曰寒蜩郭璞曰今寒螿也蔡邕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初昏織女正東鄉 夏時七月日躔壽星月初之氣日在壽星之維首日入加酉位之末南斗正中織女在南斗北兩距小星正向卯位故曰正東鄉 時有霖雨 春秋傳曰

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通卦驗曰處暑雨水鄭康成注雨水多雨也灌荼聚荼爲茵著所以備寒斗柄縣在下則旦旦日出時也日在壽星之維首日出加卯位之初參星正中故斗柄北下

傳七月莠雈葦未莠則不爲雈葦莠然後爲雈葦故先言莠詳下貍子肇肆肇始也爾雅釋詁文肆遂也言其始遂也遂放肆之貌貍伏獸感秋氣出而捕物其容縱肆也其或曰肆殺也言殺物也陳尸曰肆秋官肆之三日小正辭諱殺故以訓遂爲正傳傅氏崧卿曰其字疑衍孔氏廣森曰此與穀梁傳其一日句法正同湟潦生苹湟下處也窪下之處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疏亦爽通之意涼風至則萬物爽爽通故謂涼風爲爽苹莠苹也者馬帚也爾雅曰荓馬帚○韓本作有馬帚也从傳本刪有字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詩箋漢天河也○韓本脫者河也三字从傳本增案戶也者直戶也言

正南北也古者爲戸於室東南隅七月之昏南斗正中天漢在箕斗閒與戸南北直寒蟬鳴蟬也者蜓蠑也蜓蠑疑即蜓蟧螓蛄也與寒蟬異傳蓋舉類以況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萑葦之莠爲蔣褚之也蔣席也褚當爲褚與著通以綿裝衣曰褚言所以聚之者爲蔣則以此褚之也周禮掌荼掌以時聚荼旣夕禮曰茵著用荼萑未莠爲菼葦未莠爲蘆孔穎達曰二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北極璿機夜半建酉之月剝瓜剝削也剝削淹漬以爲菹蓄以備祭祀詩曰是剝是菹玄校校紋借字玉藻紋衣鄭康成注紋蒼黃之色案此記染事也詩曰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剝棗剝讀爲撲擊也詩曰八月剝棗㮚零周禮饋食之籩有棗㮚亦豆實也故記之○㮚韓本作栗从傳本改丹鳥羞白鳥丹鳥丹良皇侃以丹良是熒火古今注亦云螢一名丹鳥一名丹良腐草爲之食蚊蚋辰則

伏辰曟省字房星也夏時八月日躔大火故曟伏鹿人孔氏廣森曰鹿人當作鹿從二字爲句古從字作从妄者遂因下或曰人從而改耳今案此說是也傳有二說凡前一說爲正傳不釋人字可證鴽爲鼠復爲田鼠參中則旦參當爲曑七星也篆書曑參曑形相似月中之氣日躔大火之中日出加卯卯位之中故七星中也

傳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黑而有赤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謂女子之衣蓋舉俗以曉人也施氏國祁曰玉篇䘵綠色嫁者衣也卽本此爲說脫未字剝棗剝也者取也擊而取之㮚零○見經注零也者降也爾雅降零落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蜀都賦曰㮚㮚鏤發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閩蚋也依字作蟁蝺許愼曰秦晉謂之蝺楚謂之蟁○韓本作謂蚊蚋脫也字案蚊俗字从傳本增改其謂之鳥何也○韓本脫何字从傳

本增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爾雅釋詁文不盡食也孔穎達曰若食之珍羞相似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據初學記當讀作房星也○韓本脫者字从傳本增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句絕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韓本善下衍而字从傳本刪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孔氏廣森曰鹿性得美食必呦呦相呼是善養其離羣也兩鹿曰離三鹿曰羣離麗也牝牡偶也鹿偶而媾之時非君子所知也小正言著不言幽故不記其偶牝記從羣而已或曰人從孔氏廣森曰傳謂別家經文有作鹿人從者○韓本脫從字从傳本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率達借字先道也鹿性警防萃善走者環角外向而令小者居內以防人物之害如人之相率而行故曰人從鴽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北極璿機夜半建戌之月內火內古納字八月日躔大火心星蓋已伏矣九月又言之者因記出火

而及之故變伏言內也**遰鴻鴈**始寒就煖中國**主夫出火**火伏而後蟄者畢昆蟲既蟄得以火田故出火**陟玄鳥蟄**金氏履祥曰元鳥去則多蟄於島岸閒土穴中**熊羆豹貉鼶鼬則穴**貉貊借字鼬鼪據爾雅注當作鼶鼬許慎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通卦驗曰熊羆入穴博物志曰豹死守窟淮南子曰貛貆為曲穴是四者皆穴居之獸也鼶鼬鼠名鼠穴蟲也爾雅有鼢鼠有鼶鼠邵編修曰高誘淮南注田鼠鼢鼹鼠也然則鼢即地中行之鼢鼠鼶即鼹鼠矣又有鼬鼠郭璞注鼬似貂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鼪廣雅曰鼠狼鼬○韓本作能羆貂貉鼬鼪則大从傳本改**榮鞠**鞠蘜借字日精也以秋華月令季秋鞠有黃華**王始裘**仲秋獻良裘以共王服至此始衣之也**辰繫于日**此辰謂大火之次爾雅謂之大辰夏時九月日躔析木大火之次在日後故曰辰繫于日小正於此記日躔所在以推十二月可知○于韓本作於从傳本改**雀入于海為蛤**許慎曰蜃蛤屬有三皆生於海蜃厲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厲海蜃百歲燕所化魁蜃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于韓本作於从傳本改

傳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遰鴻鴈遰往也遰與逝通爾雅曰逝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秦氏蕙田曰主夫主火之夫案此謂主縱火之小臣明非古之火正也縱火猶漢之俗在上放火於下張羅承之以取禽獸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金氏履祥曰古人重元鳥故來曰降去曰陟皆貴之也案月令仲秋之月元鳥歸記其始去也小正九月陟元鳥蟄記其畢蟄也故先言陟而後言蟄熊羆豹貉鼬鼪則穴○見經注若蟄而而語辭周禮穴氏掌攻蟄獸是穴猶蟄也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鞠金之氣也麥金穀故釋榮鞠而及之言見鞠之榮而知樹麥時之不可緩若其正時當在八月陽氣初胎於酉葬麥應時而生是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見經注雀入于海爲蛤○見經注蓋有矣非常入也雀雖化蛤亦自有眞蛤不盡爲

雀化故曰
非常入也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三

門人　黄美鏐　校字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四

長洲顧鳳藻

冬

十月 北極璿機夜半建亥之月 豺祭獸 許慎曰豺狼屬高誘曰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獵 初昏南門見 初昏字蓋衍文夏時十月日躔星紀南門在日後朝見東南隅 黑鳥浴 汪氏照曰十月氣雖寒日煖鳥乘暄而浴也今案此說是也淮南子曰烏力勝日。烏韓本作　烏从傳本改 時有養夜 孔氏廣森曰冬至之氣在十一月將短至而急記之君子愛日之意也。韓本脫養夜二字从傳本增 雉入于淮爲蜃 雉鷙雉也春秋傳謂之丹鳥司閉者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蜃蚌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月初之氣日在星紀之維首日出加卯位之末南斗在卯七月之昏南斗在午織女東鄉今南斗在卯故織女北鄉。旦韓本作具从傳本改

傳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豺雖祭其類祭而後食其善不可沒故謂之祭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四月昏正此時朝見黑鳥浴○見經注黑鳥者何也烏也詩曰莫黑非烏○韓本者上脫黑烏二字烏下脫也字从傳本增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爾雅鳶烏醜其飛也翔翔直刺不動也今烏乘暄故飛上下若浴然時有養夜○見經注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云言若養日之養○云韓本作元亨之元从傳本改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蒲盧謂蜌蛤明非蛟屬之螷也爾雅螷螷曰蜌郭璞注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為螷說文螷蜌也脩為螷圜為蠇廣雅蜌蛤蒲盧也又吳語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即爾雅蠃小者蝸與蜌蛤異○盧韓本作蘆从傳本改織女正北鄉則旦○見經注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北極璿機夜半建子之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周禮仲冬教大閱遂

以狩田月令五庫皮革筋爲一庫蔡邕以爲兵車之庫孔氏廣森曰筋弓也革函也因狩之時料簡軍實任氏兆麟曰詩箋田畯嗇人今之嗇夫也夏書嗇夫馳庶人走夏時有此官案不從不從狩也嗇夫蓋小臣主傳命者覲禮曰嗇夫承命告於天子。筋韓本作肋从傳本改**隕麋角**月令仲冬麋角解熊安生曰鹿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傳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爾雅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陳筋革**。見經注**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筋韓本作肋从傳本改**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弗從王而行也**於時月也萬物不通**此釋所以不從之故在易姤之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時是也是月太陰用事萬物充實當助微陽生息無施命誥四方之事故嗇人不從也**隕麋角隕墜也**爾雅釋詁文**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

時焉爾諸向生如芸荔之屬應陽而生蒙蒙暗也符驗也

十有二月北極璿機夜半建丑之月鳴弋金氏履祥曰弋當作鳶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鳶鳴玄駒賁賁與奔通走也方言蚍蜉西南梁益之閒謂之元駒納卵蒜古今注卵蒜俗謂之小蒜卲編修曰即後世之獨蒜虞人入梁蔡氏德晉曰虞人澤虞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是也隕麋角孔穎達曰麋角隕有早晚早則十一月隕晚則十二月隕也

傳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溫生寒死之蟲得陽氣而動然猶走於地中至二月乃動而走出可取其蚳矣○於韓本作于从傳本改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蒜辛而葷能殺蟲魚之毒攝諸腥羶重之故納之君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

呂者也周禮𩏂人掌以時𩏂爲梁鄭司農曰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空詩曰敝笱在梁 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睹見也十一月陽氣始動猶蒙蒙暗驗至此且睹矣麋角無有不隕者故復記之。且韓本作旦从傳本改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四

門人 黃美鏐 校字

小正夏時古書漢信都王太傅戴德作傳蓋受之先秦孔子之徒大戴之書漢以後不立學官學者遂失其傳唯北周盧辯嘗爲之注今已脫誤特多而小正一篇注獨闕如宋山陰傅崧卿閱其外兄關澮藏書得夏小正單行本識其爲卽隋志所載一卷者以集賢大戴禮本校之傅氏以正文與傳相雜因分爲四卷標以四時月爲一篇凡十二篇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名曰夏小正戴氏傳於是文義始顯惜其采擇未盡精審故或誤從關本或誤從集賢或以意更改且兩本互勘義猶未可盡通今世所行大戴禮唯宋淳熙中韓元吉刊本猶爲近古卽中興

書目所云四十篇者顧亦不能無謬訛合此三本參校庶
幾近之思欲重爲釐正恐紊傅本之舊因取韓本爲主而
以傅本所載集賢闕澮異同及闕本原注一作某云云參
攷是非以正其失而仍注韓本原文於下其字句小異義
得兩通無關大要者悉仍韓本或傅韓本俱誤則酌采古
書所引注於其下不敢竄改以所見非小正本書也篇卷
標題悉倣傅氏爲之每篇首列經文竊據傳義更定故與
傅氏不同是書古奧難讀謹集先儒故訓及近代各家之
注博訪衆論參以管見攷之於師更名夏小正經傳集解
蒙見聞淺陋曩歲借窗於黃氏士禮居主人蕘圃主政藏

書富有竊貧稽覽綴輯是編今主政已將所藏傳本刊行復索鄙著附梓自審未可問世聊以就正博雅云爾

道光元年辛巳夏五月庚戌朔長洲顧鳳藻記

道光紀元辛巳吳門
黄氏士禮居刊行

賜書樓藏鈔本

梁公九諫

嘉慶丙寅

士礼居開雕

唐相梁公廟碑

朝散大夫上騎都尉知閏州事賜紫金魚袋范仲淹譔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岩岩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蹕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體揭若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幷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縣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

之感動詩有陟岵屺陽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吁
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也公嘗以同府掾當使
絶域其母老病公曰柰何重大人之憂詣長史請代
行時史馬睚眦不可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
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丞決諸道
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時武衛將軍權善才右
監門范懷義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却
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

一樹而殺二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于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息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幷州發數十萬人別開御道公頓首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公又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止存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祠曰安

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還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有司輒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以理逆人不言則有辜陛下好生之德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或非本心惟陛下矜焉救貸之流于九源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

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
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軍
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以除亂臣彼脇從輩
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
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劒加于君頸
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右遷復州刺史
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
謂乎公爲地官侍郎同知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

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史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焉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碑未幾入相請罷說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

之饋輸論者躐之北狄再寇趙簡公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爲突厥脇説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虚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言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得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

唐德則天怒命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者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不豫公入門問疾則天曰有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也相王廬陵王陛下之翅也是可折乎三思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之者乃召賜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武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

則無復與卿相見矣公從容而進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從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武三思爲後如陛下何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立盧陵王陛下萬歲之後永饗唐家血食立武三思則古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之不敢愛死以奉制惟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搴簾使盧陵王拜公公險

絶於地命左右起之以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乃社稷之臣也已而謂曰今日國老與汝作天子公哭奏曰還宮無儀孰知爲太子復置廬陵王于龍門發親王宗正相率百僚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志誠如雷霆之威不可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必欲得眞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

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于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近簾外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及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深乎公之勳德不可備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别傳論者爲松柏不朽金石不柔受于天馬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

之氣乎誠性見乎事業當時優游縉紳之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何足道哉仲淹貶守番易移舟徙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故係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于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之獨航金可革而公不可革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灵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豈孰能當

梁公九諫序

唐中宗皇帝姓李諱哲高宗皇帝之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姓武氏先是高宗在位歲久多苦風疾不能視朝百司奏事皆委則天詳決則天素多計智兼涉文史自此内輔國政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二聖高宗崩中宗即位未及一月爲裴炎所譖廢爲廬陵王貶均州明年又徙房州則天女主冠冕法服臨御以治天下改唐稱周二十年于是悉封諸武爲王殺唐

之子孫殆盡堅欲傳位與姪武三思當時之時諸武
之勢熖如烈火李唐之族冷如寒灰何心不隨何力
可回且中宗豈有復返者乎且不死爲幸爾賴我梁
公貞社稷之臣捨死不顧直言極諫屢以母子性天
之道爲言使則天感悟遂遣使往房州召還立爲皇
太子故中宗得復帝位而唐祚不移者皆梁公之力
也昔呂温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
以飛忠心與日月同明本傳與天地同其久然而世

有梁公九諫詞者即趙岐所謂外堂也傳述既久舊本多謬與本傳互有同異觀者不能無憾今三復叅考訂其訛而補其闕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倘博古君子別求明本而正諸不亦宜乎

第一諫

則天皇帝臨御廢東宮太子爲廬陵王遂貶房州千里却立武三思爲儲君一日會朝問諸卿等意是如何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勑山呼萬歲皆稱賀得人矣

惟有宰相狄公不拜則天問狄相曰策立武三思之事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惟有卿不拜朕想卿必有異議縱有異議豈勝得殿前八十二員大臣狄相奏曰不然若得殿前八十二員大臣比並事當不可觀這八十二員大臣見解似鶴鳩抱卵豈知鸞鳳之志螻蟻攻土豈知晦朔之朝磨磚作鏡焉可鑑容鉛錫爲刀豈堪琢玉狐狸似犬愚者養之苦蔞似瓜愚者食之臣觀諸臣何以異于此則天問曰問卿策立之

事卿如何將此比並諸大臣狄相奏曰且如紫微之
殿不是陛下所居之殿陛下是武家宗祖唐家國后
緣太子年幼權請陛下主國太子長成社稷合歸唐
家枝葉令諸大臣未有一人勸陛下以母而立子却
賀陛下以姑而立姪是大臣所見不明陛下所用非
賢故以此事比並諸大臣據愚臣見解能斬武三思
仰祭奉天乾陵大帝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爲儲君
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二諫

又一日則天受朝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貶房州千里畐立姑之位臣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中察人心未厭唐家之德則天謂狄相曰卿是一箇人爭知天下人心狄相奏曰昔陛下在長安之日有北方單于寇擾唐邑緣何先帝存日不與交戰彼時兵寡故不與敵遂將兩庫金帛命梁王武三思招召要軍千萬與單于戰前後十餘月招召人數不滿千百及

盧陵王伐之不經旬日計兵千萬單于探得不戰自退以愚臣見解度量天下人心未厭唐家之意東宮之位合立盧陵王爲儲君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三諫

又一日則天問狄相曰卿云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朕自爲君以來有什麽聖明有什麽無道狄相奏曰陛下爲君以來聖明似不少無道亦絶多陛下在長安之日有龍鳳來儀麒麟來現岱州進表有八百

里地方麦麸金長安元年十二月上旬花發駕幸東
都有鳳現回紇進五色龜日南進三角犀蘄州進騶
獸西方佛足現光宅二年洛河泛漲漂出一石函函
内有鉄札篆書金字云武后登萬萬年則天問曰上
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惟復是朕登萬萬年惟復是
武家子孫登萬萬年狄相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有聞
必先有兆必應天地現相陰陽泄機在乎人自應之
耳愚臣不敏試論年代應萬萬之數陛下爲判陛下

在長安之日改元嗣聖元年又改垂拱元年又改□□元年又改永昌元年又改天授元年又改如意元年又改長壽元年又改光宅元年又改延載元年東都有五鳳現又改五鳳元年又改萬歲通天元年又改神功元年又改聖歷元年又改久視元年西方佛足現又改大足元年又改萬歲登封元年又改長安元年以愚臣見解陛下即位以來改元之中有兩箇萬歲元年暗合萬萬年之數足矣定東宮之位非盧

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的然不得

第四諫

則天問狄曰卿云朕自爲君以來聖明亦不少前言亦備矣無道亦絕多試與朕說之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貶房州千里擬立武三思爲儲君陛下是女主爭斷得三從五逆則天問曰何名三從五逆狄相奏曰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五逆者在家不從父出嫁不從夫夫歿不從子是三逆陛下親

皃遠貶房州是四逆立姪爲儲君是五逆愚臣直奏
輕觸龍顔東宫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終當
不得

第五諫

則天聞狄相所奏即命武士撮出放大臣散遂凭玉
案畧吞睡少旹乃得一夢見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
忽然驚覺次日受朝問門下侍郎張易之朕昨日畧
凭玉案畧吞睡少時忽得一夢見湘輪水上流車向壁

上行此夢如何張易之曰助陛下好夢輪者周流不
息乾道也上應乎天爲陛下治世之象水者陰道也
是陛下之命上流者大吉之兆永保千秋又夢車向
壁上行緣陛下聖朝蓋代四夷來降八表來朝天下
貢獻至多道路隘阼感這車向避上行則天大悅顏
動龍顏賜易之珠金重寶諸臣山呼萬歲惟有狄相
不拜則天乃問狄相曰卿何不拜朕所夢家私事莫
不見否狄相奏曰臣只見陛下邦國事不見陛下家

私事陛下所夢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張易之圓
夢云輪是陛下身水是陛下命乃曲媚取容茍圖金
寶臣圓此夢于國不祥夫水者陰道也水望低流本
性也車同軌公道也今水不望下而望上流是陰氣
上盛而逆其天也車向壁上行是無道也陛下親兒
遠貶房州擬立武三思爲儲君此實爲無道也東宮
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决然不得

第六諫

則天睡至三更又得一夢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
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忽然驚覺來日受朝
問諸大臣其夢如何狄相奏曰臣圓此夢于國不祥
陛下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
頻輸天女蓋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旋被打將失其
所主今太子廬陵王貶房州千里是謂局中有子不
得其位遂感此夢臣願東宮之位速立廬陵王爲儲
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七諫

則天不豫狄相入閤門問疾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其夢如何狄相奏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盧陵王乃陛下之雙翅也今皆遠貶遂感此夢時武三思在傍怒發赤色則天令武士撮出朝門乃問侍臣曰狄相與卿等意何如張易之奏曰狄相家貧若多賜金寶便可策立武三思爲儲君則天遂賞色羅十車珠金兩牀御衣百箱排於殿前令武士召狄相入朝則

天曰爲子逆父爲臣逆君祗緣策立之事卿每偏執
若諫于朕朕甚恥之卿若不改見前解只這殿前是
卿死處若改見前解取此賞物狄相奏曰不然憶昔
太宗大帝在日經綸四海勇滅大隋收王世充戮竇
建德八十二處草賊鞍不離馬背甲不離將身親冒
矢石以定天下皆爲後世子孫可不爲李家枝葉臣
意宏道元命先帝臨崩之夜以愛子托陛下以社稷
囑付大臣臣今受此賞物却立外姓是臣賣却唐家

社稷臣往九泉之下無面可見高宗大帝臣惟守直
而死不可邪佞而生東宮之位合立盧陵王爲儲君
若立武三思的然不當

第八諫

則天令武士于殿前置油鍋宣狄相入朝則天問狄
相曰若改見前解則與卿長保富貴若不改見前解
這殿前油鍋是卿死處狄相奏曰臣當年邁佐陛下
邦國不得策立之事便合依從不合違勅據臣罪愆

合當萬死容臣徵古死亦不遲則天曰徵古之事如何狄相奏曰徵古者以太子天下根本本以揺而天下皆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更親寧學寒蟬潔飢不學螳螂戲飽乍立廬陵王而死不立武三思而生陛下長如今日則萬事絶言若也萬歲之後將武三思爲儲君只將武家宗祖于太廟享祭自古宗廟無祔姑之禮陛下有何干預若立廬陵王爲儲君陛下萬歲之後四

時祭奠無虧如此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東宮之位合盧陵王爲儲君立武三思終當不得復前奏曰臣既不得策立太子即以死報先帝復願陛下以老臣之言熟思之以萬世無疆之計言訖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鍋則天連聲呌武士執其裾曰朕從今日起依卿所奏

第九諫

則天因此感悟遂遣中使往房州密召盧陵王爲嗣

廬陵王引咎韜晦久處房陵勝得民情舉留不放遂佯爲放鷹隊仗出城至于南山矯衣而入坐于中宮外人無有知者又遣黃門宣狄相入朝賜坐于簾外則天謂曰我欲立武三思羣臣無有異議者唯卿不從幾欲致卿于死地前日見卿所奏朕心豁然方見利害已依卿所奏遣使已召廬陵見到中宮與卿相見命左右褰簾命廬陵王拜公公見太子謂二十餘年不見太子動靜雖殺身成仁不審大位果能正否

及見太子嗚咽流涕殞絶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以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乃社稷之臣也已而顧謂太子曰今日國老與汝作天子狄相奏曰未可陛下當年貶太子往房州天下人知今太子歸朝宰相尚有不知者還宫無儀知是誰立則天曰據國老所見如何得立狄相奏曰伏請太子往龍門望降召發親王宗正相率百官備禮以迎便可策立則天曰依卿所奏廬陵王因狄相策立爲唐家第四帝後廟號中宗

唐狄相梁公九諫卷終

梁公九諫一卷賜書樓藏舊鈔本此載諸讀書敏求記中者也今此本有賜書樓圖記字跡又舊則其爲述古堂物無疑賜書樓未知誰氏余所藏張乖崖集宋闕鈔補者每葉板心皆刻賜書樓所鈔字跡審是明人書未知即此家否此本卷中首葉有辨之印此姑餘山人沈與文也尾葉有一印其文曰姑蘇吳岫家藏此吳方山也皆吾郡中人二人皆明嘉靖時人

皆藏書家則此書之珍重由來已久偶爲他邑所得
而仍歸郡中物之流傳固自有異然更得也是翁一
番記述不愈足引重乎嘉慶癸亥三月朔黃丕烈書
題書紀事詩久絕響矣即欲爲三益聯吟之續而良
友弗聚異書不來意興殊索然也閒窗檢點舊藏出
此梁公九諫一卷仍用舊例獨吟新詩亦聊爲破寂
之助云爾　得梁字禁押本事
九諫詞猶在文章振李唐安危資柱石舉廢得津梁

氣挾雷霆厲心爭日月光名臣傳表奏讀書敏求記以此入總集述古堂詩目則入表奏應比賜書藏

蕘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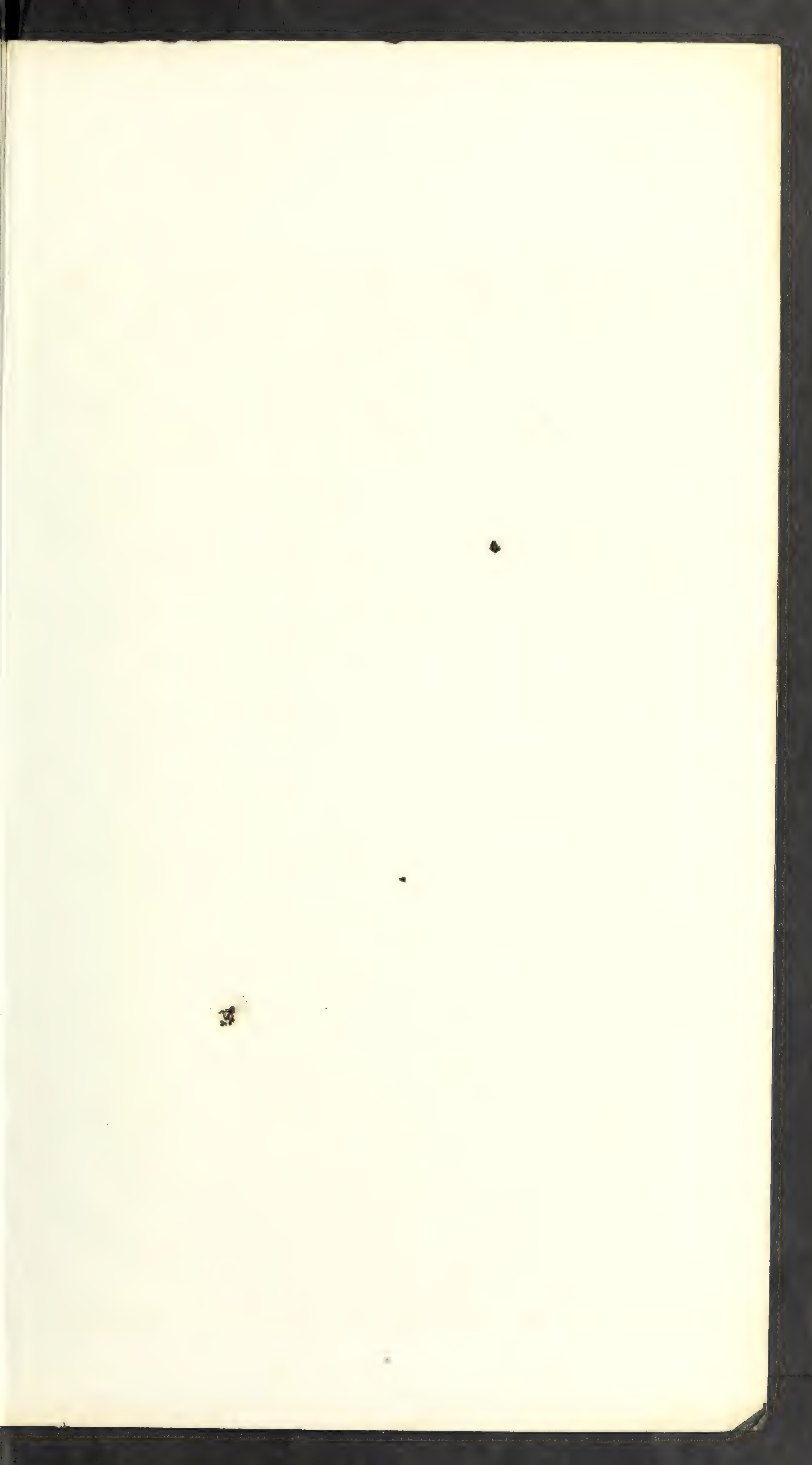


士禮居叢書

十

10





天聖明道本
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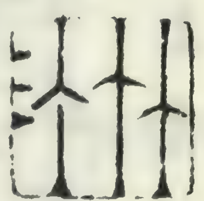
嘉慶庚申

讀未見書齋重雕

國語之存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為最古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皆免胄而下拜二事證今本之誤是固然矣予於敏求所記之外復得四事周語瞽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僨鄭語依疇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雄此皆灼然信其當從古者今世盛行宋公序補音而於此數事並同今本則公序所槧正未免失之捅疏至如荊嫣之譌為蒯嫣補音初無蒯字是公序本未誤然不得此本校書家未敢決蒯之必為荊予嘗論古本可寶古本而善乃真寶於此本見之

矣吳門黄孝廉蕘圃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其寶
於斯世乃令善工重彫以行別為札記志其異同凡
字畫行款壹從其舊即審知豕亥爛脱但於札記
正之而不易本文蓋用鄭康成注樂記中庸之例
宋世館閣校刊經史卷末多載增損若干字改正
若干字其所增改未必皆當而古字古音遂失其傳
予嘗病之讀蕘圃斯刻歎其先得我心可以矯近
世輕改古書之弊其為功又不獨在一書而已也
嘉慶五年三月十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乾隆己丑予在都門時東原師有北宋禮記注疏及明道二年國語皆假諸蘇州滋蘭堂朱丈文游所照校者予復各照校一部嗣奔走四方無讀書之暇辛丑乃自蜀歸金壇又遇橫逆侵擾不能讀書壬子乃避居於蘇頗多同志黃君蕘圃其一也常熟錢氏從明道二年刻本影鈔者在其家顧君千里細意校出讀之始知外閒藏書家國語皆自謂明道二年本而譌踳奪屚参差乖異皆傳校而失其真者也今年蕘圃用原鈔付梓以公同好此書之真面目始見因思北宋禮記注疏當年惠松厓先生用吳企晉舍人所藏刻本照校流傳今刻本聞在曲阜孔氏安得如國語之不失其真也或曰此本瑜瑕互見安必其勝於

宋公序氏所定之本耶余曰凡書必有瑕也而後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為瑕指瑕為瑜而瑕纇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今公序所據之本皆亡惟此巋然獨存其譌誤誠當為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為公序所采是以蕘圃附之攷證持贈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讀書之善法也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為適不聞以擅改為適也余既喜是書之出也因舉余舊得是書之難蕘圃今刊是書之意用揭於篇首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三月長塘湖居士段玉裁序

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原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

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

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上

韋氏解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矣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示威武也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

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邁之詩也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干楯也戈戟也櫜韜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德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懋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障壅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也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王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也以服事虞夏謂棄爲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也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之子也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也而自竄于戎狄之閒竄匿也堯封棄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纂繼也緒事也修其訓典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

弈世載德不忝前人弈弈前人也載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

於民商殷之本號也帝辛紂名大惡大爲民所惡也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

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

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

并畿內爲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甸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

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爲

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

以爲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爲要服足以相況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也

侯衞賓服此揔言之也侯侯圻也衞衞圻也言自侯圻至衞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

見於王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

曰衞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衞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

君近之夷蠻要服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夷蠻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戎狄荒服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也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故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也時享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歲貢於壇墠也終王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國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志意以自責也圻內近知王意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

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曉之也地遠者罪輕）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不享也）其有以禦我矣（禦猶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 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 有三女奔之 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也 其母曰必致之於王 康公之母欲使進於王 夫獸三為羣 自三以上為羣 人三為衆女三為粲 粲美貌也 王田不取羣 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公行下衆 公諸侯也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禮也 王御不參一族 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不參一族也 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 堪任也 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 醜類也王者至尊猶且不堪況爾小人之類乎 小醜備物終必亡 言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 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

厲王虐國人謗王 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 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 邵公邵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為王卿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巫人有神靈有謗必知之 以告則殺之 巫言謗王王則殺之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弭止也 邵公曰是

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川之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害於上也）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治也導通也）爲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觀民所言以知得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曲（無目曰瞽瞽樂師曲樂曲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也諫者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也）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規盡其規計以告王也）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也）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而後王斟酌焉（斟取也酌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悖逆也）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也）猶其原隰之有

行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民所敗者備之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

謂人物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頌周頌思文也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蒸衆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堯時洪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功至大也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也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周者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邵公之宮者避難奔邵公也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及至也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音墜而怒乎殺王子命國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君諸侯也在險之中不當懟懟謂若晉

慶鄭怨惠公愎諫違卜棄而不載怨而不怒況事王乎怨心望也怒作氣也乃以其子代

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古也虢

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及宣王都鎬在畿內也不可夫民之大

事在農穀民之命故農爲大事也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曰粢在器曰盛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也庶衆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也給足也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也敦

庬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庬大也是故稷爲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也

古者太史順時覛音脉土陽癉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覛視也癉厚也

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底于

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

九日（先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蒸升也膏潤也其動潤澤欲行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爲災疫穀乃不殖也）稷以告（以太史之言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籍田者）司空除壇于籍（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太師知風聲者也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王即齋宮（所齋之宮也）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之純反）濯饗醴（淳沃也濯漑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也）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鬯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也）犧人薦醴（犧人司樽掌共酒醴）王祼鬯饗醴乃

行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也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也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太史贊王贊導也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鉢伐二音班三之班次也王耕一墢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民終于千畝終盡耕之也其后稷省功省息井反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終食終畢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風土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爲廩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也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誡百姓紀農協功紀謂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布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震雷蟄蟲咸動啓戶而出也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罪也在司寇司寇行其罪也乃命其旅曰徇旅衆也徇行也農

師一之 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 農正再之 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 后稷三之 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 司空四之 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也 司徒五之 司徒省民故次司空也 太保六之太師七之 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汎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也 太史八之 太史掌達官府之治故次太師也 宗伯九之 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太史也 王則大徇 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 耨穫亦如之 如之如耕時也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 用謂田器也 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 疆境也畔界也鎛鋤屬 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求利謂變易使役干亂農功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 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 媚說也 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優饒也裕緩也 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 匱神之祀不耕籍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

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岳之裔胄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也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以爲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命而不從也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即政不立也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必棄上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廢命也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懿公戲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也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之子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爲州伯者也樊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謚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耈老耈凍梨也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也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爲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故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

[於王也]司商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也]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也]牧協職[周禮牧人掌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籍[籍籍於千畝田也]蒐于農隙[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閑也]耨穫亦於籍[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猒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猒惡政事無以賦令也]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敗爲政之道也]

妨後嗣爲將有禍亂也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滅謂滅西周也）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鎬京也幽王在焉邠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爲陰所鎮笮也笮莊百反）陽失而在陰（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地動則泉源塞）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夫

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爲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

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

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

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

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 水泉不潤枯朽而崩 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 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東遷謂平王遷於洛汭也

惠王三年 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王涼也三年魯莊公十九年也 邊伯石速蔿國出王而立子頹 三子周大夫子頹莊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速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頹 王處于鄭三年王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 子國蔿國也客上客也 樂及徧儛 徧儛六代之樂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也一曰諸侯大夫徧儛 鄭厲公見虢叔 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也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 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 不舉樂也 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

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圉門南門也二門王城門也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也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也降謂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也莘虢地也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也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也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猶嘗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外聞者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一也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抵冒也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神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謀無罪曰誣百姓攜貳攜離貳二心也明神不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

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音禽）隧（回祿火神再宿爲信聆隧地名也）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鮌也過信曰次丕大邳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也）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也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昭王瑕也房國名）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貳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焉生穆王也）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壹心依憑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

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虢虢其受之也）王曰然則何爲（何爲在虢）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也）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也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也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也純色曰犧）無有祈也（祈求也勿有求請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一巡守也）今其冑見（冑後也謂丹朱之神也）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在周爲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也）內史過從至虢（從從太宰而往也太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以聽之也）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虢之祝史祝應史嚚）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

必禍之（絜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也）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也）

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也邵公過邵穆公之後邵武公也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呂甥郄芮相晉侯不敬（呂甥瑕呂飴甥也郄芮冀芮皆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也不敬慢惰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侯所執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尚衡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後後嗣也）且呂郄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后非衆無與守邦（邦國也）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

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罪萬夫 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也 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女衆 盤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女衆歸功於下也 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 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余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也 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愼也民之所急在大事 大事戎祀也 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衆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 祓猶拂也 考中度衷以莅之 莅臨也考中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衷心恕以臨之也 昭明物則以訓之 物事也則法也 制義庶孚以行之 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立事宜爲衆所信而行之也 祓除其心精也 精潔也 考中度衷忠也 忠恕也 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 背外不與秦地背內不與里丕之田 虐其處者棄其信也 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也 不敬王命棄

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故不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 以惡實心棄其精也 實滿也 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 四者精忠禮信也 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 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 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 禮天子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也 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 言不敢專也 大夫士日恪位著 音宁 以儆其官 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也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其有隧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 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別貴賤為之表識也 為贄幣瑞節以鎮之 鎮重也贄六贄也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幣六幣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也瑞六瑞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六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為班

爵貴賤以列之班次也爲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也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言爲之法制備悉如此尚有放散轉移懈慢於事不奉職業者也故加之刑辟流之裔土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遂爲夷蠻之國民也有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嫡嗣也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亹亹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居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若將廣其心廣其心放情欲也而遠其鄰背秦賂也陵其民虐其處也而卑其上不敬王命也將何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替廢也廢執贄之禮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誣民亦將誣之替贄無鎭鎭重也無以自重也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恒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也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也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鎭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

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郤也享之言食也阿隨也）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也賜瑞命在十一年也）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之十五年也秦怨惠公背施忘德舉兵伐之戰於韓原獲晉侯以歸隕其師徒三月而復之也）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胄（胄後也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也懷公惠公之子子圉也惠公卒子圉嗣立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晉人刺懷公於高梁也）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也二子悔納重耳欲焚公宮而殺公寺人披以告公潛會秦伯于王城二子焚公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太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也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於境（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爲一牢上公饔餼九牢）設庭燎（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也）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命受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晉尉命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惠懷也故立獻公之主目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也筵席也）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皃諸侯祭服也昭謂此

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服鷩衣内史賛之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而後就也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饔食饔食之屬也饗食饗食之禮也贈致贈之禮也餞謂郊送飲酒之禮也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太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也内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也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也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導訓也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有此四者也忠所以分也心忠則不偏也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也信所以守也信守則不貳也義所以節也制義之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

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仁也昭謂施三謂三讓也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疚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仁義也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音刈人必豐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

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納王於周而殺子帶在魯僖二十五年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也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衡雍踐土皆鄭地在今河內溫也捷勝也勝楚所獲兵衆也文公以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敗楚於城濮城濮衛也旋至衡雍天子臨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駟介百乘徒兵千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為伯賜晉侯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也於是乎始霸也

國語卷第一

嘉慶庚申歲吳門黃氏讀
未見書齋用影宋本重彫

國一　十六

國語卷第二

周語中　韋氏解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叛即衞故鄭公子士泄堵寇帥師伐滑也王使游孫伯請滑游孫伯周大夫伯爵也鄭人執之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衞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也王怒將以狄伐鄭狄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富辰周大夫也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以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諭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詩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禦禁也言雖相與很於牆室之內猶能外禦異族侮害己者其後周衰厲王無道骨肉恩闕親禮廢宴兄弟故邵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循棠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爲棠棣穆公所作失之唯賈君得之穆公邵康公之後也至周公歷九王矣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雖內相很外禦他人故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也鄭武莊有大勳力于

平桓武乃鄭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也王功曰勳平幽王之子平王宜咎桓平王之孫文太子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以卿士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爲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在魯隱十年唐尚書云奪鄭伯政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爲功桓當爲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敘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之非也下富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爲誤也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先君武公與晉文公戮力同心股肱周室輔平王也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子頹周莊王之子惠王之叔父也篡惠王而立惠王出居鄭鄭厲公殺子頹而納之事在周語上也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廢也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於他利乃外矣徵召也他謂翟人伐鄭也外利在狄也章怨外利不義章明也棄親即狄不祥祥善也棄親出狄師以伐鄭也以怨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而伐之是爲不仁也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也不義則利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

王不失此三德者三仁義祥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不忘言德及後代也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降下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內娶得偶而有福也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狄也其無乃階禍乎為禍階也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詩云摯仲氏任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也四嶽之後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陳由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元女成王之姊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之於陳也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親以申固其家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鄢妘姓之國取仲任氏之女為鄢夫人唐尚書曰鄢為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由也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

本云密須姞姓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于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由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爲聃夫人同姓相娶猶魯昭公娶於吴亦其瀆姓所以亡也息由陳嬀息姬姓之國陳嬀陳女爲息夫人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嬀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息嬀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嬀之美於楚楚遂滅息以息嬀歸鄧由楚曼曼鄧女爲楚武王夫人生文王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也羅由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姬氏女爲羅夫人而亡其國也盧由荊嬀盧嬀姓之國荊嬀盧女爲荊夫人荊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外利行淫僻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六親也禮新新來過賓也親舊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役爲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貢賦有品財用有節不乏盡也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十億曰兆夫人猶人人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

離也七德謂尊貴至親舊也各以利退以利利其身而去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也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新鄭之於王城在畿内畿内之諸侯雖爵有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案内傳子產爭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南服明侯也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鄗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車服貶易故鄭在南服禮畿外之侯伯也世謂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也狄豺狼之德也

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佐之莊桓王之子莊王他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涼也爲頹所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勞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也弱猶稚也狄隗姓也隗姓赤狄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也夫禮新不間舊間代也王以狄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

姜氏任氏之女世爲王妃嬪也今以狄女代之爲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階狄禍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封大猒足也王不聽

十八年王黜狄后十八年魯僖公二十四年黜廢也狄后既立而通王子帶故王廢之也狄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狄人奉子帶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也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狄師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以其黨者謂頹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爲黨開狄人伐周也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王出適鄭居於氾也文公納之殺子帶在魯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

王勞之以地（王以其勤勞賞之以地謂陽樊溫原欑茅之田也）辭（辭不受也）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開地通路曰隧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地有六鄉則六軍之士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供王祭也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岳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之神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不度不意度而至之患也）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均平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使各有寧宇（寧安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順天地尊卑之義也若相侵犯則有災害也）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也）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也）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言嬪與卿主祭祀魯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也）豈敢猒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猒足也耳目聲色心腹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之文章也死之服謂

（六隧之民引王柩輅也）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也）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也）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謂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爲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鎭撫百姓（縮引也備物隧之屬也）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流放也言將辟旅於荒裔何復陳辭之有也）若由是姬姓也（謂文公未更姓而王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言文公若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興王室復先王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

德物將自至[懋勉也言有天下則隧自至也]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也]何政令之爲也[何以復臨百姓而爲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自制以爲隧也]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魯僖二十五年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畿內也]陽人不服[不肯屬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晉君爲能德[爲能布德行]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志[遠志離叛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祊宗猶宗廟也]而蔑殺其民人[蔑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爲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此羸者

陽也未狎君政言羸弱也狎習也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舉非義兵誅罰失當故君之武威將見慢黷頓弊也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也覿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恵卹其民適以震威燿武而見殘破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裔民哉裔民謂凶惡之列放在荒裔者也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温晉之河陽成公衛文公之子成公鄭也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國晉人復衛

[侯衛侯先期入杈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温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歸之于京師在魯僖公二十八年也]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也]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訟之義也]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和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也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魯僖爲請於王及晉侯皆納玉十瑴於是歸之也]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三年也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輕曰襲周北門王城北門也]左右皆免冑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左車左也右車]

右也言免冑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滿周大夫王孫之名也謫猶咎也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超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謂不敦旅整陣也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險謂崤也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古道廢是行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也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丙術視崤晉地名在今弘農三帥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也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獳也隨會晉正卿士蒍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定王享之餚烝定王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揄也烝升也升折俎之餚也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相佐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釆於隨范故或曰隨會范會也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以士季之言告王也王召士季季范武子字也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

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凡郊禘皆血腥 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 親戚宴饗則有餚烝餚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謂之折俎 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奬王室奬成也 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 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也禘全體也 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禮親戚宴饗之禮舊職故事前好先王之好也 且唯戎狄則有體薦體委與之也 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冒抵觸也沒入也儳進退上下無列也 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賦也 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 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兄弟晉也 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典常也 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 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棗栗糗餌

之屬也修其簠簋修備也簠簋黍稷之器也奉其犧象犧犧樽飾以犧牛象樽以象骨爲飾也出其樽彝樽彝皆受酒之器也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魚腊腸胃爲一列膚特於東淨其巾冪淨潔也巾冪所以覆樽彝也敬其祓除祓猶掃除也體解節折而共飮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兎醢之屬酬幣宴貨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爲好謂之宴貨也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子然全體之皃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事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備物而已也飫以顯物宴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飫不倦歲行飫禮不至於懈倦也時宴不淫一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於淫湎也月會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也旬修旬十日之內所成爲也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爲不忘不忘其禮也服物昭庸采飾顯明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比象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也周旋序

順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容貌有崇崇飾也容止可觀也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畏其儀可度也五味實氣味以實氣氣以行志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五聲昭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也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飲食可饗和同可觀餚烝故可饗以可去否曰和一心不二曰同和同之道行則德義可觀也財用可嘉酬幣宴貨以將厚意故可嘉也則順而德建則法也建立也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武子隨會也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夏殷周也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為常也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修之以為晉國之法也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也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以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廟也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為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也

候不在疆候候人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者澤不陂陂障也古
不竇澤故障之也川不梁流曰川梁渠梁也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
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列樹以表道且爲城守之用也墾
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言其稀少若蓺墊物也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
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不爲廬舍可以寄寓羇旅之客也縣無
施舍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施舍賓客負任之處也民將築臺於夏氏民陳國之人也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
徵舒家也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
不見及至也陳靈公舜後恭王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往也往徵舒之家淫夏姬也賓單襄公也單子
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士稱公也王
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
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

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

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也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

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

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也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

具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

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

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時儆時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待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梮舉土之

器具爾畚梮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也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

于楚宮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也此先王所以不用

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施德謂因時警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

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

梁舟梁以舟爲梁也是廢先王之敎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也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饑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皆墾辟也奧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求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也執事者有次也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也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爲國作逸樂之事也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遂以入境告也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爲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候人爲導

導賓至於朝出送之於境也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也司里授館司里授客之館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也司空視塗視塗險易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供其材也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事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也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帥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也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以物至物事也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正長也莅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也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也有分族王之族親也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假道爲過賓也而司事莫至是蔑

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也)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造爲也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姓命也一曰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嬻姓昭謂夏徵舒之父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爲媟嬻其姓也)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袞龍之衣也冕大冠也公之盛服也簡略也彝常也言棄其禮簡略常服)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殞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隊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也)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也)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八年陳侯

殺於夏氏八年魯宣公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

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也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也唐尚書云遂取陳以爲縣誤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也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穀之子仲孫蔑儉居處節儉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言儉也叔孫東門其亡乎言其侈也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臣尚敬君尚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謂寬則得衆故可以守也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人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

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敎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阜厚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寛於死寛猶遠也以儉足用則遠於憂無之絶之憂且遠驕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寛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隙瑕釁也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年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也用足則族可以庇庇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蔭也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也若是則必廣其

身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也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早世早即亡也其家猶可以免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十六年魯宣公卒定王十六年魯宣之十八年也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及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必有禮贄私覿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於周故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也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殁二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宣伯僑如也通於宣王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殁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也使叔孫僑

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周大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桀難距其欲故不歡悅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共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舍不予其喜怒取與亦議之是以不主寛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已賞貴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爲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私無加賜也及魯侯至仲孫蔑爲介在賓爲介介上介所以佐儀也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蔑好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鄢鄢在魯成十六年也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鵲之子居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未將事將行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帛好貨宴飲以貨爲好厚者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桓公王卿士也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道導者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爲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也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陵也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至十六年楚晉背盟伐宋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

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也幼弱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子囊子囊不欲背晉楚王不聽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叛盟非晉之罪也得民得民心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卿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智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衆也剛強也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晉有信故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故晉有辭也得民二也軍帥強御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欒欒書也范士燮也戰而勝是吾力也謂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軍無計謀也吾有三代伐功也三代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下下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

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爲政也吾曰子則賢矣吾郤桓公自謂也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七人下故恐政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佐第六卿升爲正卿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爲中軍佐此第二卿未有軍行外爲正卿也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爲正卿也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己之材優於彼四人也三人之中無有所不及也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言如是君以爲何如也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擧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之也故君子上禮讓而天下莫敢陵也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

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爲其害己民惡其上爲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敵體敵也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廕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廕也長利長有福利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之功以爲己力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民力所爲也以義死用謂

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責楚包茅也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也姦仁爲佻以姦僞行仁爲偷仁謂獲鄭伯而赦之也姦禮爲羞羞恥也謂見楚君而趨也姦勇爲賊還賊國也姦勇謂逐楚卒也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順義順王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也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也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叛國即讎佻也叛其國而即讎讎人謂赦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違避也今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敬亡乎郤至歸明年死難明年魯成十七年也死爲厲公所殺也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也使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也

國語卷第二

國語卷第三

周語下　　韋氏解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也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在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謚也時命事而不與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蒲也視遠望視遠也步高舉足高也晉郤錡見其語犯郤錡晉卿郤克之子駒伯也犯陵犯人也郤犨見其語迂郤犨晉卿郤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叔也迂迂迴加誣於人也郤至見其語伐郤至晉卿郤犨之弟溫季昭子也伐好伐其功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己之難及為郤犨所誣也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氏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懼待於壞隤儆守而後行故不及戰郤犨受僑如之賂為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隤將以待勝者晉侯怒不見公故成公為單子言之也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

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之乎以人事知之乎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樂太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史掌抱天時與太師同車皆知天道也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曰四體不勤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也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謫譴也言日日絕其宜也足高曰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步高失宜棄其德也言爽曰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聽淫曰離其名淫濫也離失也名聲所名也夫

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履德行也)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也)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事之名聲也)故不可不愼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為偏喪偏喪者有咎咎及身也)旣喪則國從之(旣盡也四者盡喪國從而亡也)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為喪喪字之誤也喪二視與步也是為偏喪故言晉君當之)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犨至也復有五人為五大夫故号八郤也)高位寔疾顚(高者近危疾速也顚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廣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犨也季至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益猶加也三怨犯誣掩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己國有德也鄰於不修與

不修德者爲鄰也 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 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爲僑如利而不義者好利而不義通於穆姜欲逐季孟而專魯國也 其利淫矣流之若何 言其所利驕淫之事自流放也放之者若何也 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 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也 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 厲公既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懼誅執厲公而殺之於匠麗氏也 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 翼晉別都也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不得同於先君也禮諸侯七命遣車七乘以車一乘不成喪也 齊人殺國武子 是年齊人又殺國佐也齊慶剋通于靈公之母聲孟子國佐召慶剋而謂之慶剋以告夫人夫人愬之於靈公靈公殺之殺在魯成十八年也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也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襄公 立無跛 跛偏任也 視無還 睛轉復反爲還也 聽無聳 不聳耳而聽也 言無遠 遠謂非耳目所及也 言敬必及天 象天之敬乾乾不息 言忠必及

意出自心意爲忠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而後及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爲仁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爲義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言智必及事能處事物爲智言勇必及制以義爲制也勇而不義非勇也言教必及辯辯别也能分别是非乃可以教言孝必及神孝於鬼神則孝者信矣言惠必及和惠愛也和睦也言致和睦乃爲親愛也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以禮讓也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宗也有慶未嘗不怡慶福也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單襄公之子也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經緯天地曰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祚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得天下也夫敬文之恭也文者德之揔名也恭者其別行也十一義皆如之忠文之實也忠自中出故爲文之實誠也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之慈愛義文之制也義所以制斷事宜也智文之輿也智所以載行文德勇文之帥也謂以勇帥行其心義教文之施也所以施布德化孝文之本也言人始於事親故孝爲文本也惠文之慈也慈愛也讓文之材也

材用也象天能敬言能則天是能敬也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已之意恕而行之爲忠也思身能信思誠其身乃爲信也易曰體信足以長人也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爲仁也利制能義以利爲制故能義也事建能智能處立百事爲智也帥義能勇修義而行故能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施辯能教施其道化而行能辯明之故能教昭神能孝昭顯也尊而顯之若周公然慈和能惠慈愛和睦故能惠也推敵能讓與已體敵猶推先之故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晉周也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天之六氣爲經以地之五行爲緯而成之也經緯不爽文之象也爽差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被被服之也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也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父昭子穆孫復爲昭一昭一穆相次而下近者言周子之親與晉最近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愼也夫正德之道也德之道路端德之信也端慤故信

成德之終也志定故能終也愼德之守也守守德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周子明於善德也愼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愼成端正德復述上事爲下出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之非國何取言必得國也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晉也趙穿弑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著曰筮筮立成公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下乾上乾也坤下乾上否也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爲君也乾下變而爲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爲晉君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規畫也臀尻也三而畀驩之孫畀予也三世爲晉君而更予驩之孫也驩晉襄公之名也孫曾孫周子也自孫已下皆稱孫詩曰周公之孫謂僖公也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二世爲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

公故言再昭謂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三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弑則襄公將死時非景公明矣賈君得之單襄公曰驩

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

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

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夢卦也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必克之也以三襲也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晉周德夢卦亦三合將必得國也晉仍

無道而鮮冑其將失之矣仍數也鮮寡也冑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將失國也必

早善晉子其當之也晉子周子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

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亂謂弑也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郟穀洛鬬將毀王

宮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鬬者兩水激有似於鬬也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

人城郟也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太子也早卒不立）晉聞
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川
（防障也流曰川）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爲此四者爲反天性也）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物所生歸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
聚於高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爲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陂
塘汙庳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塘也美謂滋潤也）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
（大曰崩小曰也）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
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齊語曰陵爲之終）然則無夭昏扎瘥之憂
而無飢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扎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
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也）昔共工棄此道也
（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言爲高辛所滅安得爲堯諸侯又堯）

時共工與此異也虞于湛樂虞安也湛淫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
堙庳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庳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
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有虞舜也鮌禹父崇鮌國伯爵也堯時在位而
言有虞者鮌之誅舜之爲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擧也擧遂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也堯
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鮌於羽山羽山在今東海祝其南也其後伯禹念前之非
度度法也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比類
百則類亦象也儀之于民儀準也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傷害也共之從
孫四嶽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季之孫也四嶽官名主四嶽之祭爲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爲四嶽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也高高
下下疏川導滯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障九澤也疏川決江疏河導滯鑿龍門闢伊闕也鍾水豐物鍾聚
畜水潦所以豐殖百物也封崇九山封大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不墮壞是謂封崇凡此諸侯言九者皆謂九州之中山川藪澤
也決汩九川汩通也陂鄣九澤鄣防也豐殖九藪豐茂也殖長也汩越

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合通四海使之同軌也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也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也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也火無災燀燀炎起貌也天曰災人曰火神無閒行閒行姦神淫厲之類也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濫之心也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也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謂禹與四嶽也嘉善也績功也克能也厭合也帝天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祚祿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祉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也姒猶祉也夏大也以爲善福殷富天下爲大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堯以四嶽佐禹有功封之於呂命爲侯伯使長諸侯也賜姓曰姜姜四嶽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嶽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呂以國爲氏也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肱臂也豐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嶽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也呂之爲言膂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

之後也一王謂禹四伯謂四嶽也爲四嶽伯故稱四伯繫之也言禹與四嶽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鯀之子禹郊鯀而追王之也四嶽共工從孫共工侵諸侯以自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明禹嶽之興非因之也唯能釐舉嘉義舉用也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下後也典常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也猶在在靈王之世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嶽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亦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有天下謂禹也祀或爲氏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慆慢閒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振拔救也絕後無主無祭主也湮替隸圉湮没也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鯀黃帝之後也共工炎帝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義宜也不儀生物之則儀準也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以忠信之心代其慆淫也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也和於民神

而儀於物則故髙朗令終顯融昭明〔朗明也終成也融長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也〕若啓先王之遺訓〔啓開也訓教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象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鮌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逆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干其怒也〕又曰佐饔者嘗焉〔饔烹煎之官也〕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也〕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詩大雅桑柔之二章騤騤行貌鳥集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動揺不休止之意夷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不平無國不見滅之〕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十一章也寧安也荼苦也言民疾王之虐貪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也〕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

多其飾彌章惕惕然恐懼也彌終也章著也言見禍亂之戒不恐懼循省以消災咎以繼飾之禍敗終將章著也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流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微弱皆已行所致故曰貪天禍禍敗至今未止也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寧安也堯時洪水黎民阻飢稷播百穀民用乂安也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喻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太王王季文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成康并上十五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靈王十四王也謂厲宣幽平桓嚴僖惠襄頃匡定簡靈也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

王十五也 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
少猶裁也光明也逆迎也休慶也 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 章明也輔助也 王無亦鑒
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鑒鏡也黎九黎苗三苗少皥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
誅之夏商之季謂桀紂湯武滅之也 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
時不共神祇 方四方也謂逆四時之令也 而蔑棄五則 蔑滅也則法也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神也 是
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 夷滅也彝尊彝宗廟之器也 子孫為
隸不夷於民 隸役也 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
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
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
也 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昭謂下曰畎高曰畝畝壟也書曰異畝同穎 畎畝之人或在社稷
由欲靖民也 靖治也 無有異焉 唯所行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謂湯伐桀也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也則皆亡王之爲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猶利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寵人子朝及其臣賓孟之屬也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王當爲貞王名分敬王子也是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于周肸晉大夫羊舌職之子叔向之名也發幣於大夫及單靖

公發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靖公靖公王卿士單襄公之孫頃公之子也靖公享之儉而敬饗禮薄而身敬也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賓禮所以賓待叔向之禮也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餞餞郊禮上位在靖公上也視不敢踰也燕無私無私好貨及籩豆之加也送不過郊至郊而反亦言無私也語說昊天有成命語宴語所及也說樂也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也單之老送叔向老家臣室老也禮卿大夫之貴臣爲室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一姓一代也昔史佚有言史佚周文武時太史尹佚也曰動莫若敬敬可久也居莫若儉儉易容也德莫若讓讓遠怨也事莫若咨咨寡失也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崇高也器無彤鏤彤丹也鏤刻金飾也儉也身聳除潔聳懼也除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在朝庭內治家事齊整也給備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享賜所以酬賓賜下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放依也咨言必與上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殽雜也衆人過郊單子獨否所以不雜也能避

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避遠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而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昊天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勸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夙夜基命宥密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二后蚤起夜寐始行信命以寬仁寧靜之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緝明也熙光大也亶厚也厥其也肆固也靖和也言二君能光明其德厚其心以固和天下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烈威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稱舉也翼敬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推功曰讓書曰允恭克讓賈唐二君云二后所以受天命者能讓有德也謂詢於八虞訪於辛尹之類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言不敢自安逸者是其敬百姓也百姓百官也夙夜恭也夙夜敬事曰恭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

熙廣也（鄭司農云廣當為光虞亦如之）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始篇之首句也言以敬讓為始也）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中篇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恭儉信寬循而行之歸於安民也）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其終篇之終句也廣厚其心美其教化而固和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成成其王命也）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應當也）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詩大雅既醉之六章也類族也壼梱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福也胤嗣也）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古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育長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膺抱也保持也）以佐王室可

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 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 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 單單氏世也闕缺也茲此也此君靖公也他他族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者也古曰泉後轉曰錢賈侍中曰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鐵爲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價重也唐尚書曰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文行至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易改轉不相因先時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也 單穆公曰不可 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也 古者天災降戾 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蝗螟之屬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 量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 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 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 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

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貨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寬也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共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備預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疫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爲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爲召災也〕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爲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

經國君以善政爲經臣奉而成之爲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麓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也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求祿其心樂易也夫旱麓之榛楛殖殖長也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彫傷也穀地爲田麻地爲疇荒虛也蕪穢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而鑄大錢也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

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也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二十年也賈侍中云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賈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也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也林鍾陰聲之大者也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非法鍾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施以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之

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六尺爲步賈君以半步爲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閒清濁律中之變黃鍾爲宮則濁大呂爲角則清也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也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者弦繫之以爲鈞法百二十斤爲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爲銖是爲一龠龠二爲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也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也鍾聲不可以知和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也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也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

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爲之發動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嘉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也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於道也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爲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也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

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慝惡也此四者氣失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惡嬖子配適將殺大臣也出令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爲盡力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鐘也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鍾尚羽鍾聲大故尚羽也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鍾故尚角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爲制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爲主第次第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聲也謂鍾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

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也革木一聲革鼗鼓也木柷敔也一聲無清濁之變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故可以平民樂和則諧政和則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也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大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鍾磬所以發動五聲也絲竹以行之絲管所以行之也詩以道之道己志也書曰詩言志歌以詠之詠詩也書曰歌永言聲依永匏以宣之宣發揚也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聲會也言中和之所會集曰正聲也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爲鍾也磨之石磨石以爲磬也繫之絲木繫絲木以爲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爲笙管也越謂爲之孔也樂記曰朱絃而疏越節之鼓節其長短大小也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西曰兌爲金爲閶闔風西北曰乾爲石爲不周正北曰坎爲革爲廣莫東北曰艮爲匏爲融風正東曰震爲竹爲明庶東南曰巽爲木爲清明正南曰離爲絲爲景風西南曰

坤爲瓦爲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雹散陽陽不藏冬無冰李梅實之類是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也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財匱故妨於樂也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於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無射之聲爲大林所陵聽之微細迂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樂官屬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財也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聲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祀饗宴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財匱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年魯昭二十一年也）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州鳩以爲鍾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道也）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鍾也）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八十曰耄耄昏惑也）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崩而言鍾不和明樂人之諛也）

王將鑄無射（王景王也）問律於伶州鳩（律鍾律也）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爲律陰爲呂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林鍾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

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者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上章曰律以平聲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律取妻而呂生子上下生之數備也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六律正色爲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爲宮法云九寸之一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月律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爲黃鍾黃中之色也鍾言陽氣聚鍾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爲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也由是第之由從也第次也次奇月也二曰太蔟正月太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法云九分之八太蔟言陽氣大蔟達於上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太蔟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正月蟄蟲

始震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鄉宴可以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柔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酢報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使無疑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閒六呂在陽律之閒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閒陽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法云三分之二四十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一百四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閒以陽爲首不名其物臣歸功於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

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二倍之爲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隙間也夾鍾助陽鍾聚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爲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三閒仲呂宣中氣也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爲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越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内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衆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爲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僞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榮而不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器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程度毋作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神無姦行物無害生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鍾大鍾鎛小鍾也昭明也有鍾無鎛謂兩細不相和故以鍾爲之節明其大者以大平細也大鈞有鎛無鍾大調宮商

也舉宮商而但有鏄無鍾謂兩大不相和故云去鍾而用鏄以小平大也甚大無鏄鳴其細也甚大謂宮商大聲也則又去鏄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大聲昭小聲鳴和平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可久樂也久固則純固安也可久則安安則純也孔子曰縱之純如也純明則終終成也書曰簫韶九成終復則樂終復終則奏故樂也所以成政也言政象樂也故先王貴之貴其和平可以移風易俗也王曰七律者何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也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宿箕七度也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也星在天黿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天黿之首也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星辰星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

水位也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建立也顓頊帝嚳所代也帝嚳周之先祖后稷所出禮祭法曰周人禘
嚳而郊稷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水德當受嚳之水猶嚳之受顓頊也我姬氏出自天黿
姬氏周姓天黿即玄枵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黿傳曰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曰有星出于須女姜氏
任氏實守其祀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從斗一度至十一度分屬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閒謂
從辰星所在須女天黿之首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
之所憑神也皇君也生曰母死曰妣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大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
之諸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黿故祀天黿死而配食為其神主故云憑憑依也言天黿乃皇妣家之所憑依也非但合於木水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道起於大王故
本於大姜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歲星在鶉火鶉火周分野也歲星所在利以代之也月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農祥祥猶象也房星晨正
而農事起焉故謂之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農以成善后稷
是祖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

緯也自鶉及駟七列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南北之揆七同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凡人神以數合之謂取其七也以聲昭之謂用律調音也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同謂神人相應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七同其數謂七列七律也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也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協同之應也以夷則之上宮畢夷平則法也夷則所以平民無貳也上宮以夷則爲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也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也當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爲羽羽翼其衆也所以藩屏民則也屏蔽也羽之義以其能藩蔽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布戎陳兵謂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仗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鍾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也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名此樂爲厲者所以厲六軍之衆也以

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厎紂之多罪 商紂都也文文王也厎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太蔟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太蔟在下故曰下宮也 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 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 嬴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無射在上故曰上宮也 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亂治也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 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傅下門子也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賓孟周大夫子朝之傅賓起也 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 侍者孟之從臣也憚懼也純美為犧祭祀所用也言雞自斷其尾者懼為宗廟所用也 遽歸告王 遽猶疾也賓孟有寵於王欲立子朝王將許之故先殺下門子賓孟知意故感犧之美念及子朝疾歸語王勸立之也 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 信誠也雞畏其宗廟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六畜之情不與人同也 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人犧謂雞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子朝已自為犧當何害乎人君

冕服有似於犧故以喻也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言雖惡爲人所用故自斷其尾可也自可爾也人異於是異於雞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犧者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自作犧則能治也王弗應弗應者曉意畏大臣也田于鞏鞏北山今河南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爲之告晉景王子悼王弟匄也十年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萇弘周大夫萇叔也欲城周者欲城成周也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初王子朝作亂於魯昭二十三年夏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于狄泉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于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其餘黨儋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晉徵諸侯戍周用役煩勞故萇弘欲城成周使富辛石張爲主如晉請城成周魏獻子爲政獻子晉正卿魏絳之子舒也說萇弘而與之說萇弘從其求也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成周也衛彪傒適周聞之彪傒衛大夫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殁乎言將殁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飫時所歌也支柱也其所壞亦

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觀也夫禮之立成者爲飫立成立行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節體也典章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教民敬式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典威儀少皆比類也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以是日自恐懼欲民知戒慎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知天地之爲謂所支壞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登喻難如崩喻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禹後十四世亂夏亂禹之法也四世孔甲至桀四世而亡也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殷祖契由玄鳥而生湯亦水德故曰

文王勤者勤身修德以興其國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帝甲湯後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也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自幽王至今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無德以救之雖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悛止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毀高山以為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為溝瀆無有悛止之時也單子曰其咎孰多謂萇劉也曰萇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叔引字也速及速及於咎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也夫天道導可而省否導達也省去也萇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支所壞也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事誑人三也惑劉子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魏獻子也亦將及焉咎及也若得天福其當身乎

當其身禍尚微後有繼故爲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也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法也從私欲城成周也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城於西都平王東遷以獲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勤百姓以爲已名其殃大矣勤勞也名功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公之元年也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也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也初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爲之殺萇弘也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定亦當爲貞

國語卷第三

國語卷第四

魯語上　　韋氏解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長勺魯地曹劌魯人也莊公魯桓公之子莊公同也初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魯莊八年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魯九年夏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莊公戰于乾時莊公敗績故十年齊伐魯戰于長勺也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有惠賜也不愛牲玉於神牲犧牲玉珪璧所以祭祀也詩云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歸於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降下也民神之主故民和神乃降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不過用禮也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無不供祀非獨己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裕也不

咸民不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和年豐爲優裕也故不可以不本本先利民莫不共祀也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也對曰是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戰傳曰齊師敗績也知夫苟中心圖民智雖弗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智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霸時亦取於此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也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小使受貢職也其

閒無由荒怠其閒朝會閒也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齊始祖太公望也君爲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事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祈福爲農始也收攟而蒸納要也攟拾也冬祭曰蒸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于公社及門閭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事也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榱也昭謂桷一名榱今北土云亦然爾雅曰桷謂之榱莊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榱以夸之也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湯武周公太公也遺後之人法使

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爲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觀世成敗以爲戒也）故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先君桓公也）令德替矣（替滅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已止也）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夫人也用幣言與大夫同贄也）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主男女贄幣之禮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爲故事也）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從行也）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魯饑在莊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臧孫辰也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是為為難急也鑄名器名器鍾鼎也藏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病餓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於職事也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恨者也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

與玉磬如齊告糴［鬯圭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禮廟玉磬鳴璆也］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盡也］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賈唐二君云周公爲太宰太公爲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職貢如此賈唐得之矣］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戾罪也］不腆先君之幣器［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也］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天曰神地曰祇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於民者也］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孝公來伐魯［孝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叛齊與衛莒盟于洮又盟于向故孝公伐魯討此二盟］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焉［病不能爲辭也］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展禽也］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

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也御禦止也）若爲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大不事大國也）使加已亂亂在前矣（亂惡也）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百物之中可用行賂將無不趨言無所愛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也以膏沐爲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之也）曰寡君不佞（佞才也）不能事疆埸之司（司主也主疆埸吏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弊邑之野敢犒輿師（輿衆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如懸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故言何恃也）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先王武王也）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使之盟以信其約也）君今

來討弊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泯滅也）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平和也）

温之會（温之會晉文公討不服也在魯僖二十八年也）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故文公執之事見周語中也）使醫鴆之不死（鴆鳥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漬之酒而飲之立死傳曰晉侯使醫衍鴆衛侯甯俞貨醫薄其鴆而不死在魯僖三十年也）醫亦不誅（不誅醫者諱以行毒也）臧文仲言於僖公（僖公莊公之子僖公申也）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鴆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夏不式王命以六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其次用斧鉞（斧鉞軍戮書曰後至者斬）中刑用刀鋸（割劓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大辟故周語曰兵在其頸）其次用鑽笮（鑽臏刑也笮黥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也扑教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斧鉞也）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其死刑大夫以上屍

諸朝士以下屍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鑿鞭扑也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使者毉衍也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侯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相救恤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之志也夫晉新得諸侯新爲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以惡亦不可惡魯也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雙玉曰瑴傳曰納玉於王及晉侯皆十瑴王許之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厚其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也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交也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地也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

一年取濟西田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魯地館候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也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人守館之隷也固猶安也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有罪謂不禮文公觀骿脅也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班次也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長猶尊先先至也諸侯其誰望之誰敢望與魯為比也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章明也惡有釁雖貴罰也釁兆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辟開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出之於隷也爵爵為大夫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汚也言其汚闊不知政

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太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禮祭法以烈山爲厲山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已來祀也）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名戲弘農之間有城）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勾龍也佐黃帝爲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也）故祀以爲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

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黄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厤明時敎民稼穡以安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勛也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也鮌鄣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鮌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鄣防百川績用不成堯用殛之于羽山禹爲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也禹能以德修鮌之功鮌功雖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修鮌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爲堯司徒能敬敷五敎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爲夏諸侯以寛得民除其邪謂放桀扞大患也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也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後故有郊禘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黄帝顓頊之後故禘黄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夏后氏禘

黃帝而祖顓頊郊鮌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郊鮌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後鄭司農云商人宜郊契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之祖也報報德謂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

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智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鳥無功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也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興也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敖之子伯穀也宅有司所居也公欲毀之以益宮也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於外寬地以利子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立也位謂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也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表識也車服表之章也車服貴賤有等所以自章別也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也祿次之食也居次舍之所食也

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五謂位署服宅祿也有其位則治其官服其章居其宅食其祿也
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爲不可改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
易而次爲寬利下而女也爲欲寬利女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言朝
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先臣
父祖之官也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欲寬利則是辱命之臣也若罪也
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服而去其官也唯里人
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
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
出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失禮故可以掩蓋其父之惡守其後嗣也
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公文公也郈敬子魯大夫郈敬伯之後文孫敬伯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欲利子
於外之寬也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嘗禘蒸

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蒸春祭曰享享獻物也賈唐二君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宜以爲辭也致君之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也有數有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出入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致君命者亦於此宅有世數也令命臣更次於外次舍也外外里也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有司以位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次無乃違遠而不便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不取司徒掌里宰之政比夫家衆寡之官也歜子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夏父弗忌爲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蒸將躋僖公躋升也賈侍中云蒸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唐尚書云蒸祭也昭謂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祀秋曰嘗冬曰蒸此八月而言蒸用蒸禮也凡四時之祭蒸爲備傳曰大事者祫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躋僖公逆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之次也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之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

爲穆何常之有 明言僖有明德當爲昭閔次之當爲穆也 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踈也 長幼先後也等齊也冑後也 夫祀昭孝也 昭明也明孝道也 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皇太也 故工史書世 工瞽師官也史大史也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也 宗祝書昭穆 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也 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 以僖爲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也 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 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 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 稷棄也王季文王父也 商周之蒸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 不使相踰也 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 未有明德也 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 二易神之班躋不明也 犯人道二 犯順以逆

訓民也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不終曰夭疫死曰札唐云未名曰夭失之矣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老壽而保寵也沒終也雖壽而沒不爲無殃必以殃終之也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莒太子僕弒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故弒紀公也以其寶來奔寶玉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字非也此魯語不當言其魯也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倭也命告也僕人官名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也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也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予也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固廢也邇近也爲我流之於夷夷東夷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必通疾

通之言也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司寇復反也文子得書使司寇出之境明日反命於公也公詰之詰問僕人以違命意也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所更也公執之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書者不欲傷君德耳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則法也掩賊者爲藏掩匿也竊寶者爲宄亂在內爲宄謂以子盜父也用宄之財者爲姦財玉也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也又曰南門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始震魚上冰獺祭魚也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漁網罶

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鱉黿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謂春時也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兎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擉也犒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時擉刺魚鱉以爲犒儲也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鱉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麗設穽鄂罝當作罛罛麗小網也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取魚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也而長魚鱉黿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以株生曰蘖澤不伐夭山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獸長麑麌鹿子曰麑麋子曰麌鳥翼鷇卵翼成也生哺曰鷇未乳曰卵蟲舍蚳蝝蚳蟻子也可以爲醢蝝蝠陶也可以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罜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良善也使有司藏之使

吾無忘諗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諗告也師存侍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郤犨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事在魯成十六年郤犨欲予之邑弗受也郤犨晉卿苦成叔也以妻故親聲伯故欲為請邑以予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也去齊適魯為施孝叔臣也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任勝也重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國棟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疫厲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位為下卿而欲專國攻也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怨之所聚也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立新

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僮之屬爲大夫也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因人之所惡不能去舊御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怨民所始伐也爲怨三府可謂多矣三謂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之邑

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釁兆也言鮑氏若有禍兆吾不能預圖之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欒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邊人疆場之司也成公在朝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也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不過積不至於弑也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也民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省察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陷墜也振救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

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巢縣是也）紂踣于京（踣斃也京殷京師也）厲流于彘（厲周厲王也彘晉地也）幽滅于戲（幽幽王爲西戎所殺戲戲山在西周也）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威多過之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川澤者以君諭川澤民諭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爲肥瘠也）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侈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爲國光華也）不聞

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

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爲升）馬餼不過

稂莠（餼秣也稂童粱也莠草似稷無實也）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

使爲上大夫

國語卷第四



